深河

远藤周作／著

深河包容他们，依旧流淌。
人间之河，人间深河的悲哀，我也在其中。

ふ　か　い　か　わ





“深河”——印度的恒河。

圣河之滨，死者的尸首被焚烧，骨灰撒入河中，期望灵魂将在来世复活；无数虔诚的人穷毕生之力到恒河朝圣，即使倒在半路也无怨无悔，他们用混有骨灰的恒河水洗漱、沐浴，体验圣洁和光辉……

一个前往印度的日本旅行团，团里成员心性各异：有一心追寻妻子转世可能的职员，也有欲将心事寄托于鸟儿的童话作家，还有曾在缅甸丛林历尽炼狱之苦的老兵……他们被“深河”强烈震撼，尤其是当见到背负年迈力弱的异教徒“贱民”前往恒河的天主教神甫时，所有人在刹那间寻找到了生命的真谛……

这次神迹般的印度之旅，成为都市人一次独特的精神救赎和心灵朝圣。

——《图书馆期刊》（美国）

这群普通的日本旅人，每个人走过心灵罪门之后，在面对恒河的刹那获得了救赎和解脱，寻找到了生命的真谛。

——亚马逊（美国）

作家的大师地位，不是源于文辞的优美华丽，而是基于艰深的精神求索。

——《书单》（美国）

远藤周作不是凭借文字取胜，他的作品整体拥有让人感动的力量。

——安冈章太郎（日本作家）

这部日本文学杰作，将对心灵空虚的救治和对精神复兴的追寻熔为一炉。

——《出版家周刊》（美国）

一位神甫背着一位异教徒，去完成一位异教徒的心愿，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震撼的呢？

——李家同（作家）


ISBN 978-7-5442-4479-4
9 787544 244794 >

定价：25.00元

深河

南海出版公司
2009 · 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河／〔日〕远藤周作著；林水福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9.7

ISBN 978-7-5442-4479-4

Ⅰ.深… Ⅱ.①远…②林… Ⅲ.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7131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8-253

SHENHE
深河

作　　者 〔日〕远藤周作
译　　者 林水福
责任编辑 黎　遥
特邀编辑 张　苓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www.readinglife.com）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金　山
内文制作 郭　璐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80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60千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书　　号 ISBN 978-7-5442-4479-4
定　　价 25.00元

目 录

一　矶边物语

烤番薯、烤番薯、热乎乎的烤番薯。

每当回想起医生宣告妻子罹患的癌症已至晚期的那一瞬间，诊疗室窗外传来的宛如嘲笑矶边狼狈的叫卖烤番薯的声音时常在他耳边响起。

那是徐缓的男人声音。

烤番薯、烤番薯、热乎乎的烤番薯。

“这是……癌细胞，也转移到这里了。”

医生的手指仿佛配合着叫卖烤番薯的声音，缓缓地在X光片上滑行。

“我想动手术已经很难了。”他的声音没有高低抑扬，“用抗癌剂、照放射线试试看。”

“还可以活多久？”矶边屏住气息问。

“大约三个月，”医生移开视线，“情况好的话，四个月。”

“会很痛苦吧？”

“吗啡可以减轻相当程度的肉体痛苦。”

在两人之间短暂的沉默之后，矶边问：

“可以使用丸山疫苗吗？还有中药呢？”

“可以，只要认为好，任何民间药物都可以使用。”

医生直截了当的允许，暗示病情已经回春乏术。

又是一阵沉默。矶边受不了，站了起来。医生再次转向X光片的方向。旋转椅发出令人厌烦的咿呀声，在矶边听来像是预告妻的死亡。

我……在做梦。

来到电梯前，他还没回到现实。他从未有过妻会死亡的念头。感觉像是电影看到一半，突然改放别的片子。

他茫然望着冬季黄昏的灰色天空，又听到外头叫卖烤番薯的声音：热乎乎的烤番薯。脑中想着怎么向妻撒谎，以病人的敏感，妻会马上看穿他的心思。他在电梯旁的椅子上坐下。两个护士开心地交谈着走过去。她们在医院上班，却洋溢着健康和青春，与疾病和不幸毫无关系。

他深深吸一口气，用力握住病房门的把手。妻一只手放在胸前睡着了。

他坐在唯一的圆椅上，再次反省脑中编织的谎言。妻睁开眼睛，神情忧郁，看了丈夫一眼，露出虚弱的微笑。

“你见到医生了？”

“嗯。”

“医生怎么说？”

“他说需要住院三四个月，不过，四个月后会好很多。所以呀，你要稍微忍耐了。”

矶边也知道自己不善于撒谎，察觉到额头微微出汗。

“哦……”

妻的视线转向他湿润的额头，矶边对病人的敏感提高了警觉。

“那以后的四个月还要麻烦你了。”

“什么麻烦不麻烦，别说傻话了。”

她微笑着。以往丈夫从未说过这种贴心话。妻特有的微笑。新婚燕尔时，疲于人际关系的矶边从公司回来，一打开门，妻就以这种富于包容力的微笑迎接他。

“出院后，静养一阵子，完全恢复健康之后，”矶边为了掩饰以往对她疏忽的尴尬，又谎上加谎，“我们去泡泡温泉。”

“那么花钱的事我不要嘛。”

“我不要嘛”这句话，和外头远远传来的叫卖声一样，包含着异样的落寞与悲哀。说不定她什么都知道了。突然，妻自言自语似的说：

“我刚才在看那棵树。”

妻的脸转向病房窗户，望着远处枝繁叶茂、宛如抱住某种东西的巨大银杏。

“不知道它活了多久。”

“大概有两百年左右吧。总之，在这一带是最老的树。”

“那棵树说的，生命绝不会消失。”

妻身体健康时，每天浇阳台上的花，像少女一样会和每一盆花说话。

“要开漂亮的花哦。”“啊！好漂亮的花呀！谢谢你。”这一类话，是她从同样喜爱花草的母亲那儿学来的，结婚之后，这习惯还是改不了。不过，和老银杏说话，或许是她本能上意识到自己生命的阴霾。

“你和老树说话啊。”他为了隐藏不安讪讪地笑了，“很好呀！病情有谱了，每天还可以和银杏交谈。”

“是啊。”妻回答，声音无力，可能是察觉到了这一点，她用手指按摩消瘦的脸颊。

铃响了，是医院通知会面时间结束。他把装了换洗衣物的纸袋拿在手中，从圆椅上起身。

他故意打个哈欠，伸出一只手来握住妻的手。像这么难为情的事，住院之前一次也没有过。他像许多日本男人一样，羞于向妻子具体表达爱意。妻的手腕的确变细了，这表示死亡已在病人体内微妙地扩大。她又以那微笑回报丈夫。

“三餐要正常吃，脏衣服就交给妈妈吧。”

“我会的。”

他来到走廊，胸口有如被铅压着。

房间角落里电视的音量已调低，正播放无聊的游戏节目，节

目中四对年轻夫妇分别掷大骰子，要是两人加起来掷出十点就可以参加三天两夜的夏威夷旅游。

矶边坐在已睡着的妻子旁边，茫然看着画面。一对掷出十点的夫妇高兴得手握手，小纸片从他们头上飘落下来。

矶边听到有人在房间内发出笑声。那个人似乎要让他更难过，故意让他看电视上幸福夫妇的样子。

多年以来，矶边常因工作和人际关系感到困扰或束手无措；然而现在，这一瞬间，他所处的状况与生活上的挫折完全不同。眼前睡着的妻，三四个月后确定会走向死亡。那是像矶边这样的人到目前为止从未想过的事。太沉重了！他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如果有所谓的神佛，他想这么大喊：为什么要把不幸给她！我老婆是善良、温柔的普通女人。拜托！请救救她！

护士中心熟识的田中护士长正在填写病历卡，她抬起头，以同情的目光跟他打招呼。

矶边回到荻洼的家，住在附近的岳母正在厨房里把晚餐放进冰箱。他向她报告病情，但是模糊了医生的说辞。岳母要是知道真相，受到的打击不知会多大。他没有勇气说出。

"今天你爸爸会早点回家，我现在就回去了。"

"谢谢。"

"那孩子一住院，不知怎的，这个家突然变大了。"

他跟刚才一样在心中向神佛倾诉：她个性很开朗，她是平凡却很善良的女人，请救救她吧！

岳母回去之后，矶边感受到了她所说的、之前自己想都没想过的家的空虚，这都是因为妻不在的关系。在一个月之前，矶边一直认为妻在家是理所当然的，既未特别意识到她的存在，没事时也不会主动跟她寒暄几句。两人没有孩子，曾领养过一个女孩，结果，小孩怕生，领养失败。沉默寡言的矶边不善于对妻子、养女说些讨人欢心的话语，拙于表达感情。用餐时，说话的老是妻子，他只会回答“哦”、“这样可以吧”，惹得她常叹气责怪他：“你就不能跟那个孩子多讲讲话吗？”

他开始跟妻交谈还是她住院以后的事。

医生的预告准确得近乎残酷，不到一个月，妻就发烧，抱怨全身疼痛。即使如此，为了不让丈夫难过，她还是努力挤出笑容。接受放射线治疗之后，她的头发掉落，身体稍微移动，剧烈的疼痛便像闪电般全身流窜，使她不由发出轻微的呻吟。由于抗癌剂的作用，东西刚吃下去，马上又吐出来。

“可不可以用吗啡？”矶边实在受不了就向医生请求。

“好啊。可如果使用不当会加速死亡。”

医生的话十分矛盾。在以延命医学为主流的日本医院，以尽可能延长患者生命为方针。矶边心中也知道，这样的治疗结果是无用的，但仍希望妻子能活久一点，即使是一个小时、一分钟也好；不过，想到启子觉得对不起丈夫，咬着牙忍着疼痛不说出口，他真想说：“没关系，就用吧。”

有一天，矶边从公司回来，像往常一样打开病房的门，意外地发现妻笑脸相迎。

“今天，感觉身体好舒服，仿佛不是真的。我要求医生打了特别的点滴。”她的声音十分有力。

“像是奇迹呢，到底是什么药？”

“可能是新的抗生素吧。”矶边意识到已开始用吗啡了。

“我想这种药有效的话，早点出院也好。还有啊，单人病房太贵了。”

“不要担心。住一两个月的单人病房没问题。”

其实，他已动用了妻存下来准备等他退休后到西班牙、葡萄牙旅行的费用。妻把这次旅行当成是从前没去蜜月旅行的补偿。她曾打开地图，在从未见过的里斯本、考依布拉的街道上画上象征幸福的红圈圈，还吵着要曾出差到美国住了两年的矶边教她一些简单的英语会话。

> 没告诉她事实，今天又离开病房。
>
> 果然醒来，思考没有妻相伴的余生。

这是矶边等电车时坐在月台板凳上，随手写在记事簿上的句子。他对赛马、打麻将没兴趣，为数不多的嗜好也就是喝酒、写写不入流的俳句、下下围棋。他从未把俳句给妻看过。他是羞于把感情鲜活表现在言语上、脸上的男人，他希望自己是那种什么

都不用说、妻就能了解心意的丈夫。

静脉凸出的手腕瘦又细。

某个星期日，他提早到病房，看到一位头缠三角巾、宽额大眼的女子在那儿。

“她是义工。”

由于吗啡的作用，不觉得疼痛的妻高兴地向丈夫介绍。

“我住院之后第一次有义工来。”

“您好。”女子注视着矶边，说，“是田中护士长吩咐我来的，我姓成濑。”

“您是家庭主妇吗？”

“不，我年轻时就离婚了。平常就做些类似上班的工作，只有周六下午才加入医院义工的行列。”

矶边点头表示放心，其实心中不安犹存。作为生手的她会不会不小心说出妻真正的病情？那是最令人担心的。

“她照顾病人很熟练，还照顾我吃了晚饭呢。”

“不好意思，麻烦您了。”

矶边这句话说得特别有力，低头鞠躬。

“您先生已经来了，那我告辞了。”

成濑美津子客气地点头致意，拿着还剩一半食物的托盘，走出病房。从她说话的样子、轻巧的关门动作，矶边看出她是个值

得信赖的义工。

“她很不错吧。”

妻的口气宛如找到她是自己的功劳。

“她和你是同一所大学毕业的呢！”

“这样的人，为什么当义工？”

“就因为是这样的人，知道各种事情嘛。”妻露出女性特有的好奇心，“可为什么离婚呢？”

“我怎么知道？别人的事不要管太多。”

他的声音隐含怒意：其实是担心女人家话家常，这个义工会把病名不经意地泄露出去。

“好奇怪哦。”

启子望着远处似的对丈夫说。

“我刚才打了点滴睡着之后，梦见家里的饭厅，看到你了。你啊，在厨房烧开水，没把煤气关掉就准备睡觉。我拼命地喊：水壶空烧会发生火灾呀……你仍然若无其事，我喊了好多次，好多次！后来你关掉卧室的灯……”

矶边直视着妻不断开合的嘴唇——梦的内容是事实。

昨夜，关掉卧室的灯要入睡时，他感到说不出的郁闷，睁开眼睛。一瞬间，意识到厨房的煤气没关掉，条件反射性地跳起来，冲往厨房，水壶已烧得赤红。

“真的吗？”

“真的。怎么了？”

他老实说出事实，启子神情紧张地听着。

“可见我还有用哪。”

启子自语，表情像从梦中醒来。

“梦会成真，真有那样的事？”

妻一和树木交谈就出神、做奇怪的梦这些事，不就是接近死亡的证据吗？矶边感到不安。他记得小时候祖母跟他说过，人在死之前会看到正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每天来探望的矶边心里清楚，依靠吗啡减轻痛楚的妻，已然衰弱得很厉害。不过，由于使用吗啡，她这阵子显得很有精神。

“今天，成濑告诉我，学者也认为梦包含各种深意，还说什么梦的解析。她说从我做的梦知道我无意识中的东西，其他的就不跟我说了。”

妻告诉他这些话时，矶边不知怎的对大眼睛的成濑感到不安，觉得她注意妻内心的动态似乎有某种含意。

宛如夏日夕照的短暂光辉，吗啡的提神作用很快就消失了。之后，妻整天罩着氧气罩，呼吸急促，有如睡着。星期六傍晚，他小心翼翼不弄出响声地打开门，妻手臂上插着点滴的针，眼睛闭着，一副痛苦的样子，那个女义工在旁边揉妻的脚。觉察到丈夫到来，妻睁开眼睛，表情忧郁，连习惯性的微笑也消失不见。

“我好像掉入地底……”

她声音微弱，又陷入昏睡。那义工依然面不改色地注视病人。

矶边觉得她那冷静的视线仿佛在说“已经没救了”，他感到无以言喻的痛苦。

“今天情况怎么样？”

“哦，她说了一些话。”

“那件事她本人还不知道吧？”矶边压低声音问她，“我没告诉她。请你务必保密。”

“我知道，不过……”成濑美津子声音平静，“太太或许已经察觉到了。癌症晚期的患者对自己的死明白得比周遭的人想象的多。”

“可她从没提过那样的事呀。”

矶边确定妻睡得很沉，抗议成濑的说法。美津子仍然以平静的语调说：“那是……她的体贴吧。”

“你不要说这些残酷的事！”

“对不起。可我做义工看过很多类似的情况。”

“我太太今天跟你说过什么吗？”

“她担心自己要是不在，您不知有多麻烦。”

“哦。”

“还说些奇怪的话。说意识离开身体，可以从天花板上看到自己的躯体躺在床上。”

“那是药的副作用吗？”

“或许是吧。但癌症晚期的患者有时会有同样的经历。医生和护士都不相信。”

矶边甚至觉得这种现象是妻死亡的前兆。今天窗外呈暗灰色，医院外面传来拉长的烤番薯叫卖声。卖烤番薯的人不会意识到自己拉长的叫卖声会给人带来什么感受。同样是幻觉的话，希望她看到的不是躺在床上的躯骸，而是每个窗户上都摆有花儿盛开的盆栽的里斯本风景；或是在纯白的沙滩上有身穿黑色衣服的女子在补渔网的拿撒勒海岸。起码希望她看到那样的风景。

意识脱离身体的现象应该是临终的前兆。

“我想就在这四五天了。”

医生把他叫到护士中心。

“若想通知亲戚，可以开始联络了。”

“就这四五天……”

戴眼镜的医生闭上眼睛，把圆珠笔、体温计等各种东西插进脏了的白大褂口袋，他不想看这种时候患者家属的表情。

“这么快？”

矶边的话，对妻眷恋但无意义。他从未忘记医生告诉他妻的生命仅剩三四个月一事。

“到最后还会有意识吗？”

“我不能确定。大概从两三天前就开始昏睡了。”

“会不会很痛苦地离开呢？”

“我会尽量让病人不那么痛苦。”

那一天终于逼近眼前！这时候的心情与其说是寂寥，更贴切的形容是如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月球表面的空虚。他忍受着那种

空虚感，轻轻握住病房门的把手。在一位年轻护士的协助下，田中护士长正安装氧气罩上的塞条。

“哎，你先生来了。”经验丰富的田中帮妻打气。

“你来一下。”

妻打手势把他招到枕边，指着床边的桌子。

“等一下……你看看里头的记事簿。”

“好的。”

两个护士机灵地走出房间，妻马上说：

“长久以来，谢谢你……”

“你说什么话?! ”矶边把脸转向一旁，“又不是病危。”

“对不起。其实，我知道，说不定我明天就讲不出话了。”

已没有什么难为情的了。一起度过三十五年的老伴，说不定明天就会离去。

他坐在床边圆椅上，默默凝视妻的脸。他满脸倦容，她的脸更是疲倦不堪。她微微睁开忧郁的眼睛，望着丈夫，似乎连看都难受，很快又闭上眼睛。

这时田中护士长进来，把新的氧气罩套在她嘴上。

“不喜欢的话，可以把它拿下来。可这样会舒服些。”

妻没有回答，依然闭着眼睛，肩膀上下起伏。

从那一夜起，她进入昏睡状态，有时还说些呓语。矶边坐在她身旁，除了握着她的手之外，什么也帮不了。医生和护士不停地轮流量妻的血压、注射、把脉。矶边联络住在东京的岳父、岳

母和大舅子。

“您太太在叫您。”

矶边用完公共电话准备回病房时,年轻护士从走廊跑过来通知他。

“赶快过去吧。”

他一进病房，田中护士长便打开氧气罩的塞条。

“不知说些什么，您赶快把耳朵靠到她嘴边。”田中的声音急迫。

矶边立刻照做。已奄奄一息的声音，很努力地、断断续续地说：

“我……一定……会转世，在这世界的某处。我们约好，一定要……找到我！”

只有最后“一定要……找到我”的声音，或许是妻最大的愿望，比其他的话清楚。

仿佛做梦般过了几天,妻已去世这件事仍没有实际的感觉。矶边多次告诉自己,妻只是和朋友出去旅行了,很快就会回来。三天后，他在离甲州国道很近的火葬场的休息室里沉思：这里将会停满黑色轿车，不同关系的遗属有如流水被吸入火葬场，即使有下一梯次的人等候,情形也相同。透过休息室的窗户,可以看到火葬场高耸的烟囱冒出浓烟，这让他想起在病房常看到的阴天。“她旅行去了。”矶边对着浓烟自言自语，“等旅行回来

之后，开始和以前一样的生活。”尽管如此，他口中仍向拈香者道谢。

办事员来了，说火葬就要开始。矶边眼前穿制服戴制帽的中年男子按下开关，一声有如新干线过铁桥的声音响起。矶边这时仍茫然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究竟在进行什么事。“现在请用筷子捡骨放入坛子。”穿制服的男子面无表情地说，拉出大黑箱。矶边无论如何无法相信散乱在那里的白色骨块就是妻。“这究竟是什么？我们在做什么？”他在哭泣的岳母和女士旁边自言自语，“这不是她。”

骨坛用白布包起来，矶边捧着它随亲戚在僧侣的陪伴下回家。回到家，他和妻共同使用的家具、她爱用的器具，仍像妻生前一样摆放着。女士们开始把盛了食物的盘碟、啤酒送到客厅。

“头七之后，接下来就是做七七了吧。”一个亲戚口中含着啤酒说。

这个男子负责葬礼的一切事务，脑中想的是往后的事宜。

“毕七是下个月的星期几？”

“星期三。”

“大家都很忙，我们自己做就行了，不用麻烦大家。”

“师父，”另一个男人问，“佛教为什么要大家在毕七聚在一起呢？”

“这个嘛……”光头的住持在膝上抚捻念珠，有点得意，“佛教认为，人死之后，灵魂处于中有的状态。所谓中有，就是尚未

转世的状态，在人间界徘徊。每七天进入一对男女体内以新生命转世。所以，先有头七。”

“哦……”

第一次听到的男士们手持啤酒杯注视着住持。

“每七天？”

“是的。而且不管怎么慢，人在第四十九天一定会成为谁家孩子，重新转世……”

“哦……”

大家一起发出分不清是叹息还是吐气的声音。这种说法没有人会真的相信。

“有道理。所以，才有七七日，这就是寺庙里所说的毕七和葬礼之后事宜。”

有人点点头。其实，他们心中认为这不过是寺庙赚钱的手段。

这时，“一定……会转世。”矶边耳边响起了妻的呓语。“在这世界的某处。一定要……找到我！”

亲切的住持对正回忆那声音而茫然的矶边点头说：

“我的工作完成了，就此告辞。”

大家回去后，矶边打开从医院带回来的两个邮局纸箱，里头装的是妻住院时用过的遗物。有睡衣、家居服、内衣裤、毛巾、洗脸用具、时钟等，她住院时写的记事簿就夹在这些东西里头。那是M银行年底当宣传品送给客户的黑色皮革小记事簿。矶边百感交集，翻开第一页。

你的衣服：冬装（放在衣橱的桐木箱A）；套装、夏装、礼服（放在另一桐木箱B），

衣服一定要用刷子刷，每一季送洗，毛线衣、羊毛衫（放在桐木箱C）。

这些已经跟妈妈说了。

存折和印章、股票、房产产权证明及其他交由银行保管，有问题找M银行的井上分行长和杉本律师商量。

矶边眼睛模糊，犹豫了一下，翻到下一页。每一页写的是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自己死后丈夫该如何做才不会突然失措。例如，睡前一定要检查煤气之类，连浴室的清理方法都写得清清楚楚。这些事以往都由妻负责，现在妻一件一件仔细教他。

“你以为我做得了这些事？”他对着餐厅里妻子的牌位和肖像大吼。

“不要抛下家里不管……不能早一点回来吗？”

记事簿中有大约是死前二十日写的，分不清是日记或备忘录。

一月二十二日，阴天

今天也打点滴。手臂上的血管满是针孔，有些地方甚至有内出血的青黑色淤痕。我和窗外那棵银杏交谈。

“树啊，我就要死了，我好羡慕你啊！你已经活了两百年了吧？”

“我也是冬天就枯干，春天来临时才复苏。”

“可是，人呢？”

“人也跟我们一样。死去，再复活。”

“复活，怎样复活？”

“你很快就会明白。”树木回答。

一月二十五日

想到我走了以后，笨拙的先生没人照顾……就焦虑不安。

一月二十七日

到傍晚为止很难受。疼痛可以用药物抑制，精神却因死亡的恐怖而疲劳。

一月三十日

义工成濑到来。她冷静而有节制力，我把一些连对先生都说不出口的烦恼及内心的秘密向她透露。

“我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我没跟先生说，不过……”

成濑点点头。连口头上的否定或安慰也没有，就像她的个性。

“成濑小姐，你相信转世吗？”

“转世？”

“人死后会在这世上转世，是真的吗？”

那时，成濑立刻瞪我一眼，连头也不点一个。

“我常觉得会转世再遇到我先生。”

成濑没回答，望向窗外，那是每天、每天习以为常的风景。高大的银杏。

成濑自言自语：“我不知道。”然后拿着餐盘走出房间。从她的背部似乎看到坚硬而冰冷的东西。

一连串空虚的日子持续着。为了填补心灵空洞，矶边尽可能留在公司，把回家的时间延后；带着连续加班多日的部下，请他们吃饭、喝酒以掩饰消沉的精神。难过的是回到家看到妻用过的东西：拖鞋、茶杯、筷子、家计簿、留在电话笔记本上的一些笔迹。每次看到这些东西的瞬间，他的胸口如被锐利的锥子刺中。

也曾在深夜醒过来。黑暗中他故意相信妻就在旁边的床铺上，出声喊：

“哎！哎！”

“哎！哎！睡着了吗？”

回答他的是黑色的沉默与黑色的空虚、黑色的寂寞。

“你什么时候旅行回来？打算一直不回家吗？”

他在黑暗中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妻的脸。在哪里？你这浑蛋！你不理丈夫在搞什么呢……

"我一定会转世，在这世界的某处……"

"一定要找到我。"妻最后的呓语如鲜明的影像留在耳朵深处。

然而，矶边不相信有那样不可能的事。他跟大多数日本人一样并无宗教信仰，认为死亡就是一切都消灭。但她生前使用的日常用品仍留在这个家。

当你生前，矶边心想，虽然死亡一直在我前方，但有你张开双臂为我遮住它；你一不在，死亡蓦然来到眼前。

他唯一能做的只有每两周去一次青山的墓地，为矶边家的墓碑浇水[①]，更换鲜花，双手合掌。那也是对妻"一定要……找到我"的恳求作最起码的回答。

在华盛顿的侄女来信，邀他到美国度假。为了排遣即使马不停蹄地忙碌也消除不了的寂寞，矶边接受了邀请。

华盛顿是他单身时曾住过的城市。他开着侄女的车到处乱逛，这里跟以前毫无两样。侄女婿是乔治敦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员，带他参观有如欧洲古老大学的建筑物，又带他去了十九世纪就建起的大学城。侄女家的餐厅里摆着著名女影星雪莉·麦克雷恩写的畅销书，封面上有她的照片。

"哦！这个女明星是麦克雷恩。"矶边说，"我从前很喜欢她。她喜欢日本。"

---

① 日本的扫墓习俗。佛教教义称，人死后如落入"饿鬼道"，喝不上水的饿鬼只能喝墓碑上的水，故形成此扫墓习俗。

“这本书可是现在大家谈论的焦点呢。”侄女回答。

“怎样的内容呢？”

“关于她探索自己前世的事。”

“她偏相信这些无聊事。书架上塞满的不是这类书就是新科学的书。”

侄女婿语带讽刺，露出苦笑。身为医生的他认为，最近在美国流行的超能力、对濒死经验的过高评价，是一种社会恐慌现象。

“为什么他只用理性主义来思考呢？”侄女不满似的鼓起双颊，“理性主义解决不了的东西，在这世上多的是！”

“解决不了的，总有一天科学会解开。”

“不过，”一直没吭声的矶边插嘴说，“雪莉·麦克雷恩的书嘛，老实说，我也不相信什么前世今生。但为什么会成为畅销书，我倒是蛮感兴趣。”

“你看吧？”侄女误以为矶边站在自己一边，“听说越战之后，美国的大学认真作了这方面的研究。”

“也只有非科学的心理学者和新世纪的思想家呀。”侄女婿苦笑，“听说弗吉尼亚大学在作前世研究。”

“弗吉尼亚大学的史蒂文森写的书，在附近的书店里排到畅销书第三名呢！”

“那位学者是什么人？”

“我还没看，不知道。听说这位教授和他的伙伴收集了全世界

拥有前世记忆的小孩案例，彻底调查这些报告是否准确。”

侄女婿喝着侄女调给他的酒，耸耸肩，暗示那些荒唐无稽、不足采信。

矶边单手转着杯子，这时在他耳朵深处响起妻最后的声音。

妻真的相信有前世、来世？妻会和花草、树木交谈，也相信梦中预言，她有这类幼稚的地方，所以矶边把她的呓语解释为她深切的愿望。

想到这里，矶边才体会到妻生前有多么重视他，他胸口不由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

他毫无肯定来世、转世等的意思。他也和侄女婿一样，对认真谈论麦克雷恩新作的侄女，抱以苦笑或点点头，当然不是真心的。

“女人为什么喜欢这类话题？”侄女婿打着哈欠想作个了结。

“我死去的老婆也……”

矶边刚说出口又打住。他虽不相信，但是妻最后的遗言对他来说也是不可向他人泄露的重大秘密，有如妻留给自己的重要遗物。

回国那一天，矶边在华盛顿机场的商店里打发时间时，找到了侄女所说的雪莉·麦克雷恩的《处于孤立无援之境》与史蒂文森教授的《记忆前世的孩子们》，它们斜摆在橱窗，还竖着“畅销书”牌子。那不是偶然，似乎是眼睛看不到的某种力量在作用，虽然还不相信侄女所说的那些奇怪故事，但矶边感觉似乎是死去

的妻子推他的背使他靠近橱窗，不由得买了那两本书。

他在飞机上打开了麦克雷恩的书。送饮料来的泛美航空公司的空服员瞄到书的封面，说："这是本很有意思的书，我都看得入了迷。"

侄女没有说谎。

矶边喜欢史蒂文森教授的研究发表，大于麦克雷恩的书。教授举出多种实地调查，但还慎重又客观地说："的确有这样的现象，但并不能因此而断定人有前世。"这种态度值得相信。读了具有说服力的那本书后，他有一点相信妻最后的话了。

矶边收先生：

您五月二十五日的来信收到了。对您的问题回答如下：

从一九六二年起，我们弗吉尼亚大学，以伊恩·史蒂文森教授为首进行死后生存的调查。我们以史蒂文森教授为中心，到世界各国寻找三岁以下、具有前世记忆的幼儿，搜集幼儿本人的告白，双亲、兄弟的客观见证，以及肉体特征。越战以后，美国在濒死体验、幽体脱离现象、超能力等领域已有相当的研究成果，此次调查为研究之一端。

现在，成为我们研究对象的"转世"条件如下：

(1) 以透视、心灵感应、潜在记忆等无法说明但有可确认是事实的相当证据。

(2) 具有在现世根本未学过的复杂技能（如说外语、演

奏乐器等)。

(3) 与当事人记忆中前世受伤部位相符合的斑痕。

(4) 记忆未随年龄增加而明显减少，且记忆不必在催眠的昏睡状态下才出现。

(5) 当事人的遗属、多数朋友，经过长时间观察，承认当事人的转世。

(6) 和以往的性格相同，但是无法用受到双亲、其他人物的影响来说明的事例（特别重视三岁以下的幼儿，是因为三岁以后小孩会将大人乱说的话和自己的记忆相混合，或产生错觉)。

上述严格条件，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与所谓的神秘经验或来历不明的宗教、透视者不同，我们进行的是彻底的、客观的调查。

因此，虽然现在我们无法断定人会“转世”，但调查结果显示世界各国都存在暗示有“转世”之类的现象。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搜集到一千八百件以上“转世”的例子。可惜其中前世是日本人的例子只有一个。那个例子是这样的: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出生于缅甸那·滋鲁村、名叫玛·提因·阿恩·蜜约的少女，从四岁开始说出前世的事。有一天，她和父亲散步，看到天上的飞机就大声哭喊，露出很害怕的样子。之后，每次看到飞机她都显得很害怕，父亲问她原因，

她说曾被飞机打过。后来，她变得消沉，说:“我想去日本。”

经过一段时日，她才说出: 前世的自己出生于日本北部，结过婚，有孩子（所说的数目每次都不同），曾被军队抓走，扎营于缅甸那·滋鲁村，在柴火堆旁准备煮饭时，碰巧一架敌机飞来。那时，自己——即那个日本兵——穿着短裤。当敌机俯冲下来，用机枪扫射时，他躲入柴堆，被子弹打中鼠蹊部，当场死亡。

以上是玛·提因·阿恩·蜜约的告白。后来她又说入伍之前，自己在日本好像开了一家小店，在军队里当炊事兵，日军从缅甸撤退时被打死。

然而，她的话里没提到日本兵的名字、家人名字、地名。她不喜欢缅甸食物，喜欢甜食，喜欢以含高糖分椰子做成的咖喱。听说她常说要回到孩子们生活的日本，并且长大以后要去日本。根据家人的说法，玛·提因·阿恩·蜜约常自言自语说些家人都不懂的话。到底是日语，还是单纯的幼儿语言，就不明白了。奇妙的是，她称前世被打中的鼠蹊部，竟生有胎记，这一点倒是吻合。详细情形请阅读史蒂文森教授的调查报告。

今后，如我们研究对象的案例出现谈及前世是日本人的，我们将乐于与您联络。

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精神科人格研究室

约翰·欧西斯敬上

二　行前说明会

“甘地在圣河净心，人与动物徘徊在拥挤如迷宫的市场。这就是在印度河畔盛开文化之花的印度。”

银幕上，接连放映着形状如白碗覆盖的泰姬陵、额头上点了红点的婆罗门老僧、动作性感的印度舞蹈等画面。约二十人半个月后要到印度佛教圣地旅行，今天来参加行前说明会的大半是年长者。

在咳嗽声和轻微的身体挪动中，银幕上出现相似的风景、相似的印度教寺庙，充满群众汗臭的孟买、加尔各答的大街，蓝毗尼、伽毗罗卫、菩提伽耶、鹿野苑等佛教遗迹。日本已是秋天，不到三星期之后，自己要踏上这炎热的土地，真是不可思议。

灯亮了，美津子感觉到场内的空气中混合着众人的气息。她从皮包里掏出手帕。手帕上的香水味让前座的男士转过头来，露出惊讶的神情。

“为了旅途愉快，领队江波有话要告诫大家，请各位看手边的注意事项。”

一个戴着圆形眼镜、三十四五岁的男子站在银幕前向大家说明。

"我是领队江波，曾在印度留学约四年。在那期间，曾在印度带过宇宙旅行社的客人，根据我的经验，想提醒大家注意三件事。第一是饮水问题。当地的生水绝对不能喝。一定要烧开了才能喝，或者就请喝可乐、果汁。曾经有人喝了饭店的冰水，或吃了叫冰镇威士忌时附送的冰块而拉肚子。"

在印度由于厕所的特殊使用法，一般认为左手是不干净的，所以不要用左手摸小孩子的头。除非特别情况，否则不要给小费。有关防小偷的方法……他按照注意事项一条一条地解释。

"在印度有所谓的种姓制度，这是一种宗教性的身份制度，也叫四姓制度，非常复杂，无法简单说明。有一种连种姓制度的最底层也进不了的，叫弃民，也叫'不可接触的贱民'。所谓不可接触的贱民，现在叫哈利将，形式上被尊为神子，但实际上是自古以来被特别看待的人。旅途中，看到这种差别待遇或许会觉得不愉快，还请各位了解其中包含的长久宗教性历史背景。"

针对旅途中应注意事项解释完毕之后，他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对不起，为了让大家早点认识，提问题时，请说出尊姓大名，谢谢。"

有两三个人举手。

"我姓沼田，想参观野鸟保护区，希望能够单独留在阿格拉或巴拉特普尔。"

“我们这个旅行团是佛教遗迹观光团，团员可以单独留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再和大家会合。您喜欢动物吗？”

“是的。”

“印度本身就是个自然的动物园。到处有猴子、獴、老虎，连眼镜蛇都有。”

江波把大家逗笑了。

“不过，希望单独留在某处时，您住宿的地方必须是我们指定的饭店。在外面用餐时，费用另计。”

“好的，我明白了。”

接着一位女子询问此时印度的气温、穿着服装之类的问题，之后又有一位中年人举手。

“可以到那里的寺庙做法事吗？”

“寺庙？您说的是佛教的寺庙，不是印度教的寺庙吧？对不起，请问尊姓大名？”

“敝姓木口。”

“木口先生，您要做什么特别的法事？”

“战争期间我在缅甸失去了许多战友，也和印度兵打过仗，所以我想在那里为敌我双方做法事……”

一瞬间大家都静默下来。

“我无法保证，大概行吧。顺便向各位报告一下，目前在印度，印度教徒居压倒性多数，其次是伊斯兰教徒，佛教已濒临灭亡。印度对外宣称有三百万佛教徒，实际上如刚才说的大多是弃

民，即不属于任何种姓的最下层的人，向提倡人类平等的佛教寻求救赎。种姓制度再怎么说是支撑印度教、支撑印度社会的支柱，佛教在这个国家势力已衰微。”

这一点对前来参加行前说明会的众人而言，相当意外。对他们此次以探访佛教遗迹为第一目的的印度之旅而言，印度是佛陀之国、释迦之国的印象相当深刻。

“那么，印度教徒信仰什么呢？”

一位天真的老妇人问。她准备和丈夫一起探访佛教遗迹。

“请问尊姓？”

“我姓小久保。”

“谢谢。印度教很复杂，无法简单说明。到当地参观他们的神像是最好的方法。他们信仰的神很多，我现在用幻灯片稍作介绍。”

银幕上出现一个异样的女性姿态，她一只脚踩在男性尸体上，以四只手中的一只把许多人头挂在肩上当项链。

“这是印度教寺庙、一般家庭里常挂的迦梨女神的画像。基督教的圣母马利亚象征温柔的母爱；而印度的女神大都称地母神，是温柔与恐怖并存的神。只有查姆达女神承受了印度的痛苦，到时我一定向各位介绍。”

室内恢复光亮，小久保夫人说：

“哎呀，好可怕！”惹得大家笑出来。

“现在已经超过预定时间，说明会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江波又用手指把厚眼镜往鼻梁上顶，向大家动作笨拙地一鞠躬。美津子站起来准备跟大伙一起走出大厅，前排的男子向她打招呼。

“您不是成濑小姐吗？”

“是呀。”

“您忘了？我是矶边，妻子住院时承蒙您照顾。”

美津子的记忆深处浮现出那个忍耐力极强的癌症晚期的女人与几乎每天都来医院探望的丈夫。

“谢谢您那段日子的照顾，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相遇。”

矶边仿佛想从成濑美津子身上找出对妻子的回忆，那视线让美津子感到沉重。

“真巧啊，会和您一起去印度，太好了。”

她想改变话题，矶边点点头。

“我不知道成濑小姐对探访佛教遗迹有兴趣。”

“我对佛教倒没有特别的兴趣。”

美津子暧昧地笑了，眼帘里仍残留着刚才找寻牺牲和鲜血的女神的影子。到印度看些什么，其实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说不定是想把善与恶、残酷与慈爱混合的女神像和自己重叠。不！不只是那样，还有一样她想寻找的东西。

“成濑小姐，我想您对法国会有兴趣。”

“怎么？”

“我想起妻子曾经说过。”

“我去过一次，可我不喜欢那个国家。”

矶边静默了，他对美津子直截了当的回答感到无趣。美津子发觉自己的语气不妥。

“对不起，我说得太冲了。矶边先生是去印度观光吗？”

“也有这种意思，不过……”

矶边露出难为情的表情。

“主要是为探寻某件事，真的像是寻宝之旅。”

“大家要到印度的心情都不一样，有喜欢动物的，也有要去为战友做法事的。”

人行道上落满了脏成褐色的树叶。大厅门口候客的出租车排列成队，一对美国籍夫妇正兴致盎然地望着路旁摊贩的玩具。还想搭讪的矶边让美津子感到压力。

“对不起，到时我们成田机场再见。”

“好像是十点半集合。”

“是呀，起飞前两小时。”

说着，她略点头，钻进一辆排队的出租车里，从车窗向外看，只见矶边孤零零地自她身后渐行渐远。那神情一看就是个丧妻的孤独男人！

出租车开到她以前念的大学旁边，向青桐绿叶已泛黄的四谷十字路口方向驶去。当红灯停车时，她看到学生时代常去的那家叫阿洛阿洛的小酒吧依旧在那儿。一瞬间，美津子不禁想起了离开关西故乡之后，每天扬扬得意甜蜜度日的时光。那时同学都叫

她“莫伊拉”。她在这家小酒吧里和男生喧哗喝酒，是个把和同学厮混的日子错以为就是“青春”的糊涂学生。美津子生活在男生的呵护之下，内心深处却又瞧不起他们。从那时开始，她就和只考虑往后世俗生活的同学不同，她想追求人生。然而，在还没有察觉到这两种不同时，那个小丑就出现在她面前。她玩弄过的大津……

三　美津子物语

在那所大学念法文系时，同学替美津子取了“莫伊拉”的绰号。那个绰号是同学半开玩笑，取自当时法文课上的朱利安·格林的小说《莫伊拉》女主角的名字。

小说中莫伊拉是个半开玩笑地引诱了住宿在她家的清教徒学生约瑟夫的少女。美津子念的是天主教男修道会主办的大学，学生当中有人受洗，但人数不多。他们当中有一般男生认为是“无法交谈”、“性情不合”的庸俗家伙，有让人瞧不起之处。虽然还不至于遭到排挤，可的确有被认为不易相处的人。

大伙聚餐时，两三个低年级的男生怂恿美津子。

“哎，你去捉弄大津看看，可能很有意思哦。”

“哪个系的？”

“哲学系。那家伙，光看样子就想糗他一顿。没有女孩子会和他交谈，肯定还是童子鸡。”

“那么差劲？”

“所以啊，才要你去捉弄捉弄他。”

“为什么？”

“他常装笑脸来博大家的好感。成濑小姐要是看到他，也一定会想捉弄他。这样明白了吧。”

那时，这所大学一度因学生运动闹得鸡犬不宁，最后终于风平浪静，那是大半学生都充满空虚感的时代。美津子正处于成长的年龄，从乡下来东京的自卑感助长了她的脾气，她向什么都依女儿的父亲耍赖，租下以学生而言过于奢侈的公寓，请朋友大口喝当时他们买不起的干邑白兰地，开跑车。她内心经常感到空虚。每当听到男生说她能喝酒，车子又开得好，她心底就升起一股分不清是愤怒还是寂寞的强烈情绪。

“好啊，要是我有兴趣的话。”

“总之，要像莫伊拉引诱约瑟夫那样引诱他，也可以用钥匙……”

小说《莫伊拉》里有一段情节是莫伊拉故意把约瑟夫房间的钥匙放在自己的乳沟里。约瑟夫想要取回钥匙，非得碰她的胸部不可。一个男生半开玩笑地说出这段情节。

那是大学二年级大家闲聊时的话题之一。抽烟、喝酒，连女孩子说那种话，在东京的学生之间也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也只是那样，她把大津的事给忘了。喝酒时的玩笑在她来说只是当场有效，就像孩童时代看热闹时买的棉花糖一样很快消失了。

半个月后，美津子坐在靠近图书馆正中央的位子上，为第二

天上课需要翻译的《莫伊拉》结尾查字典，突然有人用手指戳她的背。回头一看，是两个低年级学生。他俩宛如有重大秘密似的，靠过脸来细声说：

“哎，大津呀。”

“谁？啊，我想起来了。”

“在柱子旁边，看起来正经八百在写东西的，就是他！”

时过境迁，美津子仍记得那时大津的侧脸。在几乎所有学生都不穿制服的时代，微胖的他坐在椅子上，脱下老土的立领学生服上衣，白衬衫的袖子卷到手臂上。有如坐在柜台上一张一张数着钞票的老实的银行职员。

“要我和那种浑身汗臭味的人交往？”

“你也知道，就是想捉弄他罢了。”

的确，大学里有的男生一定会引起女生捉弄的冲动。大津的老土样子就会让女生产生那种念头。

“我们喝酒时的约定，你没忘记吧！那家伙傍晚一定到教堂祈祷。”

“要把他引向罪恶的道路？我考虑看看。”

突然觉得亲昵地推着自己背部的学弟变得啰唆了，不禁说出刻薄的话。那时美津子并没有想和大津接触的意思。

学弟们为了戏弄大津，又要了一招。

图书馆闭馆了，她站起来，正准备下楼，看到大津站在门口，胸前抱着肮脏的包袱。

"对不起，我……我姓大津。" 他嗫嚅着对她说。

"咦？"

"听说你找我有事，近藤说的。"

近藤就是刚才告诉她大津所在座位的学弟。

"没有。"美津子冷冷地回答，"是大家想捉弄你。"

"近藤他们要捉弄我？"大津点点头，"原来这么回事。"

"你不生气吗？"

"习惯了，从小就被捉弄惯了。"

大津圆如满月的脸上浮现老好人的笑容。

"就是因为你太正经了。"

"是吗？我倒认为自己是个极平凡的人。"

"听说你食古不化。"

美津子盯着他看，仿佛要从他脸上找出什么似的，突然萌生坏主意，她很了解莫伊拉想捉弄清教徒学生约瑟夫的心情。

"大家都这么说。"

"真的吗？"

"是呀。第一，你夏天还穿学生服。现在这个时代，难道不是稀有动物吗？"

"对不起，这是我的习惯，不是故意要做这种打扮。"

"你是教徒？"

"是。由于家庭的关系，我从小就入教了。"

"你出自真心地相信？"

她突然提出原来想都没想过的问题。美津子念的是天主教大学，却毫不相信那样的东西，也讨厌这类话题。

“对不起。”大津好像干了坏事的少年，“我是。”

“我实在不明白。真是个怪人。”

她转过身，径自下楼。无论横看竖看，大津都不像是会让女孩子产生兴趣、好奇心甚至感到刺激的男孩。为什么会跟这样的大津有关系呢？至今美津子仍觉得不可思议。勉强地说，最初想捉弄的并不是他本人，而是他所信仰的神，或者说是因为她那有点孩子气的个性。

图书馆碰面的几日后，那是放暑假之前的炎热的一天——美津子从一〇九教室所在的那栋楼中出来，与同系的女同学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拿着纸杯喝可乐。眼前走过几个男女，其中只有大津一人穿着燠热的黑色学生服上衣，看上去极不顺眼。

“那一个，”美津子对女朋友说，“你不觉得好土？”

“他经常是这副打扮。”女朋友回答，“可他的长笛吹得好棒。”

“他？会吹长笛？”

“什么时候来着……大学演唱会时，他吹了一曲莫扎特的曲子。第一次演奏，大家都吓了一跳。”

“简直不敢相信。”

“他祖父是以前政界的大人物。”

“他为什么穿那样的学生服？”

“你去问他本人吧。”

美津子开始对毫不感兴趣的大津产生了好奇心。法文系那些坏心眼的同学想捉弄大津的心理与美津子不同。

“你们早就知道他长笛吹得很好？”

面对美津子的质问，近藤他们笑了，说：

“知道呀。你不觉得奇怪吗？就因为他是个怪人，才要你去捉弄他。”

“够了。我可没兴趣。”

“听说那家伙每天放学后都到库尔特尔屋去。”

“哪个库尔特尔屋？”

“就是那个学校后面有神甫的老教堂。”

“在那里做什么？”

“大概是祈祷。”

哦，原来他是这样的家伙，是美津子本能讨厌的那一类男子。

“成濑学姐，那种个性你喜欢？讨厌？”

“我讨厌。”

他们丧失了前一代学生运动的目标，想利用某种刺激来掩饰空虚的生活，他们也明白那些行为只会在空虚之上增添空虚。

美津子说“我讨厌”时的心情半真半假，虽然并不很强烈，但觉得大津的生活方式跟一般学生不一样，同时觉得这种男子常会有伪善的地方，所以才说“我讨厌”。

为了证明谣传是否真实，美津子半开玩笑地建议近藤他们：放学后到大学神甫们的住宅附近的库尔特尔屋查探一下。

库尔特尔屋是大学校园里古旧建筑物之一，常春藤爬满半面墙壁，一楼有几间会议室，二楼是小教堂。美津子至今记得踏上楼梯，在第几阶会发出“吱——”的声音。刚入学时，有一次她和几个女生来参观，听到了那个声音，因此印象深刻。那一次，正好教堂里有一位外国神甫跪着，单手扶额头祈祷。

强烈的阳光透过庭院里茂盛的树木照射在放学后的小教堂。静寂的楼里不见人影，远处传来钟声，那钟声总让人联想到《莫伊拉》里出现的美国南部大学。

“他怎么不在？”美津子责怪同伴，“是你们乱编的！”

“大家只是转述一下传言，成濑学姐竟把它当真了。”

近藤等人早就了解美津子的个性，可还是被她现在的强烈语气吓坏了；而美津子也为自己如此认真感到尴尬。

“男人到这种地方来下跪、祈祷，那样子真难看。”

她呕吐似的说。大家静默下来，似乎在臆测美津子心情的变化。

五六分钟后，楼梯上传出脚步声和“吱——”的声音。听脚步声凭直觉知道是大津。他站在门口宛如在光圈中，如出现在那里的亡灵般吸引着大家的视线。

“咦？”他有点意外，马上浮现出笨拙的笑容，“你们都在这里。”

“大津。”美津子声音温柔，跟刚才完全不同，“你真的每天到这里来祈祷？”

“是呀。你们是……”

“我们来是为了邀你喝酒。你知道在四谷的十字路口附近，有一家名叫阿洛阿洛的店吧。”

“在转角的中央出版社后边？”

“对，你可以参加吧？”

“不会妨碍你们吗？”大津为难地说，“我不习惯和大伙儿喝酒聊天……”

“不要想得那么多。来，还是不来？”

“好，我参加。”

美津子率先走出了小教堂，楼梯下的时钟正好响了五下。同学们围着她开始对意外的发展起哄。

“那家伙真的会来？”

“会来的。你们不可以捉弄他，倒是可以灌醉他。”

“是！明白。”

美津子之流经常逗留的阿洛阿洛打烊时间较晚，而且每次来这里美津子会付一半酒钱，所以近藤他们很喜欢来这里。

约定的时间过了半小时、一小时，大津还没出现。

“他放我们鸽子。”大家七嘴八舌，不时注视着门口。

“不会的，他一定会来。”

不知怎的只有美津子信心十足。她想起大津答应“我参加”时，浮现的憨厚笑容，预感到他的命运会跟约瑟夫一样，无论如何都会掉入圈套。

就在美津子断言他会来的瞬间，小酒吧的门发出了和库尔特尔屋楼梯一样的“吱——”声。大津单手提着皮包，憨厚的脸从门后畏畏缩缩地伸出来。

“你迟到了，先罚一杯，要一口气喝完！”

近藤把杯子递给大津。

“迟到了，先罚一杯，一口气喝完！”

“我不会喝酒。”

“不喝不行！”

琥珀色的液体在大家“加油”、“加油”的起哄下，被大津喘着气喝完了。大家对那种意外的喝法有点哑然，面面相视。

“成濑小姐，我可以回敬你吗？”大津亲切地把杯子递给她，“女孩子半杯就可以了。”

“为什么女孩子就半杯？跟大家一样倒满了。”

自尊心受伤的美津子用力递出杯子，在“加油”、“加油”的喊叫声中，琥珀色的液体流向喉咙。突然，一股有如冷得透骨的空虚感袭来：做这种蠢事，我究竟在寻找什么？在大家的煽动下，捉弄大津，这就是我的生活吗？

为了压抑低落的情绪，一口气干了一杯后，向大津挑战：“再来一杯！”

“不要再喝了。”大津摇摇头，“对不起，是我不好。”

“怎么啦？哪里不好呢？”她耍赖，“你的话很奇怪。”

“我输了。对不起。”

“你只会对不起、对不起，把大家搞得多没趣！”

美津子是对自己生气，对自己体内的这种空虚感生气。大津或许不曾有过这种情绪。

“大津，你真的每天到库尔特尔屋祈祷？”

“对不起，嗯。”大津含糊其辞。

“你是真心的？”

“对不起。”大津的回答令人意外，“相信，还是不相信？连我自己也没什么自信。”

“没自信，怎么还跪得那么勤？”

“可能是长久以来的习惯，或者是惰性。我们一家人都这样，已去世的母亲是虔诚的教徒，或许是因为对母亲的怀念……我说不清楚。”

“惰性的话，干脆放弃算了。”

“……”

“我，”美津子引诱似的注视着大津，“可以帮你放弃它。”

听到近藤他们当中有人说“终于像莫伊拉了”时，她想起了莫伊拉与夏娃，想起那个引诱亚当、使得人类永远被赶出伊甸园的女人。女人体内有着自我破坏的冲动性力量。

“再喝点。”

“好。”

大津老实地回应，把杯子举到嘴边。美津子明白他是为了不让大家觉得无趣，想附和大家。因为明白这一点，她反而更

生气了。

“真的放弃神，大家灌大津酒，直到他答应放弃为止。只要说出放弃神，就可以饶他。”

对同学们来说，这不过是小小的恶作剧，只有美津子直觉地知道自己半开玩笑说的话，在大津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你选择哪边？喝？不喝？”

“我喝。”

大津连耳朵都红了，可能是体质的关系，他一喝酒就觉得不舒服。美津子突然想起切支丹时代[①]，官吏让教徒践踏刻有耶稣像的木板。那些官吏硬是让一个人放弃他所信仰的神，他们体验到了怎样的快感？

大津喘着气，仍然喝掉了三分之一。突然，他起身冲向厕所，脚步摇摇晃晃。

“算了吧。”连同学们也觉得无趣，劝美津子，“那家伙都吐了。再喝下去会挂的。”

“不行，”美津子坚定地摇摇头，“要让他喝到发誓放弃神为止。”

“这样太残酷了吧。”

“不是你们要我扮演莫伊拉的角色吗?！”

---

① 切支丹时代，自16世纪中期开始，天主教在日本十分兴盛的近百年。切支丹，即葡萄牙语的christão，意为天主教、天主教徒。

"是我们没错……不过也要有限度呀……"

不久，脸色变得苍白的大津用廉价的白色大手帕擦拭嘴巴，手扶着墙壁回来了。"我吐了，"他哀求，"请给我水。"

"不是喝水，你还要再喝酒。要不然就遵守刚才的约定。"

大津以带恨意的眼神仰望着双手交叉、上半身斜靠在柱子上的美津子，有如请求原谅的狗。这样子更激起她残酷的个性。

"可……"大津说。

"可怎样？"

"即使我想放弃神……神也不会放弃我。"

哑然无语的美津子注视着一副哭相的男子。大津又用手按住嘴巴，脚步歪斜地往厕所去。

"怎么搞的，那家伙根本不能喝。"

近藤他们嘀咕着，似乎对自己的内疚作辩解。大津拼命地喝，但整个场面已变得索然无味。

"我要回去了，真没意思。"

美津子站起身。她知道，这个冲向厕所的笨拙男子是她从未接触过的类型。

事后，美津子回想起那时的自己，不由得把脸转过去，讨厌起自己来。初到东京念大学的乡下姑娘很努力地想表现自己。厌恶的同时，她也感受到有某种不可解的线索：有种眼睛看不到的东西想把自己和大津连接在一起，尽管这种可能性小之又小。

美津子这一票人像丢弃旧抹布般撇下在厕所里呕吐的大津。翌日，上学之前，她的意识中毫无大津的存在，等到看到他神情落寞地坐在学生会馆旁边的长椅上时，美津子才想起昨夜自己的冷淡。

“大津。”

这时他也以如掉落水沟的野狗般满含恨意的眼神抬头看着美津子。她内心有点后悔了。

“昨天，对不起，没想到你的酒量那么浅。”

“抱歉，你好意邀请我……”大津意外地低头致歉，“我，常这样子，努力想和大家打成一片，最后还是失败，弄得大家都没趣。”

美津子同情但又瞧不起大津的善良，在他身旁坐下，窥视般地把脸靠近，细声说：

“有交朋友的方法。”

“哦？”

“很简单。你不要穿哔叽学生服，傍晚也不要到库尔特尔屋去下跪祈祷。你妈妈或许相信，其实，你根本不相信那样的东西。”

“那样的东西……”

“我也是个笨女孩，可还知道马克思对宗教的批评。我知道西洋的基督教借传教之名夺取广阔的土地，还杀了人。你被那样的东西吊在半空中，其他同学才觉得无趣。最重要的是，连你自

己也没信心吧。”

“没信心。但我没有勇气像成濑小姐这样依理论断然下结论，我从小在那种气氛下成长……”

美津子突然觉得很无聊。为什么会跟这么无趣的男子坐在长椅上闲聊？坐在自己毫无兴趣的男子旁边……

“只要你从今天起不要去库尔特尔屋，我就当你是我的男朋友之一。”

为了消除无聊，美津子脱口说出心底里像泡沫般浮现出的东西。说出口时，她心想莫伊拉引诱呆板的约瑟夫，或许就跟现在的自己一样，是为了逃离空虚感。

“好吗？”她不经意地把腿挪向他的裤子，“从今天起不要去祈祷。”

从一个男子那里夺去他相信的东西的喜悦，让一个男子的人生歪斜的快乐。美津子在腿上用力，注视大津低沉的表情，一种快感油然产生。

然后，她向教室跑去。

上午和下午的课堂上，她心中有着种种联想，不禁笑了出来。午后，在炽烈的阳光下，她一边听着法国神甫用嘶哑的声音教授着十七世纪文学，一边对连她自己都不相信的神说话，有如小孩向虚拟的朋友说话：“神啊，我要从你那儿把他抢过来！”

这个念头让美津子度过了无聊的课。满头白发的神甫终于抱着教科书走出了教室，美津子在心中涌现出来的期待与好奇下，

来到库尔特尔屋。

常春藤缠绕的古旧建筑，弥漫着轻微的湿气和石灰味。通往二楼的旧楼梯，跟上次一样发出了“吱——”的响声。

教堂里没人。她坐在最里边，一个从入口看不到的座位，决定只在这里坐二十分钟。她知道每隔十五分钟，楼下的大钟会发出庄严的声音告知时间。

祈祷台上散置着用旧了的圣歌集、祈祷书和《圣经》。她打着哈欠，随意翻阅眼前祈祷台上放置的大本《圣经》。

> 他无佳形美容，
>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 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
> 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 他被藐视，
> 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
> 我们也不尊重他。
>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 背负我们的痛苦。[①]

---

① 出自《圣经·以赛亚书》53章2–4节。

美津子用手掩住嘴巴，又打了个哈欠。没有感觉的语言！大津怎么会看这么没有实际感觉的东西，而且还相信它呢？这时，她想起刚才他充满自我嫌恶的话语。“我，常这样子，努力想和大家打成一片，最后还是失败，弄得大家都没趣。”大津看过《圣经》里的这一页？

楼梯像信号般发出了“吱——”声，出现的不是大津，是这所大学的神甫。神甫穿着夏季白色修道服，在靠近祭坛的祈祷席上跪下合掌，并未察觉到美津子的存在。她以看奇异外星人的心情观察他的背影一阵子，看腻了，便把视线转向祭坛右侧裸体的瘦削男子和十字架，对着他说起话来。

“他不会来了，你被他抛弃了。”

她对着自己毫不相信的丑男子说话。楼下的时钟响起，十五分钟过去了。

她站起来，走出教堂，打开寂静的库尔特尔屋的门。霎时，学生乐队的练习声、田径队的喊叫声如潮水般涌入耳中。她发现大津就坐在刚才的长椅上，神情落寞，膝上放着一叠书。

“大津，”美津子宛如在约定的地方看到了情人，声音雀跃，“你遵守了和我的约定。”

“是。”大津抬起头，苦笑，“可……”

“我也会遵守约定，把你当我的男朋友之一。我们走吧。”

“走？去哪里？”

“到我的房间。”

美津子以施虐的心情看着自己的猎物，什么都听话的男子，为了我连神都可以放弃的男子，就因为是这样的男子，我更想捉弄他。美津子飞快抢过大津放在膝上的书本，那是中村元的著作。

“嘿，你看这样的东西？”

大津慢吞吞地从长椅上站起来，表情为难地跟过来。

“你不能走快点吗？你对佛教有兴趣？”

“没有。哲学系的贝尔老师要我们写这本书的报告。”

“贝尔老师，是坐禅的那位神甫？他不是专门研究欧洲的吗？那个外国人真的说过那样的话？”

“是呀。”

“我不喜欢。这里的神甫们嘴上说得好像很了解佛教或神道教，其实，他们心里头认为只有欧洲的基督教才是唯一的宗教。”

美津子说，入学之后自己常和稍微正经的同学谈过一些话。所谓正经的同学，是同伴之间对进入这所基督教大学仍未受洗者的称呼。

“是吗？或许是吧。”

懦弱的大津含糊其辞，不时回过头去。美津子察觉到他在无意地寻找某种东西。

“只有我一个人吗？”大津的眼神犹豫，“到成濑小姐的房间。”

“是呀，就你一个人。近藤和田边，大家今天都不在。”

美津子本来想说，你已经是我的男朋友，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以后再拿来当嘲笑这男人的筹码，你是已掉入我陷阱的猎物。

美津子打开麹町二丁目公寓的门，催促大津：

“请进。”

“还犹豫什么呢？快脱鞋。”她轻轻推了一下大津的肩膀。

“对不起。”大津的声音如喘气。

“跟约瑟夫一模一样。”

“谁？”

“朱利安·格林的《莫伊拉》里的一个学生。跟你一样土里土气，在女孩子面前会发抖的学生。”

“我害怕，因为我是第一次。”

“不过，最后约瑟夫还是被那个名叫莫伊拉的女孩引诱了。”

“……”

大津眼睛斜视，盯着美津子，那表情跟常努力浮出笑容的他判若两人。

“后来……”他吞一下口水，问，“约瑟夫怎么样了？”

“约瑟夫，”这是美津子第一次清晰地记起这篇小说的结尾，“杀掉了引诱自己的莫伊拉。”美津子当然明白大津没有那样的勇气，因为明白才有快感。

一阵沉默。“真的吗？”

大津抬眼看她，意图窥探她的真意。男人，都一样。她察觉

到自己对大津有着不同于其他同学的期待，他有着其他男人没有的东西，木的梦、水的梦、火的梦、沙漠的梦。

她从冰箱里拿出听装啤酒递给大津，递过去时，身体故意倒向大津。大津扶住她的身体，但什么也没做。“胆小鬼。”她说这句话时，宛如长久以来被他压抑的情欲第一次如火山爆发似的，在他身上表现出武士的威武。他呼出的气息中有学生餐厅的咖喱味。美津子有股希望自己的身体被尽情玩弄的冲动。

“等等。”美津子双手推开他，说，“让我先冲一下身子。”

那是混合着厌恶与自我蹂躏的快感。夹杂汗味的体臭，带有咖喱味道的气息，第一次碰到年轻女孩乳房的笨拙手法。上大学后，美津子接触过几个男生，她像平常一样冷冷地注视大津的动作。

“你真的什么都不懂？”

她望着大津埋在自己胸前上下蠕动的头部说。

“对不起。”

她感到急躁，但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已经冷却。无论和怎样的男友，她都无法像其他女孩那样陶醉。

从公寓的某个房间里传出电视里棒球转播的声音。她接受了大津的爱抚，却不允许接吻和性行为，还故意问：

“这个星期日，你会去教堂吗？”

“……”

“不去吗？”

“我不去。”

她闭上眼睛，忍受着大津的嘴唇在胸前爬行，那种感觉混合着空虚感，紧闭的眼睛的深处浮现出放置在库尔特尔屋祭坛上的那个瘦削男子丑陋的裸体。

怎么样？她对瘦削男子说，你的力量多么小。我赢了，他抛弃了你。他抛弃你，跑到我房间来了。

他抛弃你……美津子在心中说，突然想到自己抛弃大津的日子也会到来。

这时，她明白了，大津带给她的快乐根本不是来自肉体，而是因为他抛弃那个男子。

满足感像退潮，很快消失了。当猎物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瞬间，美津子狩猎的愉悦急速冷却，结束了。

接下来要怎么责备他？

那一瞬间，她仿佛看到了大津惊吓、无助而哭泣的脸。他是第一次，性格又过于正经，对于首次爱欲，他无法像其他男生那样当它是学生时代的游戏。《莫伊拉》的主角约瑟夫正是在一气之下勒死了引诱自己作“恶”的女子。

“够了。我不要了。”

傍晚时分，她已觉无趣，推开还要腻过来的大津。夕暮中，刚才还听得到的摩托车声等噪音已变成寂静。有一个少女在窗下唱歌。

摇呀摇，梦之树。

在绿色原野正中央，

有一棵梦之树。

一听到这歌声，美津子马上想起自己远逝的少女时代。

“你走吧。”

“我，哪里，不对了？”

“唉，我累了。”

大津绝不会忤逆她。美津子看他转过身，窸窸窣窣穿衣服，问：

“你毕业论文的题目已经决定了？”

美津子同情他，形式上关心一下。

“嗯，题目是现代的经院哲学。”

“什么？”

刚才还在自己胸前横冲直撞的毛头少年竟然装模作样说出如此堂皇的题目，她差点笑了出来。

“这也是贝尔老师建议的？”

“对不起，是的。贝尔老师认为不了解经院哲学就无法了解欧洲。”

“那样的东西，不都是老古董吗？那是神甫们为了维护已发霉的宗教还在继续使用的武器。我虽然不了解，但是全日本找不

到一个研究那种老旧东西的人，不是吗？”

“贝尔老师说很少有日本人了解欧洲，所以要我做这方面的研究。”

“好奇怪。跑进女孩子房间的人，竟然能写基督教的哲学？”

在那之后，连续三周的星期日，无花果发出腐烂的臭气。美津子一边看着大津的脑袋，一边想着别的事情。只有大津迷恋着、陷进去出不来。她茫然望着挂在房间里的日历，想到某个地方去，想到某个地方寻找些什么，她想抓紧实际而有根的东西，她想抓住人生。日历上印着日本各地风景的照片，不知不觉已经翻到了十二月，上面印着东北雪景。

“寒假，我想去曼谷看看。”

她不是对着把脸埋在自己胸前的大津说，而是对着自己呢喃。

“咦？”大津抬起头，额头出汗，唾液弄脏了嘴角。好丑！

“寒假，你打算在哪里过？”

“我，”他眼带血丝，脸上浮现出善良的微笑，“在东京过。我家就在东京。”

“不去滑雪？”

“我运动细胞不发达，不会滑雪。你呢？”

“我想去曼谷或关岛。”

“就一个人？”

“开玩笑。近藤他们也说要去。”

“跟近藤他们？”

看到大津扭曲的痛苦表情，美津子感到了快乐。这时，跟第一次带他到这房间的傍晚一样，也有少女在窗下唱歌。她听到那歌声，心想抛弃大津的时候到了。

“我不可以跟近藤去吗？”

“成濑，你喜欢他吗？”

“我不属于任何人，不是近藤的，也不是你的。”

“你和近藤发生过关系？”

“曾经。”她语带挑衅地回答，“我们又不是高中生。”

“那，”他怯怯地问，“你并不是真的喜欢我？”

“不要说些孩子气的话。你不是也很快乐吗？我们的关系该结束了。”

大津竖起上半身，以充满屈辱的眼睛探索着美津子的表情。

“趁这几天，我想把你介绍给我父亲和哥哥。”

“你父亲？也是教徒？”

“对我来说他是好父亲，相信他能够接纳你。”

“大津，我丝毫没有要跟你结婚的意思。不只是你，包括现在交往的任何人。”

她重新坐正，断然宣布。

“可你不是说把我当男朋友……”

“我是说过，但我也不能和每一个男朋友都结婚。”

“你太过分了！”大津提高嗓音，对他来说，这是少有的含

怒的声音。“太过分了，我真想杀了你。”

“你杀吧。”

约瑟夫一怒之下勒住莫伊拉的脖子。可美津子看穿了大津没有那份勇气。

“你回去吧。”她的声音冷静，“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大津没做声，点点头。

摇呀摇，梦之树，
在绿色原野正中央
有一棵梦之树。

那是窗下少女曾唱过的童谣。

“你回去吧。”

大津圆而善良的脸颊扭曲了，他转过身，穿鞋子时发出细微声音，伴随着开门声，消失了。

几天后，大津寄来一封哀求书信，美津子看完后马上丢到垃圾筒里。大津还曾打电话来，听到是他的声音，美津子默默放下话筒。在学校碰到单独等候的他，只是若无其事地打招呼“今天好吗”，然后在同伴的簇拥下走过。

大学时代的同学对美津子的结婚对象是那么正经、平凡的男子而感到惊讶。

她的口头禅是“玩一玩跟结婚不一样”。应邀来大仓饭店出席喜宴的同伴们，看到她和相亲认识的新郎、双亲以及媒人站在金屏风前向贺客打招呼，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着。

“美津子那家伙，厉害！”

“说不定新郎还以为她是处女呢。”

相亲认识的丈夫，是在东京接连盖了多栋高楼大厦的建设公司老板的儿子，虽然只有二十八岁，却已是董事。因此，喜宴结束之后，在同一饭店参加续摊喝酒的成员，不是知名企业家就是政治家第二代，话题围绕着高尔夫、新到手的俱乐部会员卡，或是青年商会里发生的事。她的丈夫在那群人当中显得神采奕奕，跟短暂的订婚期间的表现完全不同。美津子在旁边，脸露微笑少开口，装作注意听的样子。

订婚后，美津子很快就察觉出自己与未婚夫个性相去甚远。刚开始还邀他一起参观鲁奥[1]的版画展或欣赏维也纳室内乐团的演奏会，但很快就知道他只是碍于情面勉强出席。

“不行啊，我对画画外行。”

一起观看森下洋子的芭蕾舞时，他身体往美津子身上倾斜，竟然睡着了，还发出轻微鼾声。有话直说，是这个男人的优点，这让她想起了大津。

那时，美津子认真思考：我跟这个人结婚是为了改善自己随

① 鲁奥（Georges Rouault，1871－1958），法国画家。

性的冲动行为。

走上社会后，她才体会到学生时代在体内涌动的那种想弄脏自己的冲动是多么愚蠢。内心深处潜伏着某种破坏性东西，美津子想在它成形之前把它消灭掉，如同擦掉黑板上的文字。美津子曾认真考虑过跟一个与瓦格纳[①]的歌剧、雷东[②]的画等这些有刺激破坏性的东西完全无关，自己不感兴趣的男人结婚，然后做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将自己如尸体一般投入丈夫那样的男女之中，而且她还对此抱着很大的期待。

“矢野，把那部奔驰车换掉吧。”

续摊时，朋友频频怂恿丈夫。

“现在，开奔驰的是流氓。新型国产车也有很不错的。”在汽车公司工作的朋友转向美津子，“美津子，下次请试乘我们公司的车子看看。”

“车子方面，我完全外行。”

“话虽这么说，”那个男的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美津子，你认识一位姓大津的男子吗？”

“嗯……我念的大学里有一个，”她不动声色地回答，“如果是他……”

“我姐姐跟他哥哥结婚了。姐姐说，大津狂恋一个姓成濑的

---

① 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

② 雷东（Odilon Redon，1840—1916），法国画家。

女同学。”

“真的吗？我跟他不同系。”

即使这时美津子的声音没变，但仍把大家都逗笑了。

“我根本不知道。早知道的话，就不跟矢野结婚了。”

丈夫在大家面前装出苦笑的样子，表情非常得意。

“现在不行了呀。”朋友搭腔，“那个大津跑到法国里昂的神学院，准备当神甫。”

“神甫？不就一辈子都不能碰女人了？”有人插嘴，“那他不是一辈子都是童子鸡了。”

她低着头拿起桌上的香槟杯子，靠近唇边。大津跑去念神学院，要当神甫了。那个婴儿般腻在自己胸前、脑袋上下蠕动的男子要当神甫了！她像以往一口气干杯那样，喝干了杯子里的酒。

“美津子好厉害啊。”矢野的朋友们惊叹道。

“厉害，厉害。”丈夫得意地说，“连我都得认输，四杯烈马丁尼下肚，她都若无其事。”

“我爸爸也很能喝。”

她努力想转移大津的话题，同时想起了午后的库尔特尔屋，外国神甫穿着白色修道服祈祷的那个教堂。听得到楼梯下的钟声，她曾对着祭坛上的十字架，说出挑衅话语：“我要从你那里把他抢走。”

然而，曾几何时，那个双手张开、瘦削无力的男子，又把大津抢回去了。不过，我曾经赢了，这件事并没有改变。神不过是

贪婪地把我抛弃了的男人重新捡起来罢了。

矢野并未察觉到妻子内心的变化，他听朋友谈论游艇，听得入神。美津子看着他的侧脸，想象自己和这个男人一起生活的情形。这样也不错，自己只要投入这张愉悦、单纯的脸就可以了。

新婚旅行最后依照美津子的意见只选择去法国。矢野原本希望去他已去过多次的美国西海岸，但美津子坚持己见。

“我们只到法国吗？”矢野泄气地说，“伦敦、罗马、瑞士都不去？”

“我只想好好看看法国，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

在塞纳河附近有一家丈夫喜欢的美式洲际饭店。要是让美津子选择，她会选更具法国风情的老式小饭店。但她妥协了。

从靠近协和广场的饭店步行可到玛德莲教堂、奥赛美术馆及卢浮宫。

尽管心理上已有准备，但到巴黎的第二天就开始失望了。

“这个广场是革命广场。法国大革命时，玛丽王后、国王路易十六都在这里被送上断头台。”

她起劲地对丈夫解说。

“哦。”

丈夫只是礼貌地点点头，对法国革命、玛丽王后都不感兴趣。出发前，朋友塞给他的巴黎资讯是观看丽都的歌舞秀、收集苏卡的领带、登埃菲尔铁塔、去蒙马特的法国香颂酒馆等等。

他只是在卢浮宫打开日本出版的巴黎指南，对这美术馆必看

的画迅速浏览一遍。

"哦。蒙娜丽莎，果然不错。"

美津子看到丈夫满意似的点头，想起了在法文系撰写毕业论文时所使用的小说，小说里有着跟现在一样的场景。

那是诺贝尔奖得主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一部名叫《苔蕾丝·德斯盖鲁》的作品。主角苔蕾丝是波尔多附近兰德地区一个地主的女儿，与同乡一个地主的儿子贝尔纳结婚。贝尔纳毕业于巴黎大学法律系，在那一带是少见的杰出年轻人，跟苔蕾丝家一样也是天主教徒，对她家而言是个无可挑剔的女婿。

在当地举行盛大的婚礼之后，他们到巴黎蜜月旅行时，她跟美津子一样很快就对丈夫感到厌倦了。

苔蕾丝的丈夫绝非坏男人。但他思想平庸，可说是极为普通的人，为人处世常小心翼翼，以免脱离社会一般的道德和常识，他只求平凡、顺利地度过一生。这么循规蹈矩的男人，对苔蕾丝来说，只要他在身边，就常感到毫无理由的疲倦。

莫里亚克以冷静得甚至到了残酷的手法，描绘贝尔纳的神态，速写苔蕾丝夫妇新婚旅行参观卢浮宫美术馆的情形。贝尔纳打开米其林旅游指南从这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只参观"非看不可的名画"，《蒙娜丽莎》是其中的一幅。

"太大了，好累啊。我对画完全外行。"

矢野中途放弃，说要在馆内的咖啡厅等太太。落单的美津子感受到被解放的快乐，不由得把贝尔纳和丈夫、苔蕾丝和自己重

叠在一起，思考毕业论文为什么不选《莫伊拉》，而选《苔蕾丝·德斯盖鲁》。她感觉到一种可怕的预告。

那一天，她到饭店附近皇宫的书店买了本令人怀念的绝版《苔蕾丝·德斯盖鲁》。她想起大学时代猛翻字典拼命阅读比格林作品还难懂的法语原文书的日子。那是和大津分手，察觉到自己的愚行，有心想好好读书的时候。

她看了一眼在旁边睡得很沉的丈夫，再一次阅读描写苔蕾丝新婚旅行夜晚的部分。贝尔纳像把鼻子伸入饲料桶的猪一般寻求苔蕾丝的肉体。美津子的丈夫、以前的大津都是这副德行。

“还没睡啊？”矢野翻个身子，睡眼惺忪，“不要再看书了，睡觉吧。”

“哦。”

那个大津当了神甫，现在就在这国家的里昂。瘦削男子捡起她扔掉的东西，如小孩子抱起掉落在沟中满身泥泞、不停吠叫的小狗。

“我对巴黎已感到厌烦了。”

翌晨，在饭店用早餐时，丈夫哀嚎着提出抗议。

“在这里每天就只绕着美术馆、剧院打转……”

“你想去丽都、蒙马特看歌舞表演？”

“嗯，好歹来到巴黎，总要开开眼界吧。”

“那就麻烦了，我是女人，对那种地方也没兴趣。你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带你去参观那些男人喜欢的地方？”

“有呀。跟公司有来往的商号在巴黎有分公司。”

“那就请他带路好了，我无所谓。”

美津子放下咖啡杯：“嗯，那我一个人到乡下去玩一玩，四五天之后再回巴黎，这段期间你就尽兴到喜欢去的地方。”

“你一个人到乡下？什么地方？”

“有早就想去的地方。来这里之后，我晚上不是在床上看小说吗？那是我毕业论文用的作品。难得来到法国，我想到小说背景的地方去看看。就在波尔多附近。”

“一趟蜜月旅行就有四五天两人的目的地不同，不奇怪吗？”

“这样才有趣。”她对这想法似乎很兴奋，眼睛睁得大大的，“彼此充分享受旅行的乐趣。你在巴黎，吃好吃的东西，看有趣的歌舞秀。”

“波尔多附近？是哪里？”矢野还是有些在意。

“一个叫兰德的地方。那里有沙地和松林，还有一望无际的荒地。我想去看那样的风景。”

让她一个人去，矢野一下子面有难色，但最后仍拗不过新婚太太的坚持。作这决定时，美津子心中充满了比在卢浮宫美术馆感受到的更大的解放感。

美津子责备自己：你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心愿，不是打算跟他一辈子吗？

她的视线从正说话的丈夫身上移开，在心中自言自语：这是我最后的任性，就这么一次。以后，我就做个平凡的家庭主妇。

离开巴黎那天，天空微阴。在开往波尔多的列车的同一车厢中，有织毛线的老妇人与中年父亲及其年幼的女儿。女孩直瞪着美津子看，问："小姐是中国人？"父亲赶忙替女儿的失礼道歉，他佯装不知的视线不时投射到美津子放在两膝之间翻开的《苔蕾丝·德斯盖鲁》。

有些单词已忘了，可大致的情节深印在脑中，阅读起来并不那么吃力。贝尔纳绝非世间所说的坏丈夫，礼拜天的弥撒从不缺席的他，恐怕从未想过去做背叛妻子的行为。在兰德地区一个小村子长大的他，从未有过背后会被村民指指点点的行为。在社会名声比什么都重要的法国乡下，贝尔纳是标准丈夫。

尽管如此，苔蕾丝只要在丈夫身旁就会觉得累，蜜月旅行时就有那种疲倦感了。旅行结束后，回到兰德的圣·克莱尔村，开始过新生活，那疲倦感有如眼睛看不见的灰尘在她心中堆积。尤其是妊娠征兆出现之后，或许与炎热的夏季也有关系，苔蕾丝觉得身上仿佛绑了铅块般沉重。

看到这里，美津子抬起头来，坐在对面的小孩父亲慌忙移开视线。窗外总算放晴了，列车穿过拥有褐色屋顶的农家、有牛吃草的牧场，和几个有教堂的村子。

美津子突然想到，丈夫现在在巴黎做什么？她一点也不想念丈夫。她注视着映在玻璃窗上自己有点严肃的表情和大大的眼睛，深深理解苔蕾丝的心情。"以前是莫伊拉，现在是苔蕾丝。"脑中深处有一道声音——那是前任男朋友的声音——这么唱着。

美津子自认为和其他女人不同，无法真正爱上一个人，自己是个像沙地那么干涸、枯竭的女人，是个爱已烧竭的女人。

你究竟需要什么？

美津子对着同一车厢内以稀奇的眼神望着自己的少女，心中自言自语道。那同时也是美津子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你究竟追求什么？

美津子在波尔多住宿一晚。翌晨，在饭店买了三明治，依照柜台男子所说搭上了开往朗贡镇的巴士。她翻阅着柜台赠送的手册，了解到小说里苔蕾丝住的圣·克莱尔地方的铁路早已废除，现在改由巴士行驶。

朗贡镇，艳阳高照，正午时刻的路上罕无人迹。

“铁路已经没有了吗？”

等巴士时，美津子向一位中年女人打听。

“铁路？”她耸耸肩，“老早以前是有运载松木的货运列车，人不能搭乘。”

美津子因此了解到，小说里描述的火车载着苔蕾丝在黑暗的森林中飞驰的情节是莫里亚克虚构的。这么看来，苔蕾丝通过的不是现实的黑暗森林，而是内心深处的暗黑，就是这么回事！

美津子察觉到这一点，同时也察觉到把丈夫留在巴黎，自己跑到这乡下地方，其实也是为了探寻自己心中的暗黑。

巴士继续在松树林荫蔽日的道路上行驶。那是一大片羊齿如伞状扩展、松树如人群矗立的森林。

夏天，这片森林要是艳阳天持续过久，干燥的树枝彼此碰触，容易发生森林火灾，白烟升腾甚至将有如白色圆盘的太阳都遮蔽了。森林里偶尔见到的小屋是打山鸠的男人过夜的地方。美津子虽是第一次接触兰德地区的风景，拜《苔蕾丝·德斯盖鲁》之赐，连这些小地方都了解。

美津子和几位乘客在圣·克莱尔村干燥如沙漠的广场下车。他们一进入广场的饭店，几个正在打电玩的年轻人投以怯怯的眼光，这里不是观光胜地，很少看到东方人。美津子订了餐，要了房间。

“你是日本人吗？”女主人围着围裙，看着她的护照说，“五年前有一个日本人住过这里。我还记得是里昂的留学生。”

美津子一听到里昂，马上意识到是大津。她用钥匙打开房门时，突然萌生了回巴黎途中绕到里昂看看的游戏心情。

美津子走在夕阳残照的街上，有些出汗了。苔蕾丝和贝尔纳像感情亲密的已订婚的男女那样，手挽着手走过广场，到广场附近的教堂举行婚礼。生活中充斥着灰心与疲劳。善良的丈夫让她感到疲倦，以一般标准来说，这个男人没有可挑剔的地方，也正因为没有，所以苔蕾丝对丈夫、对自己都有一种焦躁感。这种感觉在她的意识下累积，等待着像兰德松树林一般，有一天会燃烧的瞬间的到来。

那一夜——摩托车的声音不时传来，又消失。作者描绘的“地之涯的沉默”的圣·克莱尔之夜——到来了。房内灯光昏暗，她

躺在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天花板问自己。

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一个人跑到这里来？

美津子拨电话到巴黎饭店，并不是突然想听矢野的声音，而是因为在兰德的黑暗中，连自己都快成为苔蕾丝了，这让她感到害怕。和矢野结婚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是为了在他与朋友之间只有工作、高尔夫、车子的话题当中，过一般人的生活？

饭店的总机连接了几次，没人回应。丈夫似乎还在巴黎街上闲逛，没回来。

苔蕾丝搭乘不存在于现实的列车进入内心的暗黑。美津子也结束了毫无意义、毫无所获的兰德之旅，转往里昂。

下午二时，美津子到达里昂。在面向白莱果广场的饭店订了房间后，问柜台服务员里昂是否有她和大津所念大学的修道会，没想到一下子就查到了地址和电话号码。蓄胡子的服务员指着地图上里昂市最古老区域——富维耶区的一角，向她说明。美津子马上就明白了，正是那所修道院。她和大津念的大学也是由这个修道会经营的。

美津子拨了电话过去。

“大津，大津，”电话那头一个男人重复念着，弄清楚之后提高嗓门说，“噢，你要找的是奥古斯丁·大津。”

等了好久，话筒那边传来了大津那熟悉而怯怯的声音。美津子想起他的圆脸和满是咖喱味道的呼吸。

"是我，成濑呀。"她故意以爽朗的语气说。对方沉默了一下。

"大津，我跑到法国来，是和我先生一道来的。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到里昂，我住在白莱果饭店。"

"你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听说你在里昂，我才打电话试试看，会给你带来不便吗？"

"不会。"

"听说你当了神甫？"

又是沉默。可能是不知怎么回答才好，眼前似乎看到他怯怯的表情，美津子故意娇声说："那不就不能跟身为女人的我见面了？"

"没那回事。"

"我打算明天回巴黎。今天晚上怎么样？"

"对不起，晚上不行。明天，我早上要去普拉镇的天主教大学。十一点上完课后，可以到你住的白莱果饭店看你。"

"你知道地方？"

"知道。这家饭店在里昂很有名。"

挂上电话后，美津子依照旅游手册沿着索恩河散步。河水污浊，货船上有水鸟飞舞。下一个观光地点是富维耶山丘上修复的古罗马剧场。或许因为富维耶是里昂最古旧的地区，壁垣剥落，如被侵蚀的蛀牙的房屋随处可见。她站在能够俯视街道的山丘上的石阶，远望阴天里里昂的灰色街道。在美津子眼中，不在预定

行程上、临时起意造访的里昂，不像巴黎那么生气蓬勃，是个哀伤的城市。

她走下石阶，找寻大津所在的修道院。修道院和富维耶其他住家一样黑旧，饱受风雪侵蚀。她观望一会，有两三个神学院的学生头戴贝雷帽，身穿以前高中校服般的披风，出现在门口，然后走下斜坡。对她来说，他们有如无法理解的怪异人种，而大津就活在那样的怪异人种之中。

翌日，将近十一点半，大津依约来到饭店。美津子接到柜台通知，下楼来到大厅，在穿着入时的绅士和淑女旁边找到了大津。他和昨夜看到的神学院学生一样，头戴贝雷帽，身穿黑色修道服，显得有些寒酸。他有如刚从水沟爬上来的野狗，跟饭店的大厅极不协调。

“好久不见了。”美津子向大津打招呼，他脸上浮现怯怯的微笑，他的口头禅“对不起”又出来了。

“这副打扮……真的不一样了。”

“成濑小姐……对不起，你现在改姓了。”

“我现在姓矢野，这种事无所谓。要不要到外面去，还是神学院学生禁止和女人走在一起？”

“没问题。我已经向修道院院长报告了。”

两人穿过白莱果广场，来到索恩河河岸。今天的索恩河也阴阴的，货船缓缓向北行去。

“跟巴黎相比较，里昂没什么活力。”

“大家说巴黎的人比较保守。”

“你会一直住在这里吗？”

“我还有两年才毕业，不知道能不能顺利毕业。”

两人靠在河岸的栏杆，望着小舟和水鸟。美津子和大津都避开过去的话题。在微脏的贝雷帽下，大津看上去像贫穷柔弱的士兵，以前，那张脸曾经像婴儿般在她的胸前探索。

“学生时代我曾经强迫你喝酒。”

“……”

“你……那时不是放弃了神？”美津子故意搅动大津的旧伤，看到大津怯怯的表情，她邪恶的心又被挑起，“为什么又当了神学院的学生呢？”

大津眨眨眼，视线落在索恩河黑色的水流上。水面浮起好多像肥皂泡的泡沫，往前流去。

“不知道。就这样当了。”

“我想知道理由。”

“正因为被你抛弃——我……才稍微懂得他被人类抛弃的痛苦。”

“不要讲得那么好听。”美津子受到了伤害，更想逼问大津。

“对不起。可真的是这样。我听到了。我被你抛弃之后，六神无主……无处可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无奈又回到那间库尔特尔屋，走进教堂跪着的时候，我听到了。”

“你听到……听到什么？”

“听到有人说‘来吧’。来吧，我也和你一样被抛弃了，只有我决不会抛弃你。”

“那是谁？”

“我也不知道。那声音明确地说：来我这里吧。”

“你怎么回答？”

“我回答他，我就去。”

突然，她想起午后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的库尔特尔屋、楼梯下大钟的声音、被放置在无人祭坛的瘦削男子，以及被遗忘在祈祷台上《圣经》里的那句话。

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那么，大津之所以当神学院学生……也是拜我之赐了。”

美津子说着，笑了。然而，她那勉强做作的笑容有些僵硬。

“是的。”

大津脸上第一次浮现高兴的微笑。

“这是我后来想到的。神就像魔术师，什么都能应用，连我们的脆弱、罪过也不例外。魔术师把难看的麻雀放入箱中，盖上盖子，发信号的同时打开盖子，箱子里的麻雀就变成纯白的鸽子飞出来。”

“你就是那难看的麻雀？”

"是,真的好凄惨。如果没被你抛弃……我不会过这种生活。"

"太夸张了,只不过跟女孩子分手,竟会产生这么大的变化。"

"对不起，可我的情形的确是这样。"

大津侧脸转向有烟囱的旧褐色屋顶。群屋之中，黑色尖塔如巨人耸立的圣让首席大教堂已成为里昂名胜之一。大津不认为他是在为过去的失败而辩解，但对不相信神的美津子而言，却觉得他这说法过于牵强。可以理解的是，这个寒碜的男子已进入与现在的她、旧友、她丈夫等完全隔绝的不同次元的世界。

"你变了。"

"或许吧。不是我变了，是宛如魔术师的神改变了我。"

"好了，不要再提神了。只会让人感到焦躁，又没有实际的感觉。对我来说，他是没有实体的东西，从大学时代起，我就对外国神甫所说的神感觉距离相当遥远。"

"对不起。你不喜欢这名称，改为其他名称也没关系，叫番茄或洋葱都行。"

"那么，对你来说，洋葱是什么？以前有人问你是否真的有神，你曾说过自己也不太明白。"

"对不起。老实说，我那时候不了解。现在我明白了。"

"说说看。"

"与其说神的存在，不如说作用较为适当。洋葱是爱的作用的集合。"

"你又来了，满脸正经，说什么爱啦这种让人害臊的话。作

用，又是什么？”

“洋葱把在某处被抛弃的我，有一天在另一个地方又让我活过来。”

“这哪里是洋葱的力量，”美津子哧哧地笑，“是你自己改变了自己。”

“不，不是。那是洋葱的作用超越了我的意志。”

大津只有这时候语气坚定，他把视线移向美津子。跟她认识的那个有些懦弱、只有善良是唯一优点的形象不同。

“你要让我在这里站到什么时候？”

她改变话题。

“一下子就到中午了，难得到里昂来，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吧。”

“对不起。我是神学院学生，不知道哪里适合。”

“放心吧。我请你，不会再灌你酒了。”

他像被带出去散步的狗，露出天真喜悦的脸。

她们回到白莱果广场，因为她从饭店的窗户看到，矗立着路易十四铜像的广场一角有一家价位适当的餐厅。餐厅里四周的米色墙壁上贴有镜子，餐巾折成小金字塔状，侍者们迷惑地远远看着桌前穿着旧修道服的日本神学院学生。

一两滴汤滴到已磨破的修道服上，大津赞叹：

“真好吃呀。我好多年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你要是不选择像现在的人生……东京像这样的餐厅多的是。这样问有点失礼，难道把你逼向这样的生活也是洋葱的作用？”

大津像小孩子似的把汤匙握得紧紧地，笑了。

“怪人。你是日本人……却相信欧洲的天主教，连我都感到奇怪。”

“成濑小姐，你还是老样子。”

“是，可这就是我。”

“我并不是相信欧洲的天主教。我……”

又一滴汤滴到他的衣服上。大津紧握汤匙，像小孩子似的对美津子说：

“成濑小姐，你到法国来，有没有觉得什么不对劲？”

“不对劲？我到这个国家来还不到十天呢。”

“我现在是第三年。三年来，住在这里，我对这个国家的思考模式已疲倦了。他们配合他们内心的想法……对东方人的我来说，太沉重了，我无法跟他们打成一片……所以，每天都过得很痛苦。我曾坦白地跟法国人的学长、老师们说过，却被告诫真理是没有欧洲和东方之分，这都是因为你神经衰弱或自卑感的关系。对洋葱的想法也一样……”

“你还是老土一个。在女人面前，尤其是吃饭的时候，就只能说些让人消化不良的话题吗？”

“对不起。我只是……想对好久才见面的成濑小姐……说说三年来的郁闷。”

“那就说吧，说说你喜欢的洋葱。”

“我没办法像这里的人那样明确区分善与恶。我想善里头隐

藏着恶，恶之中也有善的存在。因此，神才能变魔术，甚至运用我的罪，导向救赎。”

大津双手紧握刀叉，有如神灵附体，表情就跟搞学生运动的家伙在大众酒吧里发表愚不可及的演说一样。美津子在大学时代就非常瞧不起那样的家伙。

“我的想法在教会里被认为是异端，还挨过骂——你什么都分不清，要明确地分辨，神不是那样的，洋葱不是那样的东西。”

“那，扔掉不就行了，那么麻烦的东西。”

“哪有这么简单。”

“不要只顾说话，吃东西吧。要不然，服务生不好上下一道菜了。”

“对不起。”

大津老实地大吃起来，对一直看着他的美津子报以孩子般的笑容。

“这道洋葱汤……好吃。”

美津子心道：要是和这个人结婚，会幸福吗？或者会比矢野更无趣？

“我相信洋葱，但那不是信仰。”

“你不会被开除吧？”她打趣道，“现在还有开除制度吧。”

“修道会说我有异端倾向，但还不至于被赶出去。我不会对自己撒谎，将来回到日本以后……”他像吸奶一样把汤送入口，“我想思考适合日本人心灵的天主教。”

“我明白了。还是赶快把这一餐解决了。”

老实说，美津子对他没完没了的话感到不耐烦，好像被迫听自以为好听的曲子。这个为毫无用处的幻影而浪费人生的男人，对她而言是太过遥远的世界。美津子明白的是《苔蕾丝·德斯盖鲁》中太太对丈夫产生的莫名的疲倦与轻微的憎恨。今后她也会把疲倦和憎恨深埋心底，生活在像贝尔纳的矢野身旁。

走出餐厅，她像法国人那样握了一下大津的手。

“再见。在日本再会吧。”

“谢谢。”大津点点头，“让你破费了。”

“大津，不要被开除了。”美津子揶揄他，“要活得聪明一点。”

傍晚，美津子回到巴黎。在火车站搭上出租车，告诉司机饭店的名字时，她甚至有一种从远方返乡的感觉，灯光下朦胧的塞纳河岸、灯光中浮现的圣母院、黝黑阴暗的巴黎古监狱，不知怎的，都仿佛是多年来熟悉的事物。

到法国来……有没有觉得什么不对劲?

大津的问题突然浮现脑海。

“一点也没有异样的感觉。可以的话，甚至不想回日本。”

口中叼着香烟的司机听到她的自言自语，转过头来。

回到饭店，正如所料，矢野外出未回。她洗澡、化妆，等待丈夫回来。躺在床上看着电视，不知什么时候疲倦得睡着了。

开门声把她吵醒，矢野带着一身酒味进来了。

“你回来了。要是事先告诉我，我会留在饭店等你。”

“对不起，新婚旅行时我却一个人到处乱跑。”

“玩得还高兴吗？”

“嗯，从波尔多绕到里昂。里昂的大教堂、古代罗马剧场真是太棒了。”

她故意举一些丈夫不感兴趣的地方。“想看的兰德也看了，那是个只有松树林和穷村子的地方，要是你，可能连一个小时都待不住。你去了哪里？”

“M商社的高林先生带我到处逛了逛。”

“逛了男士专享的巴黎？”

“嗯……蒙马特和丽都并不如想象的那么有趣，倒是高林笑我们这样的新婚夫妇很少见。”

矢野嘴里虽这么说，并没有不高兴的样子。毫无艺术修养的丈夫与其被妻子拖着逛美术馆，听完全外行的音乐会，还不如和其他日本人一起欣赏“男士专享的巴黎”，反而乐在其中。

那一夜，他像贪吃的猪吃掉整桶饵食般贪婪地享受美津子的肉体。男人拥抱女人时的表情——以美津子到目前为止的经验而言——每一个人都很相似：布满血丝的眼睛、粗浊的呼吸。只有美津子心情平静。她无法陶醉在性爱里，认为自己本质上是无法爱人的女人。可是，爱是什么？大津说所谓洋葱是无限的体贴与爱的重叠。

这时，她心中浮现的，却是身穿寒碜的修道服、趿着高统鞋在白莱果广场闲逛的大津。不了解她的心情、老是说洋葱故事的

大津，跟只谈高尔夫和新型汽车的丈夫一样无聊，却与大学时代的朋友和矢野他们完全不同。

我究竟需要什么？

新婚旅行期间，她老是思考这个问题。



四　沼田物语

飞往德里的飞机内开始售卖免税商品，老是一副大小姐脸色的空姐一下子变成了百货公司亲切的店员，推着装载烟酒的手推车开始促销。沼田想为留在家中的妻子买瓶香水，但不知她会喜欢什么牌子，于是问邻座的矶边。

“你对香水熟悉吗？”

“香水？”矶边苦笑，“我不懂。”

“放老婆在家，一个人跑到印度玩……我想稍微减轻点愧疚。”

沼田辩解道。

“哦，是要买给太太的？倒不如问问空姐好了。”

“矶边先生准备买什么给太太？”

“我老婆已经过世了。”

“对不起。”沼田道歉，“我问错话了。”

空姐问了沼田太太的年龄后，推荐他买Ambassador，并露出职业性笑容。

“您付日元呢，还是美金？”

沼田接过香水，顾虑到矶边，便轻轻地放人手提包。矶边闭着眼睛休息，后边座位上新婚旅行的三条夫妇旁若无人地大声喧嚷，东挑西选。

“白兰地要买两瓶？”

“听说在印度不容易买到酒。”

“这样的话，我也要再买些香水。”

空姐向沼田搭讪：

“请问这位是不是童话作家沼田先生？”

沼田腼腆地默默点头。

她接着说：“我大学时读的是儿童文学专业。看过几本老师写的童话。”

“我写的是以狗、鸟为主角的故事。”

“我最喜欢猫了。”

矶边闭着眼睛听他们对话，心想如果妻还活着，自己一定不会到印度去。

幼年时代，沼田在大连度过。记忆中的大连到处遗留着俄罗斯风情的建筑，有日本罕见的红砖建筑，住宅排列整齐，以广场为中心呈放射状的道路，还有北海道以外的日本少见的洋槐、白杨等林荫树。那里住着带有暴发户心理、低俗而又蛮横的日本人，他们轻视那里的中国人。

中国人居住的地区，即使在幼小的沼田眼中也充满贫穷和落后。父母亲带他去过市场，那里充斥着独特的大蒜味，挂着猪头和拔了毛的鸡。

早上，扛着笼子的中国女人或孩子到日本人家里兜售东西。笼子里有乱飞乱跳悲鸣的鹌鹑、色彩鲜艳的瓜果蔬菜。他们扛着那么重的东西走路，连肩膀都有点凹陷，而日本的家庭主妇当然施展杀价手段，杀到低价才买。

沼田的母亲找了一个中国少年当服务生。在大连，日本人住的是有烟囱的俄式住宅，有时会雇中国少年帮忙做家事、杂事。那时称这样的少年为服务生。

沼田家的服务生姓李，十五岁，会简单日语，手脚笨拙，平常帮母亲做些厨房工作，晚秋时则负责把煤炭放进暖炉。他个性善良，比他年纪小六岁的沼田要是挨父母斥责，他会马上拼命袒护沼田；要是沼田从学校回来得晚，他会担心沼田的安全，到半路上相迎。

沼田从学校回家途中，曾捡到一只眼眶里满是眼屎、浑身泥泞的流浪狗。那是一只当地土狗，毛皮乌黑，舌头呈紫色，看来实在太脏了，母亲命令他带出去扔掉。沼田哭着请求“只要留它一天就好”，让小李帮它洗干净，放进铺着稻草的木箱，移在厨房。

那一夜，小狗太寂寞了，不断地吠叫。沼田去厨房摸摸它的头，安抚它。穿着睡衣的父亲很生气地说：“吵死了！明天带去扔掉。”

翌日，沼田在学校上课时脑中想的尽是小狗，一下课马上跑回家。在院子里劈柴的小李看到他，手指放在嘴边，做出“跟我来”的信号。

沼田跟着小李到围墙边的煤炭小屋。在乌黑的煤炭堆后边用绳子拴着的小狗一看到沼田，猛摇尾巴，旁若无人地撒了一泡尿。

“少爷，这件事请不要告诉太太。”

小李微笑着对沼田说，笑容中混合着狡猾与体贴。

“只有少爷您和我知道。”

“我懂了。”

从那一天起，煤炭小屋成了二人的秘密场所。沼田从学校回来后，马上偷偷拿小李装在罐子里的剩饭给狗吃，帮它取名小黑，没多久眼屎症治好了。知道它能安静睡觉时，小李把小黑带回院子，向沼田的妈妈说：

“太太，那条狗跑回来了。不会乱叫了，没问题了。”

母亲似乎知道小李在撒谎，但拗不过沼田的苦苦哀求，最后答应让沼田饲养。

大约半年后，小李被解雇了。原因是煤炭小屋的锁被打开了，煤炭不知何时少了一半。日本警察来了，怀疑是小李干的。听说有人看到小李在煤炭小屋附近和其他中国少年商量。

“总之，太太，有钥匙可以自由出入的，只有那家伙！”

警察在玄关喝着茶，大声向母亲说明。

“不能相信那些家伙，不能因为看着善良就相信他们，那些家伙谁知道安着什么心！”

小李对父亲的盘问摇头否认。沼田从纸拉门后边偷瞧怒吼的父亲和语无伦次的小李，连呼吸都快停止了。

结果，小李被赶出沼田家。因为大连有数不尽的服务生和阿妈。

小李离开的那一天，随身携带的只有一个脏脏的小包。

“少爷，再见了。少爷，再见了。”

说着，小李走出家门，频频回头看着打开厨房门的沼田。“少爷，再见。少爷，再见！”

那时，小李似乎想开了，脸上挂着微笑。长久以来，沼田还记忆犹新。

小黑长大了，常常猛摇尾巴，但跟小时候不一样了，变成了一只“沉默寡言”的壮硕狗。不只是沉默寡言，当沼田和朋友玩耍时，它还会在白杨树下静静地等他，直到游戏结束。沼田上学放学，它会跟在后面缓缓而行。沼田对它说：“我讨厌读书。要是没了学校，该多好。”小黑会抬头看他，那眼神有如望向远处。

小学三年级的秋天，沼田父母失和，准备分手。对沼田而言，那是想都没想过、有如晴天霹雳的事。在这之前，他从没想过父亲、母亲和自己会分别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夜里，父亲带着酒意回来，在客厅和母亲争吵很久。客厅里不时传来父亲的怒骂声和母亲的哭泣声。为了不让声音传进来，

沼田把棉被蒙在头上，有时还用手指堵住耳朵。

那段日子里，从学校回家是件痛苦的事，因为会看到以往个性开朗的母亲，在太阳下山后独自呆坐在有点冷的房间里，凝视着窗外，沉思。从学校到家距离不远，沼田都故意慢慢走，以拖延时间，看看倒吊在蜘蛛网上的秋蝉残骸、用白粉笔留在红砖墙上的涂鸦，心想即使慢一分钟到家也好。十字路口，中国人在叫卖炒栗子，在路旁等客人上门的拉马车的骡子正摔尾巴、摇耳朵地驱逐成群而来的苍蝇。他被那些东西吸引住了，小黑也停下来，用脚搔搔头、嗅嗅墙壁，等待主人。

“我不想回去。”

沼田只对小黑说。家里的事，他不能告诉学校的老师和朋友，只有对小黑才可以说出心中的郁闷痛苦。

“我讨厌，讨厌晚上的到来，讨厌听到父亲和母亲的吵架声。”

小黑盯着沼田的脸，困惑似的轻轻摇摆尾巴。

没办法，活着就是那么一回事。

小黑那时也许在回答。长大之后沼田回想当时的情形，觉得小黑确实是在对还是少年的他说话。

“爸爸说要和妈妈分开住，我怎么办？”

那也没办法。

“和爸爸一起住，对妈妈不好；和妈妈住，又觉得对不起爸爸。”

没办法，活着就是那么一回事。

对那时的他而言，小黑是悲伤的理解者，唯它能够倾听他的心声，也是他的同伴。

秋尽。冬过。五月，迟来的春天也来到了大连。母亲要带他回日本。白杨树上，宛如少女耳饰的白色花蕾垂在叶间。马路上一辆马车等待着前往大连港的母子。父亲保持沉默，躲在里面的房间，没有出来送他们。只有小黑在用尾巴赶牛虻的驴子前面晃来晃去。

马车开始移动，沼田回过头来，注视着追赶自己而来的小黑。他告诉自己不要哭，但眼睛仍然湿了，为了避免让妈妈看到，他把脸转开。马车转过一条街，小黑仍然紧追不舍，宛如知道这是沼田和自己的最后分别。不久，疲倦的小黑停下了脚步，以死了心的眼神看着沼田离去，它的身影逐渐变小。长大之后，沼田依然忘不了小黑的眼神。

让他第一次尝到别离滋味的是小李和那条狗。

后来，沼田心想，如果，那时候没有小黑，我大概不会写什么童话。

小黑是最初告诉他动物能与人交谈的狗，不！不只是交谈，也是能理解他悲伤的同伴。沼田知道在现在这个时代人与动物能够交流只存在童话里，所以从大学时代起，他选择创作童话当作一辈子的职业。于是在那本书里，他偏爱写能理解小孩悲伤——即使是小孩，也有了各自的人生悲哀——的狗、山羊、小马等，

噢，还有鸟……

当了童话作家之后，沼田曾饲养过一种叫犀鸟的奇妙鸟儿。说是饲养，其实是被在附近百货公司卖淡水鱼和小鸟的老者强迫的。

那老人有副像鸟的脸，是个怪男人。当老人得知沼田是个童话作家后，顿时表示好意，给他水槽和一群古比[1]，还帮忙送到家里来，并热心地教他饲养小鸟的方法。

有一天，老人和一个身穿工作服的青年出现了，随身带着一个大包裹。

“他是我的朋友，在涩谷卖小鸟和小动物，最近进了犀鸟。我跟他说，沼田先生可能会想要这种鸟。”

沼田不解，为什么自己会被选为犀鸟的主人。老人不由分说地解开了包裹。

铁丝网鸟笼里有一只黑色小鸟，大小约五六十厘米，它紧紧抓住栖木。它大大的嘴巴很像犀牛角的红色突起，样子就像高鼻子的小丑。

“这家伙是在非洲捉到的。”老人催促朋友说明，“没错吧？”

“这是只有热带才有的鸟。它的脸很有意思。”

“这家伙，可以写进老师的童话里，因为它有一副非常奇怪

① 古比，孔雀鱼，原产中南美洲的热带鱼。

的脸。”

为什么老人会想到让这么奇怪的鸟当沼田童话里的主角？他的小小童话集里出现的尽是些孩子们非常熟悉的平凡的狗、猫、兔、猪等。

“怎么样？我就放在这里，你养一个礼拜看看吧。”

无视沼田困惑的神情，老人和同伴把鸟笼放在工作室内，走了。

他们离开后，房里只剩下沼田和犀鸟，突然变得寂静。在安静的空间里，脸像小丑的鸟站在栖木上，茫然凝视着。那张脸滑稽得让人觉得悲哀。

“你从哪里来？”沼田问，“真的是从非洲来的？”

沼田没去过非洲，那里比他去过的美国、英国都要遥远，是他双手碰触不到的地方。出生在非洲丛林里的这个小丑，可曾想过会被带到陌生的日本？鸟也跟人一样，有着各自的命运。

沼田的妻子对丈夫养这么一只麻烦的鸟没露过好脸色，孩子们倒是很高兴。他们叫犀鸟为小丑，每天过来瞧瞧。可不到半个月他们就腻了，不再接近它。因为犀鸟的叫声不像金丝雀那么可爱，在笼子里又不常动，还有从鸟笼里飘出的臭气，非常呛人。

“小丑，”沼田对它说，“你在这里可不受欢迎哦。还是回到鸟店里吧？”

小丑没什么反应，好像已被制成了标本，茫然凝视着，仅仅

稍微动一下身体，改个方向而已。

有一天，沼田打开鸟笼让小丑出来。他想给这只从非洲丛林远道而来的小鸟一点自由。小丑似乎有点犹豫，一步一步缓缓而行，在玻璃门旁停下，凝视窗外。

沼田开始工作。犀鸟没发出什么声响，依然把脸朝外。夕暮临近，窗台上的阳光开始有了阴影，屋里只有沼田写稿子时的沙沙声。

就是那时候，沼田听到了一声无法言喻的哀号。有如蜡烛的火焰啪的一声完全烧尽，包含着所有悲伤与痛苦。那是犀鸟的叫声！沼田觉得，在小丑只叫了一声的“寂寞”中包含着万般思绪。那时候他第一次从滑稽的小丑身上感受到了某种神秘的连带感。

从那一天起，他和小丑有了新的关系。白天，沼田把苹果切成小块，工作累了就丢一块给窗边的小丑。小丑伸长脖子，巧妙地用大嘴巴接住。这种游戏有时为撰稿中的沼田带来一些乐趣，就像兄弟情深的嬉戏。

夜晚，家人熟睡时，他坐到桌前写作。突然，小丑胡乱拍打翅膀，飞到旁边的书架，从书架上俯视他。

“你在做什么？”小丑似在问沼田。

“写童话。”

“什么样的童话？”

“写孩提时的梦。在童话中，人类的小孩可以和狗，以及像

你这样的鸟说话。狗的名字叫小黑，小黑和他少年的主人……”

“无聊，那是你自己的梦吧。看看我，从有同伴生活在一起的遥远森林被带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成了你消遣的东西。”

“或许是这样。但我从小就从像你这样的鸟儿、小狗身上不知得到了多大的安慰。就像今夜……你在这屋子……也帮了我的忙。”

沼田不知该怎么说明自己希望和所有有生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愿望。他把少年时代小黑带给他的种种话题扩大，创造出只有童话里才能描绘的理想世界。童话中，少年听得懂花的细语，也能理解树与树之间的对话，还知道蜜蜂、蚂蚁和同伴之间交谈的信号。一只狗和一只犀鸟分担了他成人后无法言喻的寂寞……

小丑似乎无视沼田的感伤，从书架上拍拍翅膀又回到房间的角落。过一会儿，沼田朝那方向望过去，看到小丑收起一只脚，头上羽毛微微竖起，已经站着睡着了……

“真受不了，把房间弄得脏兮兮，还在榻榻米上大便。”

丈夫把犀鸟养在房间里，沼田太太有时会大发脾气。夫妇吵架几乎都是因这只鸟而起。沼田房间的窗户偶尔也会打开，可正如妻所说，还是有股鸟儿特有的臭味，黑色地毯上沾染了小丑的点点白色粪便。对一手包办家务的妻而言，这只脸长得奇妙的鸟，就像耶稣对当时的犹太司祭一样，是个麻烦又让人伤神的存在。

把那种鸟比喻为耶稣有点不伦不类，不过，沼田自有他的理由。沼田喜欢鲁奥的画，他的版画中多数小丑的脸像犀鸟。他知道对鲁奥而言，丑角象征耶稣。

妻子不可能理解工作到深夜的沼田与凝视他的犀鸟之间的精神交流，沼田从婚姻生活中了解到任何夫妇都有彼此无法互相理解的孤独。不过，在夜晚的寂静中，他的孤独和这只鸟的孤独，彼此却能沟通。

过了两个月，送犀鸟来给他的宠物店老板再也没露过面。看来，或许他们进口了这只鸟，却一直为卖不出去而头疼。沼田情感上对这只鸟也有了些依赖。

从那时开始，一到下午沼田就有点发烧，有种说不出的慵懒。去看附近的医生，说是有水泡音，于是被带到X光室。

"以前有没有患过结核……"

医生绕着圈子问。X光片的结果，如医生所说是黑色。沼田来到出版社介绍的大学附属医院再次接受检查，医生要他马上住院接受一年左右的治疗。

这是想都没想过的事，无论沼田或他太太都觉得像天外飞来的横祸，两人束手无措。沼田年轻时得过肺结核，利用当时唯一的气胸疗法，本以为已经治好了的黑洞，不知何时又复发了。

住院前，妻开始准备各种东西，表情严肃地说："那只鸟怎么办呢？你住院以后，我一个人再怎么说都照顾不了，还是请宠

物店拿回去吧。”

她说的也是事实。

“就这么办吧。”沼田点点头。

回到书房，把小丑从鸟笼放出。小丑如往常走到窗边，眺望夕暮中被染成葡萄酒颜色的丹泽山。

“再见。”

沼田双手插在口袋里，俯视着它细声说。他突然忆起少年时代和小黑的离别，那时也发生了令还是小孩子的沼田无法抗拒的事，硬把他和小黑分开。这次又因为疾病不得不和晚上安慰他的小丑分开。

结果，沼田住院住了两年。在不久前刚研发的抗生素的功效作用下，沼田做了外科手术，但由于沼田接受过气胸疗法，肋膜粘着，结果手术失败了两次，因肺炎而引发肺结核恶化。主治医生和每星期带年轻医生来的教授什么也没说，但从困惑的表情可知他们对如何处理感到棘手。

对沼田来说，今后还想活个十年十五年，要是不良于行，那有多遗憾。当时，沼田等患者也都清楚若支气管粘液溢手术失败，便只能过着行尸走肉般的卧病生活。

“干脆切掉算了。”

他向主治医生哀求。但主治医生只说“嗯，我正在考虑……”，含糊其辞。医生们担心沼田第二次手术后，粘着的肋膜在剥离时

会大量出血。

那一阵子，沼田常一个人爬上医院屋顶，眺望西方的晚霞，发觉自己的处境和那只犀鸟极为相似。从鸟笼中被放出来的犀鸟从书房往外凝视葡萄酒颜色的丹泽山和大山[①]的晚霞。沼田终于完全理解了那种心情。

现在，那只鸟怎么样了？如果可能的话，他希望能和那只犀鸟一起在病房里度过夜晚。他已疲倦于在医生、护士、妻子面前装出有精神的样子，只希望能和以前一样与心灵相通的那只犀鸟，而不是人，希望和像鲁奥画的悲惨而滑稽的小丑一起……

可这种事情很难向妻启口。妻利用照顾小孩和家事的空当到医院来探视他，不能再给她增添额外的负担。

有一天，他把报纸上的候鸟照片给妻看，若无其事地说："那只犀鸟会在哪里？"

当时，妻没说什么，三四天后，拎了个大包裹出现在病房里。

"这个给你。"

她对以猜疑的眼光看着包裹的丈夫说，声音少有的开朗。

"你打开看看。"

沼田解开绳结，看到在木制四角型的鸟笼中一只宛如涂上黑漆的鹩哥正拍打翅膀。

---

① 大山，位于日本神奈川县，海拔1252米。

“你——”

沼田被妻的体贴感动。

“犀鸟不见了，用鹩哥代替，你将就将就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没关系。你想要，这一点我还明白。”

沼田对妻感到内疚。从少年时开始，他把内心的秘密向狗、向鸟而不是向人诉说。这一次，由于两次手术失败，他心情沮丧，内心深处希望能向像那只犀鸟那样的鸟告白，这种愿望不知何时被妻看穿了。

不过，内心也有“这样倒好”的想法。无可奈何的烦恼即使向妻子说，只会带给她痛苦，徒然让她感到难过，增加负担。对方如果是鸟……它会默默接受。

“现在心情舒畅了？”妻有点得意地说，“我好久没看到你这么高兴……”

会客时间结束的铃声响了，妻对他使个眼色，提着东西准备走出病房。

鹩哥不停地在笼中的两根栖木上跳来跳去，没叫过一声。鸟店似乎还没教它说“早安”、“你好”。

用完晚餐，接近就寝时间时，从鸟笼里传出“哈！哈！哈！”的奇怪声音，那是鸟第一次叫。

“哈哈，哈哈”的声音不是这只鸟天生的叫声。沼田想了一下，总算察觉到那是笑声。

可能它是被放在其他学人说话的鹩哥旁边，只记得看热闹的人的笑声。

深夜，沼田醒过来，从床上轻轻把盖在鸟笼上的包袱布取下，鹩哥两脚踏在栖木上，注视沼田。它的眼光停在书架上，跟看着他笔尖移动的犀鸟一样。

“治得好吗？肋膜粘着，这次动手术……”沼田对鸟说出连对妻都不会说的话。

“医生担心这次要是动手术会大出血。我讨厌一直躺在床上，无论什么结果我都想动手术。这种心情你能明白吗？”

鹩哥的头微微歪向一边，从一根栖木飞向另一根。然后，“哈、哈、哈、哈。”

模仿人的笑声。

每晚，他只向那只鹩哥诉说烦恼或后悔，就像少年时代，只向小黑诉说孤独。

“我不想让太太难过。所以，只对你说真话……死亡是可怕的。我想活着，写更多的童话。”

“我担心的是，如果我死了，太太和小孩怎么生活？怎么办才好呢？”

沼田说“怎么办才好呢”时，为自己的声调过于戏剧化而感到难为情。不过，那是毫不虚假的真心话。

“哈、哈、哈、哈。”

鹩哥笑出声来，像是嘲笑他的懦弱，又像是鼓励。沼田关掉

病房的灯，觉得人生中，真正能够对话的，只有狗或鸟。神是什么？不知道。如果能让人说出真心话的就是神，那么对沼田而言，神是小黑、是犀鸟、是鹩哥。

有如下赌注的第三次手术，在十二月进行。早上病房里暖气机的运转声比平常大，推床上载着被打了麻醉药的沼田，由护士推过长长的走廊往手术房而去。沼田望着天花板上的无影灯，心里想：还能活着回来吗？

四个小时的手术后，他又被推回自己的病房。从麻醉中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鼻子里插着塑胶管，手腕上插着点滴针。护士在他半睡半醒间量血压，注射吗啡，一切都跟第二次手术时一样。

几天后，他总算可以正常呼吸，问看护他的妻。

“鹩哥呢？”

“……”

妻支吾着。

“只顾着你，把它放在医院的屋顶，给忘了。想起时去看它，已经……死了。”

现在再责备妻也没用。她为了专心照顾面临生死关头的丈夫，兼顾不了放在屋顶上的鸟儿。

“对不起。”

沼田点点头，可至少想看看那鸟笼。

“鸟笼呢？”

他避免伤害妻的心，若无其事地说："要是一直扔在那儿，护士会骂人。"

"我晚上拿去扔掉好了。"

"别，扔掉太可惜了。我很喜欢那鸟笼。病愈之后或许可以拿来养文鸟什么的。"

连续说话让他觉得呼吸困难，被切开的胸口伤处也疼了，他静默下来。

傍晚，妻到屋顶把鸟笼拿到病房。

"放在那里吧。"

"脏脏的，先用什么包起来好了。"

"不，就那样子。"

妻去了护士站，病房里只剩下沼田一人，他可以盯着鸟笼看。栖木、笼底都有白褐色粪便。粪便上粘着两根黑色羽毛。看着羽毛，他痛切地感到每晚听他抱怨、诉苦的鸟死了。突然，沼田想起自己向鹩哥大喊"怎么办才好呢"时的声音。

这么说，那家伙……是代替我死的？

一种证实的情绪，有如热水从手术后的胸中涌起。在他的人生当中，狗、鸟或其他生物，是多么支持他。

医生们担心的复原情形奇迹似的非常好，连最担心的支气管粘液溢的检查也通过了。"运气真好。"主治医生握住沼田的手说。

"现在我放心了，跟你说说也没关系。"

“我知道。”沼田点点头，“大概是一半一半的赌注吧。危险率高，医生们也犹豫、为难吧。”

“其实……沼田先生的心脏……在手术台上停了一下。”

这时，沼田的眼前浮现出“哈！哈！哈！”大笑的鹩哥和从书架上俯视、仿佛瞧不起他的犀鸟。

五　木口物语

木口对于邻座的领队江波一离开成田机场就马上睡着、餐点送来时又能大吃感到佩服。江波放下叉子，看着木口。

“咦，您不吃肉吗？”

“大概是年龄的关系吧。假牙咬不断，就变得只喜欢鱼了。”

木口的视线从盘子移到窗口，往下看。当然，从这里什么也看不清楚，可能是下面有密林覆盖的缘故。

“这下面是热带雨林吧？”

“嗯。”江波看看手表，“从时间上来说，可能正经过泰国的上空，有可能是热带雨林。您对热带雨林有兴趣吗？”

“二战时，我在缅甸的热带雨林打过仗。”

“哦。我们这年纪不太清楚，听说那里的战况非常激烈。”

“非常激烈”，听到这用词，木口苦笑。败退、饥饿、每天大雨连连、绝望与疲劳——这些是江波这代人绝对无法理解的。木口也不想谈，被问到也只有苦笑。

雨水敲打着树海。部队在树海中败退！疟疾！饥饿！绝望！

那时，我们如梦游者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听说印度也有雨季，木口不知那雨季是怎么回事。如果是印度东边的缅甸的雨季，像他这样的日本老兵就了解得非常透彻。当他们的部队被英国兵和印度兵追赶，从波芭山败退时，缅甸的雨季到来了。

五月的一个早晨，突然——真的可以说是突然，气温急剧下降。可以感受到空气中的湿气，到昨天还晴朗的天空被乌云遮盖，那是雨季的开始。之后，每天先下雾雨，再变成暴雨。

暴雨跟日本的梅雨完全不同，遮盖于头上的树海那碧绿的叶子发出激烈的回响，水像瀑布般从叶间洒下。

木口、塚田的部队从勃固山脉的东侧往西走。不！那不是步行，而是要活下去的意志拼命地拖着脚步向前走。

那时大家全都营养失调，有一半以上的士兵患了疟疾。大桥军医警告士兵们，蒲甘平原疟疾横行，绝不可饮用生水。然而相当多的士兵的粪便中，仍带有分不清是痢疾还是疟疾的血。

好不容易吃到的像食物样的东西，是三天前在小村庄村尾的芒果树上找到的芒果。青而硬的芒果，削了皮，露出白色果肉，细切之后撒上盐巴。那芒果让士兵们想起日本的酱菜。“说不定含氰酸，大家要小心。”大桥军医四处提醒手脚并用、饿鬼投生般的士兵们，然而劝阻无效，他们贪婪地吃着。

结果许多士兵腹痛，一个接一个反复离开队伍到树林里拉肚子。大便呈黑色，奇臭无比。有人排便之后就动不了了，对着鼓

励他们的士兵说:“我走不动了，就让我死在这里算了。”声音毫无气力，哭诉声在树海中蔓延。

雨偶尔停止，白云短暂地露脸。突然，四处小鸟开始啼叫，在愉悦的鸟叫声中，人的呻吟声从四处传来，“让我在这里死掉算了”。

说是队伍，根本不像撤退的战斗兵，倒像是百鬼夜行。士兵们即使看到拄着拐杖拼命命令不许脱队的军官，也是眼神空洞，好像视而未见。许多士兵把天皇所赐、对军人而言比生命更重要的枪和佩刀也扔了，系在腰间的只剩饭盒和手榴弹。饭盒里装的是“萤粥”，一种在热带雨林的杂草里加入少许米粒的杂烩粥；手榴弹乃是气力耗竭无法动弹时用来自决的最后工具。事实上，不时从前方或后方的森林中突然传出手榴弹的爆炸声，那是有人自决了。然而，即使听到那声音，其他衣衫褴褛如梦游般行走的士兵表情依旧。

木口退伍后不愿再想起那番地狱情景，也不想跟任何人提及。即使说出来，生活在日本的妻子、孩子也不可能理解。不止是妻小，即使是那些被征召到部队、在安全基地优哉度日直到战争结束的人也无法理解。真正能够理解的就只有走过树海、一起走过那条后来被称为“死亡之路”的战友。对木口而言，塚田就是一起走过地狱的重要战友。

疲惫不堪，硬拖着脚步，已经到了连梦和现实都无法分辨清楚的状态。木口甚至看见身旁还有一个自己。

"走，再走。"另一个自己斥责快要倒下的木口。

"走，再走。"

即使后来活下来了，木口也不认为那是幻觉，的确有一个完全一样的自己在旁边责备他。

走入"死亡之路"时，木口和塚田看到的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光景。日本兵的尸体重叠在道路两侧，向前延伸。除了死尸之外，还有蛆在微有鼻息的士兵鼻子里、嘴唇上爬行，"杀掉我吧"的声音从右边传来，也从左边传来。有如低声合唱，大家都说"杀掉我吧"！然而，没有人帮得了。尽管如此，雨一停，小鸟又马上快活地啼叫。木口他们能做的只是移开视线。

"对不起……对不起。"

只能在心里这么说。

突然，"牟田口这个混蛋！"

只能撑起上半身、肋骨浮现的军官最后惨叫似的大叫一声。

牟田口是下令各师发动这次草率作战的缅甸日本军的司令官，他下令："这次作战是本军的重要任务，抱必胜的决心，即使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也要拼命前进。"

好不容易才走到有三四户人家的山谷，居民全都逃走避难。士兵们挨家挨户寻找吃的，然而，连一样可以吃的东西也没找到，早已被之前的部队搜刮殆尽。

小屋里有一个被先前部队丢下的伤兵，已奄奄一息。他用毛

毯裹着身体，可知是为疟疾的恶寒所苦。他靠在小屋墙角，以忧伤的眼神看着木口、塚田他们，然后缓缓闭上眼睛，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被扔下了？”木口靠近他问。

那个士兵轻轻地点点头。他似乎一切都看开了，甚至包括死亡在内，不再要求救助。可能就在今夜或明日，所有体力用尽、断气而死。

不久……我也会变成这样。

木口怜悯那士兵，想到自己也会变成同样的悲惨样子。这种心情鼓舞了他残存的气力。

“加油，一定能获救的。”

塚田安慰那士兵，跟木口逃也似的出了小屋。入口深处漆黑一片，生病的士兵没有回答什么。

在小屋中见到病危的士兵，然而真正可怕的是，第二天恶病袭向木口。

翌日午后，木口感到一阵无以言喻的恶寒如波浪般拍打着背脊。很快地，所有关节好像被拆散了，他已跟不上队伍所属的中队行动。

“塚田。”他顾不了羞耻，用微弱的声音说，“我患了疟疾，走不动了，你们走吧。”

木口听不清楚塚田说了什么。大概会死掉吧！他倒地时，意识中朦胧地这么想。不久，雨滴从树叶之间泻下，打湿了他的脸

颊，他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塚田，他双颊细瘦，脖子变细，喉结突出，满脸胡子。

“你，留下来了？”

木口含泪问道。他和塚田是一年前在阿恰布[①]编组机枪中队时的战友。

“嗯。”

“中队呢？”

“先走了。分队长的命令是如果走得动，就到昆河会合。”

“我……大概不成了。”

“把这个吃了。”

饭盒里装的是只有稀少米粒和杂草煮成的“萤粥”。

“这米是……”

“那倒下的士兵的。”塚田回答，“这是最后一些。”

“不给它主人吗？”

“他已没有力气吃了。不要想这些，好好睡，把我找来的食物都吃了。”

木口点点头，闭上眼睛，眼眶中含着泪，还有眼屎残留。在这次撤退中，部队因饥饿、疾病和疲劳，每一个人都很痛苦，即使同是战友，放弃力竭者也不足为奇。如果不放弃，会令自己的生命不保，塚田却抛不下战友木口。

---

① 阿恰布，即今实兑，缅甸西部城市。

木口朦胧的意识中，隐约听到英军侦察机的微弱爆炸声、日本九二式重机枪的低沉射击声。他总觉得在远处某个地方战斗依然在进行，或许这是幻觉也说不定。

清晨，木口在树海里的鸟啼声中醒来，又因恶寒侵袭而苏醒，却不见塚田。

“还是被抛弃了？”

后来想起来，他觉得事有蹊跷。不过，当时心里却出奇地平静，毫不愤怒。因为这是在这种情况下的当然“法则”。感觉就像受伤的鸟或虫，在这片原始森林中悄悄死去，自己也将在这里断气、腐烂，回归大地。

动物的声音充满生机，闭上眼睛，耳中传入这些声音。就这样，一切结束。

他听到有踩枯叶的声音，来到他旁边，那是塚田！

“呜——”

木口不由得哭出来，边哭边说：“我还以为你也回中队了。”

“吃吧。”

塚田从饭盒中拿出一块黑色块状物，用筷子送到木口嘴边。

“这是肉。”

“肉？怎么会有肉？”

“晚上，我下了山谷找到一个村子。没有人，有一头牛死了。肉还可以吃，我已经煎过了，不用担心。”

“对不起。”

然而体力衰弱的木口几乎吃不了“蛆粥”，也吞不下腐肉。

“如果不吃……就只有死！”

塚田生气，把一小片塞进他嘴里，怒吼：“即使塞，也要塞下去！”

木口受不了腐臭味，又吐出来。

木口现在也不愿意回忆那段凄惨的逃亡日子，退役之后没跟任何人提过。

退役后，他开始和妻小一块儿生活，但有时仍控制不了涌现的情绪。靠近长野市温泉区的老房子在空袭时侥幸未被烧毁，妻和孩子疏散到那儿。孩子要是抱怨饭里尽是杂粮，抱怨没有饼干等零嘴，他就会情绪失控，打骂孩子。妻了解木口以前的温和性格，对性情大变的丈夫只是茫然以待。那时候，他会回到自己房间，用棉被盖住头，发出带呻吟的哭泣声，眼前浮现出那条尸体累累的“死亡之路”——蛆在气息尚存的士兵鼻子、嘴里爬行。他从心底憎恨完全无视士兵痛苦的战争。

战后过了三年，木口终于回到东京。从小小的运输公司开始创业，由于朝鲜战争的军需需求，公司发展迅速。

当东京的街道恢复原貌的时候，木口察觉到地铁的月台上有一个男人以惊讶的眼神注视着自己，是战友塚田！当彼此认出对方时，两人不由得发出“哦——”像动物的叫声，冲向对方。

那一夜，木口和塚田喝了好几家店。在烧烤店里，塚田用不知

什么时候学会的九州腔谈起自己寄宿在九州宇土的老婆娘家、目前在当地的国铁任职、这次出差到东京的经过。两人畅谈种种话题，但绝口不提“死亡之路”。木口能够充分理解塚田不谈那话题的心情。

“喝这么多酒，没事吗？”

木口对塚田大口灌酒的喝法感到不安。塚田继续喝酒，眼神逐渐黯淡，突然沉默下来，似乎正压抑着什么，又端起大杯酒往喉咙里灌。木口似乎也能理解那种心情。

“我送你回去。”

木口说。塚田摇摇头走出店外，消失在人群渐散的涩谷车站。

那是战后两人第一次重逢。岁月流逝，十年后，塚田寄信给木口拜托他帮忙在东京找份工作。信上写着“当年，在那条路上甘苦与共，一切拜托你了”，木口从这句话中明白塚田希望他报答当年喂他吃“萤粥”、为他找寻腐肉的事，木口感到有点不快。不过，他仍然拜托熟人，找了份大厦管理员的工作。

塚田和太太来到东京。在东京车站的月台上，他太太躲在他身后，对前来迎接的木口猛点其头。

“你在搞什么？我是比木口早半年入伍的老兵。在军队里即使只差一个月，新兵和老兵地位就不一样。”

塚田向太太解释道。从那故意装出来的语调，木口听出了塚田的自卑。他很客气地道谢：“在战场上深受您先生的照顾。”

她只是惶恐地点了好几次头。

塚田和当兵时一样，是个忠实执行命令的男子，因此，木口觉得介绍他给大厦老板，很有面子。

谈到塚田的缺点，那位熟人苦笑着说："对违反大厦停车规定的出入者、上门推销人员吼得太凶。"

木口辩解那是塚田在军队里养成的习性。"他真是太正经了。"

那位熟人笑了，点点头。"太正经的人容易早殇。"

正经的人容易早殇。搬到东京后过了一年左右，塚田吐血了。

"真的是很不好意思，他昨晚又喝太多酒了。"塚田太太啜泣着打电话来道歉，"我丈夫交待不要让木口先生知道……叫了救护车送到医院。"

"住院，哪家医院？"

塚田来东京后，木口曾请他在酒馆吃过几次饭。那时，对塚田有点不正常的喝酒法，木口也给过一些忠告。

"我啊，从战场回来之后，不像木口在社会上能吃得开，要是不喝酒，心里就不舒服，你能理解吗？"

听塚田这么一说，木口想起曾一起经历过那凄惨的地狱，于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木口赶到医院时，塚田太太在电梯前等他，说塚田被送到加护病房，现在睡着了。由于吐血吐得厉害，昏倒在厕所里。

"那是胃出血，要是癌症，不是那种吐血法。"

什么都不知情的塚田太太最担心的是胃癌，木口才这么安慰她，然后独自去见主治医生。

“还不到可以进行检查的状态。触诊时可以摸到右腹部有肿瘤，或许是肝硬化引起的食道静脉瘤。”医生在走廊的角落里小声说。

“听他太太说，他还没戒酒。”

“是呀。”

这时，木口想把什么都对这位质朴的中年医生说。

“他那喝法好像会酒精中毒。”

“是否也有非喝酒不可的心理因素呢？”

“心理因素？”

“例如……”医生望向手中的病历卡，“家庭不和，和公司同事相处不好等等。”

“我想没有这类情况……”

“如果饮酒是心理作用造成，那么，为了治疗酒精依赖症，在治疗肝脏的同时，也希望能去看看心理医生。”

“我去问看看。战时我们是最亲密的战友。”

“哦——是战友关系。”

走廊里的木口证实了迄今为止自己隐约感觉到的事。可到底是什么东西让塚田的眼神如此黯淡，使他沉迷于酒精呢？走出加护病房，准备去找塚田太太时，木口跟一个戴着眼镜、个子矮小、推着年老患者的轮椅往电梯而去的外国青年错身而过。那青年用

拙劣的日语逗老人发笑，他的脸长长的，像马脸，很像木口年轻时看过的默片喜剧明星，对了，就是那位费南德[1]！

大约五天后，木口又到医院探望。塚田刚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在阳光照射进来的大病房窗边的床铺上，塚田解开旧睡衣，让太太帮他擦背。他锁骨凸出，瘦得厉害。一旦肝硬化，体重会急速减轻的说法已然成真。

“木口，对不起，对不起。”塚田盘腿而坐，双手放在膝上，点了好几次头。

“总之，这次给你添了许多麻烦……住院一个月就会好。医生说肝有一点问题，不过，没什么大关系。”

“以后不戒酒不行。”木口故意露出严肃的表情，“你的病纯粹是喝酒喝太多造成的，以后一滴都不可以碰。”

“那我办不到。要是不喝酒，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医生也说了。今后要是继续喝酒，你会没命的。”

塚田的脸色在变，变得不高兴，他拨开太太放在肩上的手。

“够了！不要再说了。”他满脸不悦地说，躺下来用毯子遮住半边脸。

“你这样太失礼了，人家专程来看你。”太太责骂他，他却连一个字也没哼。

---

① 费南德（Femandel，1903－1971），法国演员。

这时，大病房的那个长着一张马脸的外国青年走进来，他和医生一样穿白色上衣，系蓝色围裙。

“加斯顿先生，你今天看来很忙啊。”病房的患者向他打招呼。叫加斯顿这个怪名字的青年，故意张开双手。

“哦——忙死了，工作好多。两只手，不够用。”

他的工作之一是把从厨房送来的饭菜分配给患者。饭菜因病情不同而各异。

“塚田先生，”加斯顿看着餐盘上罗马字拼音的名牌念着，停在塚田病床之前，“这一份是您的。”他露出讨人喜欢的笑容，把盛粥和汤的盘子递给塚田太太。“茶，我马上送来。”

他正要走出房间时，一位患者对他说：“不要跌倒了，加斯顿先生，你笨手笨脚的。”

“听说你要太太偷偷拿酒给你喝。医生的话你不会不知道吧？”

对于木口的说教，塚田将头转向旁边，并未强加回嘴。

“再这样喝下去，虽说是食道静脉瘤，但血管瘤会破裂，要人命的。这阵子不好受，但要绝对戒酒。”

塚田仍然沉默不高兴，最后，回答得有点自暴自弃。

“不要管我……我死了算了。”

“你说什么？既然这样，那么战争时又为什么要活下来？”

“你不会明白！”

“你有戒不了酒的隐情？有不喝酒不行的苦衷吗？有就说呀。”

“够了！”

塚田转向墙壁，什么也不回答。死了心的木口走出病房向主治医师报告。

“他很固执，似乎有不想说的理由。”

“还是老样子？”

“他的病会怎样？”

“如我们担心的，发现了食道静脉瘤。今后，塚田什么时候来一次大吐血都不奇怪。”

“要是再吐血就糟了？”

“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

木口凝视着诊疗室的窗户，心情失落，他只要一想到在“死亡之路”上被蛆噬食而亡的同伴，就觉得自己和塚田如今的人生不过是在苟且偷生。自己能够存活下来也是拜战友塚田没放弃体力枯竭的自己之赐，他心想无论如何也要救塚田。

他一星期去探望塚田一两次。义工加斯顿偶尔会用蹩脚的日语和塚田交谈。这个外国青年在涩谷的贝立兹外语学校上班，不当班的时候到医院来帮忙。他讨人喜欢，似乎没什么运动神经，笨手笨脚，许多患者都觉得他很亲切。塚田似乎也只对他露出笑容。

“这家医院只有加斯顿先生让孩子他爸喜欢。”塚田太太说，

有如透露什么重大秘密，“这么说感到对其他医生和护士很失礼，可他说不喜欢。”

“那样的年轻人真了不起。”塚田向木口说明，“一个老外抱着患者的便器、尿盆进进出出，没露出一丝嫌弃的表情。我本以为是来打工赚钱的，听护士说一块钱也没拿。”

“他是义工。”

“这真让人感动啊。”

木口察觉到塚田对加斯顿有好感，是在一次探病日。

“我问加斯顿是不是因为没饭吃才跑到日本来，他感到为难，不知如何回答。我给他糖果，他这样之后才吃。”

“那没什么奇怪。那是画十字、敬神的动作。”

“我恢复得这么好，想早一点回家。”

“若回去又喝酒，倒不如留在这里。你不保证戒酒，我不会允许你出院。”

“这种事不是由别人决定的。我才不管谁说什么，我就是要出院。”

“出院后继续喝酒？即使老战友我这么求你？”

塚田又把身体转向墙壁，沉默下来。木口久久地注视着他瘦削的背部。

“我回去了。”辛酸的绝望涌上木口心头，有一种说不出的寂寞。

他站起来正准备离开时，“请等一下。”微弱的声音自背后响

起，“木口，对不起。请不要生气。”

“我没生气。只是，想到你的健康，就忍不住啰唆了几句。”

“我喝酒是因为……我喝酒是因为……我把理由跟你说好了。”

木口坐在塚田旁边。眼泪从塚田衰弱的眼中流出，流到瘦削的脸颊。

“你说吧。”

“那时……我们被英军、印军追赶逃走时，你已经没法行动，我无论如何都要带你回原部队。”

“我一直都感谢你，没有一日忘记。现在正是报恩的时候。”

“我想找些东西给极为衰弱的你吃，硬是找不着，不得已拿濒死的士兵手中握的少许米粒煮稀饭。”

“那件事我记得。你没有抛弃我。”

“第二天，我也饿了，要是不吃点东西就会跟你一样。我用脚踢踢已生蛆的尸体，找找看有什么可以吃的。然而……什么也没找到。听到远处传来爆炸声，我慌忙逃入树海，途中听到的苍蝇声有如旋涡。只有士兵的半条腿掉落那儿，绑腿上沾满泥泞。你也清楚，那是跟不上队伍的士兵用手榴弹自裁，被炸飞的一条腿。”

不知为什么，他避开不能不说的事件核心，嘀嘀咕咕地说些木口也熟知、但不想再忆起的情景。走廊里传来了护士开朗的笑声。塚田两眼空虚，看着天花板，只有嘴巴在动。

“有一间小屋。”

木口想起坐落在他们逃亡之路上的零散的印度人和缅甸人的小屋，心情难过。小屋的地板垫高，有破旧的木楼梯相连。在那样的小屋里也有精疲力尽的日本兵斜倚墙壁，头下垂，浑身沾满粪便，等死。

木口等着塚田继续说下去，他察觉到塚田一接近话题核心就仓皇而逃的痛苦心情，他开始预料到了塚田想说而说不出来的内容。

“苍蝇嗡嗡飞，几只苍蝇停在用兰草修葺的墙壁上。你还记得吧，缅甸苍蝇比日本的要大。”

“不要再说了。”木口忍不住开口了，“不要再说了，难过的话就不要再说了。”

“我要说！”

木口闭上眼睛，一起忍受塚田的痛苦。

“我在那间小屋休息，打了一下盹，后来被某个声音吵醒，一看，有两个士兵进来，是陌生人，我问他们有没有吃的东西。他们笑了，说，你现在才来，怎么可能还有呢？其中一人自言自语地说，‘要是蜥蜴肉，十元可以从缅甸人那儿买到。’于是我递给他十元，他走出小屋。”

那一幕在木口心底鲜明复苏。“如果不吃……就只有死！”塚田强硬的语气也如他所料。

“我的胃不好，受不了。”

“你吐出来，没吃。你没吃，我把那些肉吃了，心想不吃就会跟你一样倒下去。”

模糊的不安，有如火山喷出的黑烟，在扩大。

“我吃的是上等兵南川的肉……南川，你还记得吧？”

木口的记忆深处浮现出同一内务班的南川的脸。他还是个学生，眼镜腿坏了，用绳子绑在耳朵上。入伍前刚结婚，他给塚田和木口看过年轻太太的来信。

“你怎么知道那是南川的肉？”

“包肉的纸是他一直带在身上、他太太写的信。”

“你把它当成蜥蜴肉塞进嘴里。”

木口感到自己这番安慰的话毫无力量。那些话，有如浮在半空中。

“退伍之后，我把弄脏的信笺送还南川家人，以表示最起码的道歉。大约两个月之后，他太太带着小孩到我住的宇土来看我。”

“到宇土？”

“嗯。”

“孩子是男孩，太太说是南川的遗腹子……那个孩子的眼睛像南川，一直瞪着我看。”

“……”

“你还记得吗？南川胆怯的眼神，经常从用绳子绑在耳朵上的眼镜后面怯怯地窥伺老兵的眼神。他就是用那样的眼神一直看

着我。”

“……”

“那双眼睛，我至今都忘不了。就如南川用他的眼睛一辈子注视着我似的。除非酒醉，否则我躲不开那双眼睛。”

他用手帕捂着嘴，边哭边说。木口放在他肩上的手起了小小的震颤。邻床没有人，但呜咽声或许会传到其他患者耳中。木口湿润的眼中，映着病房窗外，三只鸟在灰色的天空中呈三角形飞逝的影子。木口觉得那些鸟仿佛象征人生的某种深意。

或许是这一天太激动了，傍晚，塚田有便血现象。便血，表示食道或胃的某处出血了。

几天后，做内视镜检查。结果，“查不出出血的地方，医生也感到很困惑。”塚田太太打电话来，她感到不安。

后来，仍然断断续续有便血现象。木口认为是自己逼他说出心中秘密造成的，工作之余尽可能到医院去探望。

外国义工加斯顿常坐在塚田床边。

“塚田先生告诉我石头的故事。”加斯顿高兴地说。

“石头的故事？”

“塚田先生到河里找寻石头，有些是富士山形状的石头。”

“我告诉这个老外盆景的事。像盆景这类雅致的事情，老外是不懂的。”塚田回答道，他似乎忘了便血的不安，让人放心下来。这个长着一张马脸的外国青年与塚田之间，不知何时变得如

此亲密。

“这个年轻人，有一件事让人不满意。”

塚田像往常一样用高傲的语气对加斯顿说教。

“你真的认为有神的存在？”

“是的。”

“他在哪里？要是有，让我看看。”

“在塚田先生身上。”

“在我心中？”

“是。”

“我搞不懂，怎么到现在还有说这种蠢话的人。人造卫星都已经上了月球。”

加斯顿耸耸肩，笑了。加斯顿送餐食时似乎已了解到塚田的病情不佳。塚田有一阵子改为普通餐食，现在又换成流质餐食。木口了解到加斯顿被讥笑、被捉弄可以给患者带去一些安慰，有如从云间泄出的冬阳的温暖。尽管如此，加斯顿每天只能带给深感痛苦的患者短暂的欢愉。在这家医院里，加斯顿扮演小丑的角色。

便血现象总算停止了，周围的人舒解愁眉。木口把塚田告白的一部分告诉主治医师，没有说出南川的名字，只含糊地说吃了敌军士兵的肉。

“哦——你和塚田都去过缅甸，很辛苦吧。我那时避难到乡下，还是个小孩，那时国内也为缺少食物所苦。”

“不是那种程度。”

木口的声音中隐含怒意。日本缺乏粮食，退伍之后他也经历过，也从家人口中听说过。那程度跟队伍在被雨淋湿的死亡之路上如梦游者游荡的情形，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树皮、土中昆虫等什么都吃光的饥饿和至少有配给大米的饥饿，是完全不同层次的两个问题。

木口深深感到自己与主治医师的世代不同，同时也觉得这家医院的心理医生无法理解塚田的痛苦。

“我想不要再刺激塚田了。”

“刺激？”

“不宜让他说出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这次便血，我想也是这个缘故。”

“或许吧。再观察一段时间看看。”

“至少住院期间没喝酒，让他养成不喝酒的习惯也是好的。”

医生用指尖玩弄圆珠笔，理解似的点点头。反正在那时候，食道静脉瘤没有治疗方法。

然而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了。

星期六，塚田第二次大吐血。木口接到紧急通知飞奔到医院时，吐血已处理完毕，塚田被从大病房转移到单人病房。护士匆忙地进出病房，连走廊的气氛都绷得如箭在弦上一般紧张。

塚田的口中被塞入一根气球状的气囊管，他发出痛苦的呻吟声。吐出的血迹在地板上点点滴滴。

“那时是加斯顿扶我起来，血可能把加斯顿的衣服也弄脏了。加斯顿的……”

六神无主的塚田太太，反复向木口说些多余的事。

“暂时控制住了，不过，还没度过危险期。”

主治医师在病房门后悄悄对木口说，神情疲倦。

五天后取下了终于止血成功的气囊管。

塚田似乎也预料到死亡的来临。

“一再给你增添麻烦，真是非常抱歉。”不知何时他的语气变得亲密。

他和妻子二人不知谈些什么。太太的啜泣声，连站在走廊的木口都听得到。上厕所的患者经过塚田病房前，都以不安的眼神看着放在门前的注射器材和氧气罐等。

“我先生希望能请加斯顿先生过来。”谈完话后，塚田太太哭肿了眼睛，对木口说，“一直吵着要他来。”

“叫加斯顿来？”

“是的。”

那一天，加斯顿在贝立兹外语学校有课，医院里见不到人。

“加斯顿呢？”塚田多次向木口要求，“我有事想问加斯顿。”

加斯顿接到通知终于出现时，已是六点过后，患者用完晚餐的时间。病房外仍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加斯顿得到医院的许可后，怯怯地推开塚田的病房门。

“塚田先生，我，祈祷。我，我祈祷。”

加斯顿两手交叉在胸前，大大的马脸浮现出悲哀的表情。他似乎明白简单的安慰对病人毫无助益。这位笨笨的年轻人不知从哪里学来这些，他知道口头上的安慰或连患者都不相信的鼓励，反而会让他们感到孤独。他没脱下西装，跪在地板上。

塚田叫住准备离开病房的木口，声音有点喘。

“你也帮我听听吧。加斯顿、加斯顿先生，你所说的神，真的存在吗？”

“嗯——”加斯顿发出惯有的拉长声音，“塚田先生，这当然不假，是真的。”

“加斯顿先生，我……从前战争的时候，我做了件残忍的事。一想到那件事就觉得很难过。”

“没问题、没问题。”

“我真的做了很残忍的事……”

“嗯……”

“加斯顿先生，我……战争的时候……”

塚田喘着气，声音如被压挤般。

“我在缅甸吃过死去的士兵的肉。没有东西可吃，不这样就活不下来。像这样会堕入饿鬼道的人，你的神会原谅他吗？”

低着头听丈夫告白的塚田太太小声说：“孩子他爸，孩子他爸……长久以来，辛苦你了。”她已经知道了丈夫的秘密。加斯顿闭上眼睛，沉默着，有如修士孤独地祈祷。他再睁开眼睛时，常见的滑稽的马脸换上了木口从未见过的严肃表情。

“塚田先生，吃过人肉的不只是塚田先生您。”

木口和塚田茫茫然听加斯顿说着不太灵光的日语。

“塚田先生，您听说过四五年前，有一架飞机发生故障，降落在安第斯山中的新闻报道吗？飞机撞山，许多人受伤。安第斯山很冷。等待救援的第六天，食物全吃光了。”

木口想起来了。四五年前，他的确在报纸、电视上看过有关阿根廷飞机在安第斯山失事的报道。照片上，有如水中倒影、模糊不清的飞机前，有搜索人员和幸存的男女。

“那架飞机上有一位男乘客，像塚田先生一样很喜欢喝酒，在飞机上醉倒了。飞机在安第斯山发生故障时，那个醉汉撞到了胸部和腰部，受了重伤。”

归纳加斯顿生涩的日文，大意如下：那醉汉对三天来看顾他的幸存的男女说：“大家都没有吃的东西了。我快死了，死了之后就请大家吃我的肉。即使不想吃也得吃。一定会有人来救援。”

木口对这件事还有些印象。因为那是第七十二天被救出的生还者的真实告白。他们能够奇迹般地活下来，是靠着吃死人的肉。

“快要死的人鼓励我们要这么做。”生还者之一说。这条消息对曾经在缅甸原始丛林中徘徊、逃亡的木口而言，既接近又鲜明，因此他至今印象深刻。

“他们活着从安第斯山回来时，大家都感到高兴。死者的家属也感到高兴。没有人因为他们吃了人肉而生气。酗酒男子的太

太也说，我老公第一次做了善事。以往，村里的人都说他的坏话，但现在都不说了，我相信他上了天堂。”

加斯顿用尽他有限的日语安慰塚田。后来，他几乎每天都来塚田的病房，把塚田的手放在自己手掌之间，和塚田说话，安慰他。木口不知他的安慰能否减轻塚田的痛苦。然而，跪在床铺旁边的加斯顿的姿态有如折断了的钉子，恳切地希望塚田内心的弯曲能和自己一致，和塚田共苦。

两天之后，塚田断气了，表情出乎意外地安详。任何人的死相最后都是祥和的。塚田太太说：“孩子他爸，像睡着了一般。”木口强烈地感觉到是加斯顿用死亡面具吸尽了塚田心中所有痛苦。

塚田临终时，加斯顿不在旁边。护士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六　河畔的市镇

十月二十五日　抵达德里 市内观光

十月二十六日　下午 离开德里

抵达斋浦尔

晚上 于饭店欣赏民族舞蹈

十月二十七日　抵达阿格拉

游览泰姬陵与阿格拉城

十月二十八日　离开阿格拉

从阿拉哈巴德前往瓦拉纳西

傍晚，走出阿拉哈巴德机场，迎面吹来的暖风带着湿气。在暖空气中掺杂着现在日本小市镇早已完全消失的泥土味道、花草树木的味道，木口闻到这股空气的瞬间，想起二战时驻扎的缅甸小镇。

四五个出租车司机从树荫下朝着日本观光客跑过来。他们锁定会印地语的江波进攻，知道日本人已经预订了观光巴士后，不

屑地朝地上吐口水，作鸟兽散。

在稍远处一直注意这边动静的瘦弱小孩子们，伸出手来喊“可怜可怜我吧”。日本人毫不理睬，因为在德里旧市区逛街购物时，多次碰到过这样的孩子。他们奄奄一息，那种哀求的表情和举止，实在是演技高明。听江波说，只要把钱给了其中一人，其他的小孩就一直缠住不放。所以，日本人全都转过头往巴士来的方向望过去。

“这个国家真是太离谱了。”

蜜月旅行参加这个旅行团的三条——那个打算当摄影师的青年——不悦地用手帕遮住嘴，对新婚妻子说：“让小孩乞讨，大人们却若无其事地看着。”

他毫不在意地当众抓住妻子的手，爱抚着。这时，一辆破旧车子——要是在日本，早就报废了——扬起灰尘进入广场。

“我们搭这辆巴士？”三条的妻子看着丈夫，明显露出讨厌的神情。“我早说了要去欧洲旅行。”

“想去欧洲，随时都可以去。你还记得吧，樋口先生鼓励我们来印度，他说摄影一定要来印度。”

木口听到身后这样的对话，为这对年轻夫妇完全不了解日本曾在战火下化为灰烬而感到不悦。当年日本，战争刚刚结束，到处看得到饥饿的小孩围着美国士兵要口香糖、巧克力。这对完全不知饥饿、贫穷滋味的年轻夫妇，在飞机上公然旁若无人地勾肩搭背，要是那些在缅甸的原始丛林里和他一起经历凄惨的逃亡日

子的战友在这里，一定会狠狠揍他们一顿。

巴士的坐椅裂痕斑斑，像患了象皮病。车门的把手也坏了，印度司机用绳子把它绑起来。

“我不是跟你说要去德国的童话街[1]吗？”后边传来三条妻子半哭泣的声音。

其他日本人对她的吵闹毫不理睬，巴士继续在凹凸不平的路上颠簸前进。

正是农夫驱赶瘦瘪的牛、黑色的羊回牛棚羊舍的时刻。在赤裸的电灯泡下，有瓶中装着五颜六色香料、挂着干辣椒的香料店，也有店主正踩着旧式缝纫机的西服店。地方小镇的黄昏和新德里完全不同，飘散着莫名的悲伤，大伙儿像是看祭礼的少年，观看着这幅景象。

“各位，”江波从司机座旁拿过麦克风，“这就是印度乡下典型的黄昏。牛懒洋洋躺着，大家在牛群旁边喝茶。加入茶中的牛奶就是从那些牛身上挤出来的。”

“好美啊！”坐在江波正后方的沼田从心底感动，自言自语地说，“从前日本也有过动物和人一块儿生活的风景。”

“是嘛，沼田先生是为了观看动物和鸟类才到印度来的吧。”江波点点头，“印度有很多鸟类保护区、动物保护区，我们巴士走的路线途中，也会经过一些小型的保护区。”

---

① 童话街，从格林兄弟的出生地哈瑙至布莱梅的浪漫旅游路线。

“到那里还有多远？”

“饭店里有动物保护区的导游图，上面应该画有这附近的保护区。全印度有四百多处。”江波说。

“江波先生，你为什么来印度留学？”

“我呀，太迷恋印度了。观光客来过印度一次之后，可以分成讨厌得不得了和无论多少次都还想来的两种类型。我呢，是属于后者……”

接着，他回过头，转向后座的三条夫妇，把麦克风拿开，压低声音说：“三条先生，您夫妇俩一定是前者。”

鬼灯似的夕阳挂在村中的天空，逐渐接近黄昏时刻。打开巴士的车窗，吹进来的不是暖风，而是带有花草树木和泥土味的凉风。

“各位，在这季节，北印度一入夜会突然转凉。”江波又拿起麦克风。

“带了外套或对襟毛衣的贵宾请穿上吧。我们即将经过亚穆纳河和恒河的交汇处，请各位仔细观赏。这两条河的交汇处有印度教圣地之称，每年一二月会在此举行壶节祭典，届时将有数十万朝圣者在河边搭起帐篷露营，沐浴。请各位看窗外，现在什么也没有，到了那一天，人山人海，挤满河边。无数的印度教徒蜂拥而至，在河里沐浴。”

“河水干净吗？”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三条大声问。

“以日本人的角度来看，纵使说客套话，也不能说是干净的

河流。恒河黄浊、亚穆纳河灰色，两条河混合后变成像奶茶似的颜色。不过，所谓的美丽、神圣，在这个国家是不一样的。河流对印度人而言是神圣的，所以在那里沐浴。”

“跟日本的修禊一样吗？”三条又拉高嗓门。

“不一样。修禊是为了净化因罪产生的污秽和身体上的污秽所进行的行为；而在恒河里的沐浴，净化的同时也祈求从轮回转世中获得救赎。”

“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人相信轮回转世吗？”三条拉高嗓门，“印度人真的相信吗？”

“当然是真的。不行吗？”

从江波的声音可以感受到，这时他不是以领队身份，而是表达了他对轻视、嘲笑印度的观光客三条的不快。美津子对这位前留学生突然露出的严肃态度有了好感。他为生活而做的领队这项工作中，可能会碰到许多像现在三条这样因轻视印度教而提出愚蠢问题的日本观光客。

“如果不是出自真心，为什么会有数十万人蜂拥到这条河边来呢？在各位将要抵达的瓦拉纳西，我们会看到许多人泡在每天有尸灰倒入的恒河里，还用河水漱口。”

“好脏啊！”三条太太发出惊叫声。

“并不脏，”江波生气了，“要是觉得印度脏，就应该选择快乐的欧洲之旅。既然来到印度旅行……就请进入和日本、欧洲完全不同的另一世界。不！不对，我更正，我们从现在开始进入已

被遗忘的另一世界。希望大家能有这种心理准备在印度旅行，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江波到目前为止充分表现出他在工作上的热诚，现在突然露出留学生时代那种认真的表情，所有旅客，包括三条夫妇都静默下来。江波察觉到气氛不对，马上道歉：“对不起。身为领队，说了不该说的话。”

巴士进入了从薄暮转入黑暗的森林中，大伙儿默默地各自沉思，眺望风景。

巴士里的小灯亮了。道路两旁是榕树般的原始森林，不见灯光，什么都看不到。在昏暗的灯光下，每个人的脸模糊地映在玻璃窗上。从江波刚才的话中，矶边感觉到自己终于要进入转世之国了。他并未完全相信转世等等，只是，耳朵深处不时响起妻最后的呓语。“我一定……会转世……在这世界的某处。记得呀，一定要找到我！”

矶边看着自己映在窗上的疲倦衰老的脸、黑白夹杂的头发、脸上的老人斑。以日本男人的习惯，他不好意思体贴地回答妻的遗言。纵使不回答，这次跑到印度来旅行，妻应该一切都明白了。“是因为你，我才参加这个旅行团。”他在心中说，摸了一下放在内袋里来自美国的信。

美津子一动也不动，凝视着窗外过于浓密的黑暗。黑暗之上，另有黑暗，还有一层层黑暗，宛如多重黑暗涂抹似的黑暗。她想这就是佛教中所谓的无明世界了。到目前为止，自己看过这样的

黑暗吗？江波说："从现在起进入另一世界！"不错，同样的话，那个苔蕾丝·德斯盖鲁也说过。美津子把丈夫丢在巴黎一个人跑到兰德森林那夜，她思索着进行内心黑暗之旅的苔蕾丝，想探寻让善良的丈夫服毒的这个女人不可解的内心。同样还有美津子自己……

她想起了大津。同学聚会时，大家尽是谈论一些公司的事、小孩的事情，突然有人不经意地提到大津。听说他"活"在瓦拉纳西。

木口从刚才开始就注视着不见月亮也不见星星、遮盖了整个天空的森林，已有三十分钟之久，心里却想着缅甸原始森林中的往事。当年他们被英军和印度的廓尔喀士兵追赶，全军溃败躲入那片原始森林。

"沼田先生，"江波从座位上回过头来，"就是这一带，被指定为鸟类保护区，左右都是森林。"

穿过一段黑漆漆的树木隧道，突然，看到远处有一道亮光。有如濒死体验者看到了黑暗的隧道深处有一点亮光，在黑暗的远处那亮光如萤火之光逐渐变大。

"大家辛苦了。"江波重新坐好，手执麦克风，"总算可以远远看到瓦拉纳西的灯光了。"

大家把脸贴到窗上。下飞机之后，搭乘这辆破旧老爷车已有三个多小时。所有乘客都像江波所说的进入了不同世界的领域。成濑美津子把目前的自己和苔蕾丝·德斯盖鲁的暗夜之旅重叠在

一起；木口咀嚼着在缅甸原始森林中逃亡的凄惨往事；矶边细听着耳朵深处妻子的声音。

小灯如萤火，逐渐扩展，灯光在空中反射、扩大。美津子心想：在那灯火的某一点，大津过着和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关于大津，她不明白为什么以前、现在还都特别在意？大津的存在像垂挂在蜘蛛网上的昆虫残骸，一直记挂在美津子心中某处。她多次对自己说：没有见面的必要，即使到瓦拉纳西，我也不会去找他。

坐在她背后的矶边突然想起和妻度过的那一夜。那天，他从公司回来，沐浴后换上轻松的家居服，用小锅煮的汤豆腐下酒。

"看你吃日本的东西……真的觉得很好吃？"妻把小盘子放在他面前，笑着说，"亏你在美国的单身生活还过得那么愉快。"

"我念大学时，英语是拿手科目。年轻时觉得威士忌好喝，年纪大了之后，觉得还是日本酒好。"

"你百分之百是个日本人。"

"我要是先死了，你就在我的墓上洒些日本酒，要烈的。"

已经被遗忘的对话，突然伴随疼痛在他心中苏醒。

"那样的我……这把年纪吃不惯外国饭的我……你看，我还跑到印度来。"

他用右手触压放在上衣内袋、已经看过无数次的弗吉尼亚大

学寄来的第二封信，像检查重要的护照一样。他会到印度来旅行，完全是因为那封信的缘故。那封信上有亲切回信的约翰·欧西斯研究员的签名。

如果我记忆正确，你拜托我们，如果发现了说自己前世是日本人的幼儿，马上和你联络。可惜现在除了缅甸中央地区那·兹鲁村的名叫玛·提因·阿恩·蜜约的少女（她说自己前世是被飞机击中的日本兵）之外，我们研究所并未收集到这类事例。两个月前有篇报告曾提到北印度卡姆罗治村有位少女说自己的前世是日本人，不过，她向兄姊作这个告白时已经四岁，超过我们认为前世记忆只到三岁为止的条件，所以被排除在调查对象之外。我们考虑到万一有疏漏的地方，所以还是依你的要求和你联络，她叫拉兹尼·普尼拉尔，出生的卡姆罗治村就在恒河河畔瓦拉纳西附近……

路况差，巴士上下摇晃得很厉害。或许是下过雨，四处的积水发出亮光。喧哗逐渐接近，左右有人力车、汽车驶过，也有在印度任何市镇到处徘徊的瘦削水牛、板房状的商店。树上挂着裸灯泡，有男女在下面喝茶。巴士未进入市中心，绕向康特车站之北。

不久看到了在茂密树林围绕下庄园般的建筑物，那就是今夜起日本人要住的巴黎饭店。

两个白色立领已退色的服务生从门口走过来。从德里晃到这里，大伙已疲倦不堪，瘫在大厅的椅子上，有的打哈欠，有的扭动脖子，等着江波在服务台办理入住手续。

“现在给各位房间的钥匙和护照，行李待会儿服务生会送到房间。”

美津子和矶边一起上楼梯。庭园占地相当广，相形之下，建筑物十分老旧。两人感到有点惊讶。

“这家饭店好旧啊。”

尽管两人早已认识，但不管在飞机上或在德里都很少交谈，或许是因为美津子有意避开他。

“听说在英国统治时期，这里是英国人的俱乐部，”矶边回答，“旅游指南上是这么写的。虽不至于落到四五流饭店，不过，现在大概挤不进第一流了。”

接着他停下脚步，看着她，说：“您马上要休息吗？洗过澡后，我想在院子里乘乘凉。这家饭店似乎只有庭园是个卖点。”

“那么我也下来乘乘凉。先冲冲澡再说吧。”

两人的房间在同一楼层，却离得相当远。美津子打开房门一看，的确如矶边所说，是个B级饭店。浴槽已变黑，塞子链也断了，床旁没有台灯。冲了澡，一天的疲倦全都涌了上来。美津子从皮箱里层掏出在成田机场买的干邑白兰地，倒在纸杯里，一口喝光。

她手拿着干邑白兰地和两个纸杯下楼，来到有虫鸣的庭园。

几把白色藤椅并排，树味儿浓烈。美津子尽情吸入那味道，觉得这才是印度的味道。听到秋千的咿呀声，她转过头一看，见矶边一个人在那儿荡着。一个大男人荡秋千的背影，看起来相当寂寥。

“要不要来一杯？”

她把拿破仑的酒瓶晃给他看。矶边回过头来，似乎很高兴：“哦，这个啊。”

“矶边先生喜欢日本酒吧。”

“你听谁说的？”

“您太太呀。那时候，您太太谈到您，都是精神好的时候，连护士们也都这么说。”

“她尽谈些无聊事，大概连成濑小姐和护士们都被她打扰了。不过，既然带来了，就干一杯吧。在车上时就想喝点酒，问了柜台，说这个时间餐厅和酒吧都打烊了。”

矶边眯着眼睛慢慢品尝，说：“纵使不是日本酒，好酒还是好酒，真香啊。”

“在印度可以和你见面，我想她生病时做梦也不会想到。人生未知之事真多啊。”

美津子对矶边的话深有同感，人生，真的有许多无法预料的事、不知道的事。就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来印度。她有时觉得人生似乎被某种看不到的力量牵动着，而不是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成濑小姐怎么会想到来印度呢？”

“来印度不好吗？”

“我不是这意思，一般女性都会选择意大利或葡萄牙。”

“我已经不是对阿庇亚古道会心动的年纪了。既然矶边先生提出了这问题，您自己又是为什么参加这个旅行团呢？”

矶边抬起头来，表情像少年般腼腆。

“您打算参拜佛教圣地吗？”

美津子这么问是因为这次旅行团的大半客人是为参观佛教胜迹而来的，其中还有僧侣夫妇。

“不，不是……”矶边犹豫了一下，下决心似的说，“你到最后一直看护着内人，我还是跟你老实说吧。”他伸手进内袋，掏出两个皱巴巴的信封，一切表明矶边已看过许多次。

“请看这两封信。”

“方便吗？”

美津子借着庭园的灯光浏览。两个人沉默下来，虫声变得更大。

“那时候，”美津子吐露了一些事，“您太太曾问过我。”

“问什么？”

“她问人死了之后，会转世吗？”

“她，说过这样的话？”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晚餐后收拾东西时。”

“那你怎么回答？”

“我假装没听到。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

美津子说了谎。那天傍晚病房里的情形，至今依然记忆鲜明。她对于矶边太太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当即了解得非常清楚。矶边太太的问话里，包含着希望死后能和矶边再会的愿望。

那时，美津子整理着碗盘，内心深处感到疼痛。那是一种想打破某种东西的冲动，她讨厌太太对丈夫感伤的爱情。

“转世？我不明白。”那时，美津子在心中把每个字说给自己听，“要认定，死了就什么都消失了，这样会比背负着过去种种到来世生活要来得快乐。”

记忆中，矶边太太痛苦得脸都歪了。

“可以再来一杯吗？”

矶边仿佛要把涌上心头的感情抛开似的伸出纸杯，美津子递过来白兰地。

“矶边先生是在找这个村子吗？”

“是啊。”

“您像印度教徒那样相信转世吗？”

“不知道。妻逝世之前，我对死后的世界毫无兴趣，甚至连死亡都没想过。不过，她断气的前一天所说的那句话，一直牵挂在心，让我无法释怀。我决定了今后的生活方式。我也真糊涂，人生总会有无法理解的地方。”

矶边站了起来，秋千发出咿呀声，晃动了一阵子。宛如他太太死后，她的话依然晃动在他心里。在我们的一生中，某样东西

终了，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消失。

“很滑稽吧？我这样的老人，像寻宝似的跑到印度来了。”

“不，就连我自己说不定也是为了寻找某样东西才到这个国家来。”

“你寻找什么？”

“我自己也不明白。在这瓦拉纳西，有我学生时代的朋友，我不知道他住哪里。或许寻找他是我的目的之一。”

矶边似乎完全相信了美津子的话。

“谢谢你的酒，太好了。明天还有活动，老年人得早点睡了。”

他走入饭店后，美津子继续留在虫鸣的庭园。秋千的咿呀声仍然轻轻响着。印度的夜晚比想象的凉，不，应该是孤独。

吃了两颗安眠药，她躺在坚硬的床上，虽然感觉灯光有点暗，但还是翻了翻带来的《某印度留学生》，等待睡魔来临。

书里穿插几张照片，特别让她感兴趣的是湿婆的众女神照片。那些女神和欧洲的圣母马利亚完全不同，有骑在水牛背上刺杀魔神的，也有像女神迦梨那样踩着丈夫湿婆、吐出蛇般长舌的凶暴样子。

美津子一直看着这幅两天前参观的新德里国家博物馆里挂着的迦梨女神照片。其他日本人几乎都陷入沉睡中，庭园和走廊一片静寂。另一页的女神迦梨眼神温柔，张开双手往这边瞧，嘴角似乎泛出微笑。泛出那样微笑的女神迦梨，在另一页却从满身是

血的魔神身上吸血，手捧着刚割下的头颅，从嘴里吐出沾满血迹的长长舌头。

美津子交互端详着这两张照片，觉得每一张都是自己。她刚才回答矶边“就连我自己说不定也是到这国家来寻找某样东西”，我要找的是那个人生落伍者大津吗？或者是和苔蕾丝·德斯盖鲁一样，是为了寻找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

安眠药逐渐麻痹脑袋，她站起来关掉门旁的开关，又躺回床上，注视着涂了好几层的黑暗。在当义工的那家医院里，还会有护士用来偷偷照患者脸部的小手电筒的微弱光线。然而，这个国家的黑暗，如文字所述是无明的黑暗，灵魂的黑暗。灵魂黑暗的一部分，对一个情感已燃尽的女人而言，对和苔蕾丝·德斯盖鲁同类的自己而言，美津子十分明白。

睡了大约两个小时。黑暗中听到了小鸟拍翅膀的声音。美津子伸手探向床旁的桌子，想找台灯，马上明白过来，这间旧房间连台灯都没有。

遽然感到恐惧，想起刚才看的《某印度留学生》的情节：作者在房间读书时，听到窗外有用扫把打扫庭院的刷刷声，但马上察觉到那是从自己房间发出的，回过头一看，一条黑色眼镜蛇正昂首吐信！

隔壁频频发出鸟拍翅声，想开灯就得走到门边，要是中途眼镜蛇扑过来怎么办？

畏畏缩缩不合美津子的个性，她从床上跃起，沿着对面墙壁

找寻手动的电灯开关，总算找到了。打开灯一看，壁上挖了两个大洞，用来遮盖这两个洞的纸已有一部分脱落，风吹进来，发出刷刷响声。典型的印度的饭店！太滑稽了。

美津子露出苦笑，在坐起来并不舒服的柿色椅子坐下，手伸向手提袋。一旦醒过来，等到下次睡意来袭，还需要一点时间。从手提袋里抽出褐色纸袋放到桌上，褐色纸袋里装着大津写给她的几封信。为什么要把那些信带来？连美津子自己也不明白。

那个男子，以男性而言毫无魅力，长得也不帅，常让她产生侮蔑的心理。可尽管如此，那个男子生活在和美津子以及她认识的人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他被“洋葱”完全占有！美津子内心深处否定大津，却无法不关心他，为什么？她不知道，就像用橡皮擦也擦不掉。

大津幼稚（像中学生）笔迹写的信。不错，美津子也曾义务性地回过一两次信，不知为什么还会慎重保存这些信。她也不知道是什么理由。虽然不知，似乎有超越自己的某种东西让她这么做，也可以说那某种东西有计划地带她到大津住的瓦拉纳西来。喝剩的白兰地褐色液体流过咽喉时，她漠然想着这问题。

“你呀，真是糊涂。”她小声对自己说。

“真是糊涂，这样的事，何必费心思呢？”

美津子写给大津的信。

新年好！这张贺年卡寄到四年前在里昂和你见面的地址，你还住在富维耶吗？我因故离婚了，现在住在娘家。离婚的理由……碰巧年底读福田恒存的《霍雷肖日记》时，我看到了适合表现自己本质的几句话——我无法真正爱人，没有爱过任何人。这样的人为什么可以强调自己在这世界上的存在呢——这就是我离婚的理由。“洋葱什么都能应用，就连罪也不例外。”那句话你现在还相信吗？

大津回美津子的信。

您的信从里昂转过来，刚刚收到。如信封上所写地址，我现在已不在里昂，在法国南部阿尔代什的一家修道院，每天从早上工作到晚上。这里四周都是岩石，极为荒凉，我暂时在这里做些田里的工作或劳动。

谈到为什么要来这里。您在信里写道已经离婚，而我也一样，被里昂的修道院判断为不适合当神甫，因此神甫的授阶仪式延期了。我的内心——正如有一天成濑小姐在里昂开玩笑说的，怎么没被逐出修道会，我的内心里有着异端分子。近五年的异国生活中，我不得不佩服欧洲的思维方式极为清晰，是理论式的，然而也由于太清晰、太理论化了，身为东方人的我总觉得被忽略而跟不上。对我来说，他们清晰的理

论、简单的下结论方式甚至是痛苦的。

那是因为我的头脑不够好，无法理解他们伟大的建构能力，虽然这是因为我不努力，可除此之外，身为日本人的感觉让我对欧洲的基督教产生一种不协调感。结果是，欧洲人的信仰是有意识性的、是理性的，因此，他们无法接受理性、意识无法了解的东西。五年之间，在我生活当中，在神学学习当中，即使在前辈神甫带领下到圣地旅行时，自己还是会感到迷惑、孤单，我怀疑自己是否做错了。在里昂索恩河畔，我满脸忧郁就是那缘故，对不起！

在神学院里我经常被批评的是：在他们看来，我无意识中隐藏着泛神论的感觉。身为日本人的我，无法忍受对大自然生命的轻视。欧洲的基督教无论再怎么清晰、富有理论，认为生命之中有其顺序，这些人终究无法理解"仔细一看篱笆上荠菜花盛开"这样的情景。当然，他们偶尔用同样的口气说荠菜花的生命和人的生命，但其实，内心里并非认为二者是相同的。

"那么，对你而言神是什么？"在修道院里，三个前辈问我，我大略回答：

"我认为神并不是如你们认为的，是人以外让人瞻仰的事物，而是在人之中，而且包容人、包容树，也包容花草的大生命。"

"那不就是泛神论的想法吗？"

他们三个人接着利用经院哲学过于明晰的理论，对我想法的缺陷展开攻击。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身为东方人的我的确无法像他们那样把任何事物都区分得很清楚。

“神为了拯救我们，不仅应用人的善行，也利用我们的罪过。”

在那个阳光照射、货船上下交错、斜倚在索恩河边栏杆上的日子，我向你作了毫不虚假的告白，而那也是出自同样的心情。那时，成濑小姐恰好这么说过。

“这真的是基督教的思想吗？”

他们斥责我，说这种想法在修道会里属于危险的詹森主义，是摩尼教的思想（即异端之意），并告诉我恶与善既不可分，也绝对无法相容。

由于种种原因，我晋升神甫的时间被迫延期了。但我并未丧失信仰。

从少年时代起，通过母亲我唯一能相信的是母亲的温暖。母亲握着我时双手的温暖、抱着我时身体的温暖、爱的温暖、与兄弟相比我的个性的确较直但母亲没放弃我的温暖。母亲也常告诉我你所指的“洋葱”的故事，那时，所谓“洋葱”指的是比这样的温暖更为浓烈的情感——她告诉我这就是爱。长大之后，我失去了母亲。那时，我才察觉到母亲的温暖来自一片洋葱。归根究底我寻找的是洋葱的爱，不是教会宣扬的许多别的教义（当然，这样的看法也是我被视

为异端的原因)。这个世界的中心是爱，我认为洋葱在长久历史之中，只以此向人显示。现代世界，最欠缺的是爱，谁都不相信的是爱，受人嘲笑的也是爱。至少我要耿直地跟在洋葱之后。

因着他的爱，我的生活具体而困苦，我一辈子相信为我显示爱的洋葱，随着时间流逝，这种意念在我心中越来越强烈。我无法适应欧洲的思想、欧洲的神学。当我孤独时，我甚至觉得了解我痛苦的洋葱在微笑，有如《圣经》故事中，洋葱走过以马忤斯旅人旁边时说："嘿，我跟着你们。"

晚上，做完工作，在葡萄园看星星闪烁，我有时也会兴起"他究竟要带我到哪里去"的念头，并为此感到害怕。

美津子还记得看这封字迹像中学生般拙劣的信，是在医院里的病房里。离婚后，她要乡下父亲出资让她在原宿开了一家服饰店。由于前夫的帮忙，她能够从巴黎的名店买进服饰。每星期在东乡神社后面的一家大型私立医院做一两次义工，像是阵作性的行为。那时候她读到福田恒存的《霍雷肖日记》中写的如下句子，觉得他说出了自己的内心话。"我无法真心爱人。连一次也没有爱过任何人。这样的人为什么可以在这世界上强调自己的存在呢？"开始做义工，也是出于她的这种倒错心情。她不是爱已燃完，而是根本没有爱的火种的女人。和男人有过爱欲行为，可是从没有让火种发出火焰。清洗病人的便盆，喂病人吃饭，美津子

一边咀嚼着自己的滑稽行为，一边看大津的信。不过，毫无羡慕之意，反倒是大津的话伤了她。她寄给他短短的一张明信片，记得是蒙克[1]的图画明信片，一张画着男人脸部的明信片。到底写了些什么已记不得，不过，她故意挑这张可能会伤害大津的明信片，这是因为……

大津给美津子的信。

谢谢您的信。看了成濑小姐的明信片，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的是您孤独的心。

不过，就像洋葱在我身旁一样，洋葱也会在成濑小姐心中、在成濑小姐身边。能够理解成濑小姐的痛苦与孤独的只有洋葱。有一天他会带你到另一个世界去。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方法、何种形式，我们不知道。不过洋葱什么都能应用。他可以把你的“爱欲行为”或“无法言语的夜晚”行动（虽然我一直没有察觉到）像魔术师那样加以改变。

身体健康时吃金鸡纳霜会发高烧，然而对疟疾患者而言，那是不可或缺的药物。我想所谓的罪就像是金鸡纳霜那样的东西。

突然谈到金鸡纳霜，您一定感到很惊讶吧。这故事是这

[1] 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挪威画家。

里（以色列）的加利利湖畔的基布兹的犹太医师告诉我的。现在，加利利湖畔美得如诗似画，然而，听说以前是疟疾患者相当多的瘴疠之地。《圣经》上记载他在这里治愈了许多发高烧患者的奇迹故事，听说那就是疟疾。

我还没晋升神甫，神学院神职人员的老师们说我欠缺当神甫必需的顺从美德、失去真正信仰必需的原则。欠缺顺从美德、缺少真正信仰，那是因为我的书面、口头回答都坚持一点，我不认为只有欧洲式的基督教才是绝对的基督教。

我现在对自己在教会的神职人员面前说过糊涂话多少有点后悔，但我认为人选择自己相信的神，大多是因为出生国家的文化、传统，及各自环境的影响，这是理所当然的。欧洲人选择基督教是因为家庭关系，或是因其国家基督教文化兴盛的缘故。中近东的人信仰伊斯兰教，多数印度人是印度教徒，并不是他们认真比较过其他宗教和自己信仰的宗教之后才选择的。我的情形例外，我是受到母亲的影响。

以前成濑小姐问我“为什么相信神”，我结结巴巴，那是因为不是我以自己的意志选择的缘故。现在，我脑中经常思考现在我所说的这些疑问。

“你出生在那样的家庭，你不认为那是神的恩宠和爱吗？”神学院的指导司祭这样问我。

“是的。只是，不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的人，信仰其他

宗教是否就没有神的恩宠了？”

虽然我没有恶意，不过，这种说法伤害到了旧基督教思想已根深蒂固的他们，而我被批评得最厉害的是口试时的回答：“神拥有各种脸。我认为神不只是在欧洲的教会、小礼拜堂中，神也在犹太教徒、佛教信徒、印度教信徒之中。”

我只是坦率说出我到欧洲之后逐渐形成的信念，然而在老师们听来觉得我仿佛完全否定基督教会。

“这么想正是你泛神论的错误！”他们强烈地斥责我。

狼狈之余，我终于说：“可是基督教里头不也包含了泛神论的东西吗？在神学院老师告诉我们，一神教的基督教和泛神论是对立的——身为日本人，我认为基督教之所以能这么兴盛，正因为其中也混杂了各种因素。”

“各种因素，是什么？你说说看。”

“到沙特尔大教堂参拜时，书上说，那个大教堂是当地人把地母神的信仰提升到圣母马利亚的信仰，也就是以当地的地母神信仰为基础培养出来的基督教。十六七世纪有相当多的日本人皈依基督教，但他们的信仰与欧洲人不同。”

“哪里不同？”

“他们的信仰中混合了佛教，以及现在被批评为泛神论的东西。”

老师们沉默下来，这沉默之中无疑包含着明确的不快。

“那么，你怎么区别正统和异端？”

“现在和中世纪不一样，现在是与其他宗教对话的时代。”

“教廷当然也承认这一点。”

“不过，基督教并不真正认为自己与其他宗教是对等的。”

我那时固然是顺其自然，不过也有点自暴自弃的心理。

“有一位欧洲学者说，其他宗教的杰出人士，就像是基督教的无照驾驶一样。可以说这不是真正对等的对话。我反倒认为，神有几种不同的脸，躲在各种宗教里。这种想法才是真正的对话。”

沉默与不悦的表情继续着。我察觉到自己说了极为愚蠢的话。老师们明显认为我的思想相当危险。

“那么，”校长伸出援手似的说，“你为什么不回到佛教去？那才是你思想中的自然回归，不是吗？”

“不！我生长的地方是……日本，但不是佛教徒家庭，是跟老师们一样的基督教家庭。因此，我在神众多的脸之中，选择了和老师们相同的东西，对我来说这是自然的。”

“那么，你对改宗教信仰的看法呢？譬如，佛教徒舍弃佛教成为基督教徒之类。”

“我想那是可能的。就跟选择适合自己的异性作为结婚对象一样。”

豁出去了！如果我的观念存在根本性的错误，我期待着

老师们（不，我信赖的他）会重新锻炼我，我绝不撒谎说出心里没有的东西。

结果——这也是当然的，我又没获得神甫的资格。即使如此，上层的神职人员当中有几个心地善良的施以援手，让我在以色列的加利利修道院继续读书。

我很清楚这种事对身为日本人的你来说既无趣又遥远。我知道，但原谅我今晚写到半夜，写了这么多。没办法，我好想跟人说说。就跟他在加利利想把自己的心情向孤独者、生病者、痛苦者诉说一样……

我很孤独，所以想向可能也孤独的你诉说。好可怜，我很孤独……

修道院前延伸出去的加利利湖，耶稣称之为琴湖，渔夫彼得捕鱼的湖，今夜在皎洁的月光下闪闪发光。那一位……不，成濑小姐是日本人，光是听到耶稣的名字就会敬而远之吧。那么就请您用“爱”来代替耶稣这名字吧。如果您觉得“爱”这个字会让您感到别扭，那么就请您称呼他为“生命的温暖”吧。如果不喜欢，也可以叫他洋葱。

在这加利利湖，犹太教徒占多数，也有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由于我是日本人，他们对我很感兴趣。有时去基布兹玩，也拜访过信奉伊斯兰教的家庭。我在他们之中找到了洋葱。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轻视其他宗教的教徒？难道是

内心有着优越感？我在犹太教教徒身上、在伊斯兰教教徒身上都感受到洋葱的存在。洋葱无所不在。

信上所有的字都充满着大津撒娇的声音。美津子对于大津无视她的心情、尽谈些自己身边琐事几乎毫无兴趣。她跟宗教没有关系，对大津的生活更不感兴趣。现在她自己的孤独比他的更深。她从自己身上感受到的是爱的枯竭，为了填补离婚后的空虚，她和大学时代的老朋友、几个偶尔在饭店的酒吧认识的企业家发生过关系。然而，每次她只找到埋首于饲料桶中嗜蚀快乐的男人姿态与自己一直注视着男人动作的空虚眼神。

美津子参加医院的义工工作。爱已枯竭的她日渐形成尝试爱欲行为的自虐性情绪。听病人的抱怨，给予安慰的话语，用汤匙喂身体无法行动者喝汤，洗他们的便盆，接受他们的道谢等等，对她来说是极容易做到的事。美津明白那不是从心底涌出的爱的行为，而是演技。

因为当美津子注视着无任何抵抗能力的老太婆睡着的姿态时，会突然产生某种冲动，故意不替她换尿片，不给患者该吃的药。那时，她的心里有另一种声音在说：反正她吃药也好不了，不只对别人无益，对家人还造成严重负担。这个老女人不如早点解脱。

护士和医生都不知道她的双重个性。看到演戏的美津子，护士长说："好了不起呀。"美津子脸上浮现出谦虚的微笑，回答：

“哪里。”心里忖道：护士长要是看到走出医院的自己，昨晚在帝国饭店的十二楼被搭讪的壮年企业家带进房间，不知会是怎么一副茫然表情。她微笑之中闪过一抹冷笑。

她和男人上床时突然想到，大津信上写着神有多种脸，我也有多种脸。

那时候，一年开一次同学会。隔了一年出席同学会的她，看到近藤等以前一起游玩的同伴不是成了穿着深蓝色衬衫的公司职员，就是找到合适对象做了年轻太太。

她和离婚的丈夫及其友人之间共通的话题只有高尔夫和车子。其他女人则热衷谈论育儿经和小孩念小学的话题。

“我离婚了。”美津子突然向大家宣布。大伙儿一瞬间恐惧似的沉默下来，女友之一说：“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我跟你们不一样，做不了好太太。”

“可还是希望有小孩吧？”

“不希望。在这世上生下和自己一样的人，够烦人的。”

大家把美津子的话当成玩笑，笑出声来，近藤或许是袒护她，用怀念的语气说：

“对了，那时大家都叫她莫伊拉呀。”

“一起捉弄那个姓大津的学生。”

“那家伙……好像当了神甫。”一个消息灵通的人说，“我帮忙做毕业生名册时，曾向他家问他现在的地址，他哥哥说他当了神甫，现在在印度的某个修道院。”

“印度的哪里？”

“叫什么地方呢？印度的照片中常出现的，就是那个大家在恒河中一起洗澡的地方。”

然而，包括美津子在内，没有人知道那个地名；除了美津子之外，没人对这件事有兴趣。话题马上转移到职业棒球选手的八卦和同伴之一在六本木开设餐厅的装潢上面去了。

美津子回到娘家时翻阅父亲收藏的百科全书，发现有几条提到了印度街道，其中最有名的是瓦拉纳西。书中刊登着男女印度教徒腰缠布条、穿着纱丽泡在河中的照片。



七　女神

矶边从没想过会在异国饭店的房间里回顾与妻共度的生活。在他的人生蓝图里，他认为自己会比妻子早死，至于以后她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几乎从未想过。她可能会利用老人保险、储蓄金想办法活下去吧。在他意识中漠然想象着等到那时候来临再作打算。仔细想想，矶边是个并不觉得婚姻生活有着重大价值与深远意义的旧式男子。

我是否爱着妻呢？

她去世后，突然每天变得非常空虚。矶边每次看到她的遗物——她日常使用的筷子、寝具、挂在衣橱里的衣服——都有一种莫名的落寞与悔恨，并且会自言自语。不过跟多数日本男人一样，他未曾在婚姻生活中认真思考过“爱”究竟是什么。

婚姻生活对他而言，是彼此照顾、彼此扶持的男女分工式的互助。在同一屋檐下共同生活，当爱恋的情绪急速消失之后，剩下的是如何才能对彼此有利、方便等问题。至于像外国人那样，太太为了让丈夫出人头地，参与社交活动、保持女性魅力等等，

并非重要的事。他认为丈夫每天精疲力竭从公司回来之后，容忍丈夫的任性、营造舒适的休息场所是做妻子的最重要工作。

他的妻子在这方面的确是位贤妻。无论内外事务都不会多管闲事，虽然外表上没什么魅力，但总是知所进退把自己放在不碍事之处。

“对男人来说，妻子像空气一般存在就行了。”他曾在一位后辈的结婚喜宴上这么说过。

“没有空气就糟糕了。可空气看不见，不会构成妨碍。妻子要是变成这样的空气，夫妇关系就永远不会失败。”

参加喜宴的男人们发出阵阵笑声，还有人鼓掌。

“婚姻生活宁静、单调却充实。”

矶边已记不得邻桌的妻听他这番演讲时是怎样的一副表情。不过，那一夜，在回家的出租车上，还有回到家之后，她一句话也没说，矶边认为妻认同了他的观点。

然而，那一次致辞时，他并没有把最重要的说出来。平凡、宁静而单调的——总之矶边所说的贤妻随着时间的消逝会变得慵懒，这一点他没有提。

其实，那次结婚典礼时，正是矶边对妻处于任何夫妇都会有的倦怠期。一个理由是和她一起的生活过于平凡、单调，如喜宴上他的致辞一样，彼此变成了空气般的存在。妻子除了是妻子之外，什么也不是，也不是女人。

矶边的确不认为妻是恶妻。可是，在这时期，任性壮年的他

所要追求的不是贤妻，而是“女人”。

当然，矶边毫无离婚的念头，他深深懂得妻子和女人不能兼得，坦白说他有过追求“女人”而非贤妻的时期。

其中之一是因公司业务常去的那家银座意大利餐厅的女老板。那家餐厅为适应日本人口味，还推出日本料理。其意大利料理也有特色，非常适合招待客户。

她常打扮得比实际年龄轻，大胆地穿红色衣服，头发上扎少女用的黑色缎带，修过指甲的双手在洁白的桌上排列餐盘。她招呼得非常周到，连第一次上门的客人也十分满意。

这个女老板对矶边来说，其一切都和妻相反，在那时正可以满足妻不能给予他的感觉。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养女不知为何突然讨厌起他，矶边连这些都向女老板吐露。

“我家里的小孩也是这样。”她微笑着回答，“有一段时期很讨厌我先生，几乎都不跟他说话，也不想接近他。”

“为什么？”

“就因为她父亲喝营养剂。那个年龄层的孩子有她理想中的父亲形象，而现实的父亲与之差距太远，就产生了很大的反感。”

“理想的父亲形象是什么？”

“运动员，身材高大，举止温柔。”她笑出声来。

“也就是美国电影里出现的爸爸形象。可现实中的父亲常一脸疲惫，在车站的月台上喝营养剂。假日里，父亲老看电视。这

对年轻女孩来说，感觉仿佛被背叛了。”

她的笑声和当时经常在电视中出现的明星太地喜和子相似。其实，她的脸形和身材也让人联想到那个有名的女明星。

“喝营养剂的父亲。”

矶边暗地里拿妻和会带给他有趣话题的女老板比较。对他的疑问，妻子大概会这么说：“你对那个孩子粗鲁，跟她讲话就跟男孩子讲话一样。”

他和这女老板一起喝酒，有过一次性关系。聪明的她知道矶边不会为她抛弃家庭，不是莽撞的男人——年近五十的男人当然知道离婚的严重性。

矶边不知道妻是否看穿了他的外遇。她从未谈起过，即使已察觉估计也装作不知。偷情之后，矶边觉得尴尬，但并没有想背叛妻的意思。婚姻的结合跟一两次露水姻缘毫无关系。总之，对他而言，从妻身上跟从自己姐妹身上一样感受不到女人的味道，不仅如此，随着岁月的流逝，眼睛看不到的连带感也染上尘埃，逐渐堆积。

所谓夫妇的爱情指的就是这类连带感吗？当时甚至连这点都没考虑过的矶边，当医生宣告妻罹患癌症，生命即将终结时，对于失去伴侣的惊愕和恐惧，他只有茫然以对。窗外，灰色的天空，传来烤番薯的叫卖声。

而那呓语或许可称为遗言，矶边以前从没想过妻是感情那么强烈的女人。她的内心里深藏着这样的心愿，即使一起走过长久

的岁月，他也未曾想到过。于是，他许下诺言，他的承诺逐渐产生重大而又深远的意义……现在，他来到了这异国。

沼田用红褐色的水洗过澡之后，穿上新的运动衫，配上米黄色的裤子，下楼来到一楼的餐厅。还不到七点，餐厅里只有一个客人——除了江波之外没有任何人，这位领队边吃早餐边看英文报纸。

“早！有什么特别的消息吗？”

沼田对印度的政局毫无所悉，也没兴趣，不过是看到放在餐桌上的报纸有一版刊载着英迪拉·甘地总理的大幅照片，遂礼貌上问一下。

“似乎不太稳定。”江波用餐巾擦嘴，回答，“锡克教徒有了动作，这个国家认为英迪拉·甘地是神派遣的，好歹会维持安定的局面。”

“就是用缠头巾将头包起来、留着胡子的印度人吗？”

沼田嘴上这么问，其实对这个话题并没有兴趣，他瞄了一眼江波盘子里的红色球状东西。

“这是什么？”

“用醋腌渍的洋葱。”

“都是些蔬菜啊。江波先生是素食主义者吗？”

“我早餐只吃这个和叫‘Lassi’的酸奶。因为和客人一起旅行，中午和晚上吃肉的机会多，而我属于肥胖体质。啊，对了，

您喜欢印度吗？”

“光是欣赏大自然就足够了。到处看得到孟加拉榕树，还看得到菩提树、优昙花。今天早上醒过来庭园里百鸟群鸣……我没什么不满意的。”

“印度教徒在焚烧尸体的地方种树。”

“在日本，樱花树也是这样。吉野山的樱花就是另一种墓碑。死亡和植物的关系密切。”

“真的？我都不知道。您早餐点了些什么？”

“我只要热咖啡就够了。”

“吃点东西，对白天的观光比较好。这种醋腌的洋葱怎么样？”

“印度教徒相信树有再生的力量？”

“是的。”

“我喜欢这种观念。”

沼田啜饮送来的咖啡，一转方才严肃的表情，兴致高昂地说道：“我是童话作家，写的几乎都是小孩和动物的交流。这次到印度来，看到稳重的孟加拉榕树，心中常有下次一定要写树木和小孩的故事的念头。”

“呀。”

“从阿拉哈巴德来到这里的途中，我们穿过了深邃的森林。你告诉我那是鸟类保护区……我第一次碰到那样的森林。然而那时候，我感受到了森林里的每一棵树木的声音，它们好像在对我说

些什么。”

“在巴士上我没说。其实，一八五七年印度人反抗英国人时，阿拉哈巴德森林的树木曾被用来代替绞刑台，他们把印度人吊在树上。”江波对沼田浇了瓢冷水。

他留学四年研究印度哲学，回国后辛苦所学的根本派不上用场，每所大学都拒绝他，说没有空缺。没有办法，他不得不打工当导游，不满的情绪沉积在内心深处。为了混口饭吃，他接受宇宙旅行社的请托带团。老实说，他看不起日本观光客。旅行团中有虔敬地参谒佛教圣地的老年人，有嬉皮士般享受流浪生活的女大学生，还有像沼田这样在印度的大自然中找寻失去的东西的人。他们带回日本的纪念品经常是固定的，例如丝绸纱丽、白檀木项链、镶嵌小工艺品、高级红宝石或绿宝石之类的石头、银制手镯。在曾经是美国、欧洲观光客大肆搜购的商店里，现在看到的是日本人在那儿晃来晃去。江波站在门口，以轻蔑的眼光瞧着他们。

当然，他没有把内心表露出来。“口是心非”是他现在的人生哲学。不断告诉自己在客人面前要扮演亲切、讨人喜欢的领队。

“沼田先生准备去野生动物保护区吗？”

“那是我这次来的目的。我想亲眼看看来自炎热国家的犀鸟和鹩哥的故乡。”

“为什么？”

“这可是个人的秘密。”沼田笑了，“江波先生也有秘密吧。”

“有呀，你很特别啊。大部分日本男观光客，像这样和我单独相处时，都会好像透露个人隐私似的小声地要我带他到有女人的地方去，沼田先生却不一样。”

“我不喜欢那样。至少在印度我完全没有那种念头。”

“对不起。其实印度的大自然比你想象的更猥亵。”

“是具备创造与破坏两种彼此矛盾的自然吗？这种说法在有关介绍印度的书里已经看得太多了。”

“明天一大早要参观恒河的沐浴风光。右岸是形状大小不一的石阶码头和并排的建筑物，隔着宽广的河流，左岸只有树林遮蔽。听说对印度教徒而言，左岸是不干净的象征，我曾到过左岸。”

“然后呢？”

“大自然拥有的不可思议的淫猥，其他地方大概都找不到。”

“你是在逗我吧？”

“是呀。沼田先生您太单纯了。呀，大家都起来了，失陪了。”

身着轻便服装的男女观光客带着相机接二连三走进餐厅。江波迅速站起来帮他们向服务生翻译，点早餐。

沼田看着神情跟刚才完全不同的领队，心里咀嚼着江波所说的“淫猥的大自然”的含意。本能上隐约预感到那是什么，然而在他童话作家的世界里，大自然决非残酷、令人害怕的，而是提供人与生命交流的东西。

沼田走进庭园，张开双臂，深呼吸。听说印度十月下旬还很炎热，或许现在是早上八点多的缘故，舒爽的空气之中，有着在东京混凝土街上好久没闻到的泥土和阳光的味道。沼田尽情吸入空气，把存积体内的污秽邪气吐掉。

“哦，你在练气功呀？”木口嘴里还嚼着东西，从玄关出来，亲切地向沼田打招呼。

“这是我独创的深呼吸法。”

“很好呀。我每天早上都做体操。即使来到印度，早上醒来也马上坐在床上练习。”

“对不起。”年轻的三条夫妇从背后大声说，“能不能帮我们拍拍照？”

“按哪里？”

“只要按这里就行了。”

三条夫妇把相机交给沼田，两夫妇后退到一片鲜花盛开的地方，那花长得像雏菊。丈夫大方地搂住妻子的腰，妻子把头斜靠在丈夫肩上。

“那也是日本人？一点也不害臊。”站在沼田旁边的木口咋舌，自言自语地说。

“有什么关系？新婚夫妇嘛。”

“在我们的时代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那时候也不可能到国外度蜜月。现在日本经济繁荣，年

轻人也变得和外国人一样。”

“再照三四张，拜托了。”

三条没听到木口和沼田的细声交谈，厚着脸皮要求。

提着破烂袋子和笼子的老人、年轻人和少年从宽阔的庭园入口往这边走来。老人骨瘦如柴，短裤下露出鸡爪般的双脚。

“您好。”少年露出卑屈的笑容，问道，“日本人？日本人？”

沼田用刚学会的印地语回答“是”，接下去就不通了。江波出现在聚集于门口的日本人群中，和老人交谈，向大家说明：“他说要表演猫鼬和蛇打架。他们这一群叫撒贝拉的玩蛇团，是弃民村里的玩蛇家族。”

骨瘦如柴的老人蹲下来，把笛子附在嘴上，开始吹出奇妙的曲子，笼盖倾斜，像收起来的雨伞形状的眼镜蛇露出头来，三条夫人尖叫着紧抓住丈夫。

“不用怕。”三条对妻子说，“毒牙已经拔掉了，江波先生，没错吧？”

“对，您很清楚啊。”

“我在电视上看过。而且，为了不让猫鼬真的咬死蛇，它的牙齿也拔掉了。”

“三条先生，你真是难缠呀。”江波看着其他扫兴的同伴说，“底细全都知道了，印度就不好玩了。”

观光巴士从庭园入口驶进来，扬起一阵灰尘。在日本人围观下，猫鼬灵活地扑向眼镜蛇，压住。响起了一片掌声，老人将瘦

如枯枝的手指伸入袋中，抓出恶心的灰色蛇，女人惊怯的叫声四处响起。

“听说有双头蛇。”

江波尽义务地告诉大家。突然，他对于这种要向观光客多次说明双头蛇的做法产生厌恶感。他在印度留学，就是为了说这些无聊事？带他们到泰姬陵，介绍这里的建筑费时二十二年，莫卧儿王朝的皇帝沙贾汗为怀念美丽的妃子泰吉·玛哈尔而建……就是这样用同样的声音背着同样的台词？

没有人真正了解印度。尽管如此，从日本来的那些宗教家和文化人士回国之后，总是大谈特谈印度，仿佛他们什么都了解。

仿佛要赶走这种厌恶情绪，他露出领队的职业性笑容，开朗地说：

“好了，现在请大家上车。气温从现在起会逐渐上升，车子里有空调会比较凉爽。”

即使人在车里，依然能感受到街上的臭气。汗臭味、水沟的臭味、路边摊炸东西的臭味。颜色过于鲜艳的黄铜或铜制的容器在阴暗的店里闪烁。披着黄色、柿色或黑色纱丽的女人，瘦得连脊椎骨、肩胛骨都突出的灰色的牛走在路上。飞扬的尘埃中一头大象驮着木柴被主人催赶着。

“终于进入可说是印度中的印度——瓦拉纳西城了。”

江波对着麦克风流利地说出已背得滚瓜烂熟的“台词”。

“这个城市位于瓦拉纳河与阿西河及其干流恒河旁边。昨天已向各位介绍了，这两条河汇集的地方对印度教徒而言是圣地。富人坐火车或汽车，穷人走路，来这个城市参拜。根据他们的信仰，人泡在恒河的圣水时，所有的罪孽都会被洗净，当死亡来临时，把尸体烧成灰撒入河中，就可以从轮回中获得解脱。”

观光巴士走的路线通常是固定的。印度之母庙、印度大学校园，然后是恒河的沐浴场。

江波不到这些固定的地方，只有他会带观光客到安排好的特别的印度教寺院，这是对观光客的体贴，也是带有回报感情在内的导游。

早上天气清爽，过午之后转为带着湿气、黏糊糊的酷暑。

江波早上故意不带他们到恒河的码头，因为他不想让日本人单纯以好奇心来看这条圣河，看神圣的仪式，看神圣的死亡场所。日本人从船上看沐浴的印度教徒一定会这么说：

“竟然会把尸灰撒入河中。”

“印度人这样也不会生病？”

“真受不了，这么臭……印度人觉得没什么？”

想必这一次一定也会听到这种含轻蔑和偏见的批评，所以还是选择黄昏时参观较妥当。

他带他们来到日本人眼中印度气氛浓厚的黄金寺院狭窄的门前街道，那儿宛如黑市一般，两侧排列着拥挤的小店，有各种

“好”东西：用水桶洗甘蔗，将甘蔗放进滚轴里一挤就有果汁可喝的店；用大菜刀敲开椰子，再将吸管插进去就可享用椰汁的椰子店；用槟榔叶或添加香料的树叶包起来的香烟店。

“这种香烟用来嚼，有一点点苦，回去当旅行见闻怎么样？”

江波带去的商店，甚至在有狗躺着睡觉的店头所作的介绍，都一成不变。他露出笑容，以讨好的声音说：“在这里叫这个东西‘Pan’，嚼完后嘴会稍微变红。”

有的男游客觉得有趣，把那香烟放入口中，因那苦味皱眉，女游客们见状都笑了出来。扛着扁担的半裸男子经过他们身旁，只听一片按快门的声音。

“那是酸奶店。”

“我想买印度丝绸，这里有商店在卖吗？”

阳光逐渐强烈。客人当中江波对美津子稍微感兴趣。美津子戴着宽帽檐的帽子和太阳镜的侧脸吸引着江波，她没有一般女人常见的任性或厚脸皮的举止，脸上浮现着微笑。

他瞄着她的侧脸偷偷地想象，要是和这个女的上床，她会是什么表情？

江波兼差当导游，到目前为止曾经和两位女观光客发生过关系。两个都是一般的中年家庭主妇。在印度湿气重的酷热下，潜伏着某种刺激人类性欲的东西，这种东西同样存在于印度教诡异的气氛中。他观察着美津子，有时会突然浮现“她的男性关系怎么样”的念头。

提早吃午饭，用完餐时是一点钟。之后，巴士载大家到纳克撒尔·巴格凡蒂寺。大多数日本人会觉得这座寺庙无聊，只有极少数人会感兴趣，通常不会排入一般的印度之旅行程。这是江波特别安排的。

"这座寺庙的意思是给女性恩惠。"

一踏入阴暗的寺中，马上闻到湿黏的热气里混合着石灰的气味，江波把大家集合到地下室。这里弥漫着淫猥的空气。

"'巴格凡蒂'的'巴格'指的是女性性器官。"

江波故意若无其事地解释。

"八格？[①]"有一个男的马上插嘴说，"好热呀。真受不了，像土耳其浴。"

两三个人在打诨，发出笑声，美津子的表情却毫无反应。

"安排大家来这里是希望大家能感受到印度教的一部分，不必我介绍，我想各位从刻在壁上的各种女神像就可以感受到印度所有的呻吟、悲惨和恐怖了。有需要我解说的地方请不要客气。"

有几个男女受不了内部的闷热，不愿深入寺中。日本人对佛像不同的印度教的各种神明既无兴趣也不想去了解，对他们来说，那些东西不过是无缘的肮脏雕刻。

湿黏的空气。阴暗的地下室。让人觉得不舒服的雕像。雕像的丑恶，让人正眼看到隐藏在意识下蠢动的东西，从而产生厌恶。

---

① 八格，日文中"混蛋、王八蛋"之意。

走下磨损的石阶，那一瞬间美津子感觉自己从现在起进入了内心深处，有如用内视镜窥视内心深处的不安与快感的混合。

身后传来矶边粗重的鼻息，实在太热了。沼田他们跟在后面。

“请小心地上！”

被微弱的灯光熏黑的墙壁，看来有如洞穴，浮现出像黑炭、树根淫猥交缠的东西。大家沉默了，那些佛像纹风不动。

眼睛适应之后，才看出像男女交缠的东西是几只手或脚，也逐渐看清手上拿着的是人头盖骨或头部。那是众多女神，她们头戴异样的冠，骑在老虎、狮子、野猪、水牛等野兽上。

“这些都是同一个女神吗？”

美津子发问。江波靠过来，从短袖中露出的肥胖身体散发出刺鼻的汗臭味。

“不，每一尊都不一样。想知道她们的名字吗？”

“告诉我，我也记不了那么多。在我看来，每一尊都一样。”

“印度女神有温柔的造型，但还是以恐怖的造型占大多数。象征着她诞生的同时，也包含着死亡的生命的整体律动。”

“同样是女神，和圣母马利亚差别很大呀。”

“不一样的。马利亚是母亲的象征，而印度女神同时也是强烈陶醉在死亡和鲜血的大自然律动的象征。”

男士们静静地听着美津子和江波的对话。他们对造型奇异、丑陋的女神像毫无兴趣。“女神”这个称谓，男士们期待的是“温柔的”、“母性的”东西。更何况，在蒸炉似的地下室，大家的脸

上、脖子上已满是汗珠。

“总觉得在这里会丧失生的乐趣和希望。”沼田自言自语似的说，声音疲倦。以往他在童话中想到的大自然不是这么粗暴、恐怖，那是一个温柔地包容人的大自然。

矶边实在不能从刻在壁上的这些女神像中找到一丝丝温柔。即使那肉体上有丰满的乳房、象征大地丰饶的粗腰，可就是找不到已故妻子的微笑影子。

木口把所有熏黑的丑恶群像与走在缅甸死亡之路上的日本兵的亡灵重叠在一起，数着戴在手上的念珠，念了一段阿弥陀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信受。”

“真热啊，到外面去吧……” 沼田受不了了。

“请参观另一座，”江波打断他的话，“这是我喜欢的女神像。”指着不到一米处像树精的东西说。

“这里灯光很暗，请尽量靠过来。这座女神名叫查姆达。查姆达住在墓地，所以她的脚下有被鸟啄、被豺狼吃的人的尸体。”

江波粗大的汗珠如眼泪般掉落在留有点点蜡烛残骸的地板上。

“虽然她的乳房萎缩得像老太婆的，但她还是从中硬挤出乳汁喂成排的小孩。你们看，她的右脚因麻风病而腐烂，腹部也因饥饿而凹陷，还被一只蝎子咬着。她忍受着疾病和疼痛，用萎缩的乳房喂小孩。”

一小时之前还谈笑风生的江波，突然脸部扭曲，汗珠如眼泪

般从他的脸颊上掉落。霎时，美津子、沼田、木口、矶边都愣住了，他们知道江波对这座像树根缠绕的女神像一定有着特别的感触。

“我非常喜欢这座查姆达像，每次到这里来，我一定要参观这座像。”

“我也很喜欢。”没想到木口也以诚挚的声音说，“我啊，想起了缅甸战区的生死之战。看到这座瘦巴巴的雕像，想起了雨中逝世的同胞。那次战争……真令人太难过。每一个士兵的样子，都像这样。”

“她表现出印度人的一切痛苦。这座雕像表现出长久以来印度人体验到的病痛、死亡、饥饿。这座女神身上有着他们经历的所有疾病，甚至有眼镜蛇、蝎子之毒。尽管如此，她喘着气还要用萎缩的乳房喂小孩。这就是印度，我想让各位看的就是这样的印度。”

江波用脏手帕大力擦拭汗湿的脸，仿佛对自己的情绪感到羞耻。他借着印度向观光客介绍这些受难的女神。其实，他想起遭到丈夫抛弃、忍受种种痛苦养育自己的母亲。

“那么，这座女神跟其他女神不一样……就好像是印度的圣母马利亚吗？”

“这么想也行。不过，她不如圣母马利亚清纯、优雅，也没穿着美丽的衣裳，反而又老又丑，痛苦得喘息。请看她因充满痛苦而往上吊的眼睛。她和印度人一起受苦。这是十二世纪制作的

雕像，她的痛苦现在仍未减缓，和欧洲的圣母马利亚不一样，这是印度之母查姆达。”

大家静静地听江波说，各自内心里陷入不同的思绪。

“出去吧。其他人大概都等累了。”

江波断然催促大家。他刚抬脚要走，矶边和木口靠近他身旁说：

“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好东西。”

木口又加上一句话：

“走入这地下室，我第一次了解到这个国家为什么会有释迦出现。”

“哦。”

这时江波的脸上浮现出发自内心喜悦的表情。

“您这么说，明天我带你们参观佛陀修行后在第一个弟子面前出现的场所就有意义了。”

走到外面，踏出一步，强烈的阳光照射在额头上。三条夫妇和其他没有进入洞穴的女游客们在开着冷气的观光巴士内喝着冰凉的可口可乐、带果肉的椰子汁。

“怎么样？”三条问。

“汗流得像这样子。”江波又恢复原先的俏皮，回答。

三条笑着说：“所以呀，我才不进去。反正都是些沾满尘埃的佛像。”

“不是佛像，是女神像。”

“还不是一样？现在要去哪里？”

“神圣的恒河。”

“本来想去莱茵河。”三条的新婚太太天真地说，“第一，那里不会热成这个样子。”

“终于要到母亲河恒河了！”

江波在空调车内喘了一口气，拿起麦克风。

“母亲”这个词让刚才进入地下室的几个人想起了被毒蛇、蝎子咬，患麻风病，忍受饥饿还要给小孩喂奶的女神。印度的母亲。不仅拥有母亲的丰润、温柔，还有苟延残喘只剩下皮包骨的老太婆形象，尽管如此，她依然是母亲。

“我们今天的参观可以说是为明天作准备。明天，当阳光划破云层时，我们就要出发。现在要特别为想睡觉而不去参观的人介绍。”

“是因为早上比较有趣吗？”三条大声问。

“不是有趣，是神圣。金色的阳光划破黑暗，这宛如一个信号，来到这个城市的朝圣者全部聚集到有限的码头上。他们争先恐后地到母亲河沐浴。母亲河既接受生者，也接受死者。这就是神圣之意。”

“听说在尸灰流过的旁边沐浴，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呀！”三条的年轻太太对丈夫说，“我不想看那么脏的东西。”

“不喜欢的人可以留在巴士里，不要把心情弄坏了。”

江波一本正经地说，脸上笑着点点头。三条袒护妻子似的说：“印度人不会觉得不干净吗？”

“哪有这回事。我不是说过好多次了吗，恒河对印度教徒而言是神圣的母亲河。因此，他们为了有一天可以在那里沐浴，或搭火车或徒步，经过长久的旅途才来到这里。请看窗外。拄着长枯枝的老人现在正要经过十字路口。”

瘦得像白发鬼的老人就那样被人群的旋涡吞没。

“这是人快要死了才聚集于此的城市。通往这里的几条街道，例如邦奇可西路、拉扎·蒙提·强特路、拉扎·巴撒尔路，许多从东西南北来的朝圣者便是为了死在这里而来的。快看，那些就是载着他们的巴士和汽车。搭不上巴士或汽车的人就像那老人一样花很长的时间走过来，在日本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城市。”江波加强语气，“绝对不会！”

为了辞世而来的街道。这句话让木口想起缅甸的“死亡之路”。脸颊被削掉的士兵的死相，成群倒在满是泥泞路上呻吟的伤患士兵。如梦游者走过的那条“路”。只要通过那条路，就会产生可以活下去的一线希望的路。现在这个老人大概也抱着只要挨到恒河，就能转世的一丝希望吧。

矶边从人群里看到几个赤足少女。一个少女走入牛羊之间，消失了。另一个少女站在卖炸东西的摊子前，饥饿的眼神注视着摊子上的男人举起夹着糕点的筷子。

“要找到我。”

现在还听得到妻真诚的呓语。

“一定，一定要。”

他想向江波说明，准备一个人留在瓦拉纳西。依照行程表，一行人从明天开始要以释迦牟尼说法的鹿野苑为起点，展开佛教胜迹之旅。

“一定可以找到的，你要耐心等着我。”

矶边在心中无数次重复着同样的话。

“明天去看吗？”

他身后传来两个女人小声的讨论。

“当然要看。好歹花了这么多钱来到这里，要是不能带些见闻回去不是很可惜吗？”

日本人一个接一个从到达了达沙修瓦梅德码头的巴士下来，只有三条太太留在座位上。石阶码头是为了下到河边而设的。

他们很快被乞讨的女孩子团团围住。有扭曲身体模仿往嘴里放东西的小孩，有身患麻风病在地上爬行、伸出无手指双手的女人，她们想博得日本人的怜悯。三条给她们零钱，大喊：“为什么不送这些小孩到福利院？”

“到印度来的日本人都会问同样的问题。”江波对三条微笑着说。

“要是送小孩去福利院，他们一家人就得挨饿。他们可是家庭重要的财源。身体残废的小孩、患麻风病的女人，利用她们的

疾病可以将她们转变成重要的工作者。”

“真是太过分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家都有谁？”

“您不知道吗？首相是让人联想到母亲河恒河的英迪拉·甘地。她是尼赫鲁的女儿。有印度之母之称。”

形状颜色混乱、毫无秩序的建筑物不是朝圣者住宿之地，就是王侯公馆或寺院。在那些建筑物之间并排有花店，专卖献给恒河的花，那花名叫“Gayndah”。

他们经过那里时，河流突然出现。

广阔的河流反射着午后的阳光，划出平缓曲线。水面混浊，呈灰色，水量丰沛不见河床。石阶上有行人和小贩。从漂浮在河面上的灰色浮游物移动的情形可以看出河流的速度。起初以为是小小的浮游物，但当它逐渐接近时，才发现原来是肿胀的灰狗尸体。然而，没有人注意它。不只是人，这条圣河，它还包容、搬运所有的生物。

浅滩上几个男女用石头敲打洗涤衣物，晾晒在张挂于河岸的网上。他们叫“dhobi”，是以洗濯为终身职业的弃民。在通往河岸的石阶上，光头、戴眼镜的老年婆罗门僧竖起大伞等候客人上门。婆罗门僧的旁边坐着一个男人，他在贩卖颜色像血一般的“巴美翁”粉。这种粉是婆罗门僧用来涂在印度教徒额头上的小圆圈以为祝福之用。

三条似乎把刚才的愤慨和轻蔑完全抛诸脑后，带着自傲的相机到处捕捉风景。

“三条先生！”江波慌忙大叫。

“越来越接近火葬场了，尸体会接连送过来。您绝对不可拍摄尸体，那会激起遗属的强烈愤怒。”

“不可拍尸体？我知道。摄影家就是要拍一般人不能拍的东西。”

“我不是开玩笑。绝对不能拍，会给大家带来麻烦。”

如江波所说，码头出现一群参加葬礼的男女。两根三米左右的棍子做成的担架，用浅红色的布包起来，上边绑着金色胶带缠着的可能是尸体的东西，放在河岸附近。他们依序很有耐心地等候。刚开始是一群苍蝇聚集过来，很快地乌鸦也赶向那里，是闻到尸臭味了？遗属们视若无睹，连赶也不赶。

河流依旧默默地流着。河流对不久之后变成灰撒入自己体内的尸体，或者对抱着头动也不动的男性遗属们毫无兴趣。在这里很明显地感受到死亡是大自然的一种现象。对面的码头有五六个男女正在沐浴。男的下半身包着白布，女的裹着不同的纱丽，身体浸在水中，合掌、漱口、洗发，再回到码头。也有人沐浴之后在石阶上休息，然后再进入河里。

开始有点阴影。刚刚还照在石阶上的太阳逐渐后退，然而河流依旧继续流淌。

“那是火葬场。”江波指着带有像硫黄的黄色烟上升的玛尼卡尼卡码头说着。

“左侧并列的两层楼三层楼的建筑物是免费提供给那些等待

死亡的老人或患不治之病的病人作为宿舍。他们一死掉就被送到火葬场，连柴火费都付不起的穷人则被直接抛入河里。”

“火葬场不可拍照吗？我不拍尸体。江波先生，拜托你了。”

江波对厚着脸皮强要拍摄的三条用力摇摇头。

“不行！绝对不行！”

“花点钱，怎么样？”

“请站在被拍摄的遗属立场想一想，那是对印度教徒和尸体的侮辱。”

坐在石阶上的美津子和矶边听到江波发怒的声音。

“说是蜜月旅行，那个男的宁愿把太太一个人丢在巴士里，却这么固执地一定要拍照，我真想不通。”矶边望着牛奶颜色的河面说。

美津子想起自己蜜月旅行时，把丈夫丢在巴黎的饭店，追求只属于自己的世界，在兰德的森林中散步。

“为了找寻死去的太太特意跑到这个国家来，像矶边先生这样的夫妇现在太少见了。”

“可是，在这河里沐浴的印度人，大家都相信转世。你自己不也在这城市寻找某种东西吗？”

“我是找活着的朋友。有没有见到都无所谓。”

“哦，他现在做什么呢？”

“听说他当了神甫。”

“神甫？神甫住在印度教徒的城市？”

矶边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背后传来江波和沼田的对话。

“不能火葬的是付不起柴火费的穷人和七岁以下的小孩。小孩的尸体放在芦苇之舟上，穷人就直接水葬。”

“还有人钓鱼吧？”

“是，这里的鱼供应城里的餐厅，但不让观光客知道。差不多该回去了，明天咱们早一点来这里。”

阳光西斜，只有恒河跟刚才一样，对所有东西都没兴趣，缓缓流淌。沼田觉得那里是死去的人们的下一个世界。他想起自己很久以前写过的一个童话。

新吉的祖父和祖母住在面向八代海的一个村子里。祖父八年前去世了，身体健康时是个钓乌贼的名手，在村子里是个人缘好的渔夫。可是他很喜欢喝酒，据新吉的父亲透露，祖父是因酗酒而死的。

在东京的新吉很少去祖父家。三年前，七月半盂兰盆节时他回到有明海。

白天堂兄教他在波光粼粼的八代海里游泳，晚上跟他们去钓鱼，每天快乐得不得了。从海滨上看钓乌贼的船上的灯火连成一条线像座火桥。盂兰盆节的夜晚，祖母和亲戚们点上灯笼，把它们流放海中。

到处是点着蜡烛的灯笼漂流着。

“你爷爷变成鱼，活在这海里。”祖母一本正经地对新

吉说。

"这个海是我们死后住的地方。奶奶有一天断气之后，也会被抛到海里，变成鱼，能够见到你爷爷。"

祖母似乎当真了。新吉问堂兄：

"是真的吗？"

堂兄表情严肃，回答：

"是真的。村里的人都这么认为。我妹妹念小学时死掉，现在也变成了鱼，在这海底游泳。"

这篇童话是沼田念大学时的习作，是他喜欢的作品之一。后来村子附近盖了一座大工厂，工厂的废水污染了大海，不适合鱼儿生存，渔村的人生病了。这些情节对童话而言太沉闷了，所以他删掉了。村民控告那些工厂的不只是废水排向大海会造成疾病。大海里祖先及死去的双亲、亲戚、兄弟变成了鱼，将来他们也会在那里转世，现在连来世的环境都被破坏了。但不相信有来世的新闻界，只会以破坏环境、造成疾病等作为报道的重点。其实沼田原来想把这些也编入童话。



八　追求失去的东西

枕边的电话发出金属摩擦声。尖锐的铃声表明有事情发生。美津子伸出白皙的手臂拿起话筒。

“是成濑小姐吗？对不起，现在这个时间实不应该打电话给您。”是领队江波的声音。“木口先生发烧了。客人在印度常患腹泻，所以事先准备有抗生素。给他吃了，可好像没什么效果。”

“我不是医生。”

“我知道。你曾在医院工作过。能不能帮个忙？”

“请联络服务台！”

“这里的服务台没有用。值夜班的女子什么也不懂，只会说明天再联络医生，我现在要联络大学附属医院找医生过来。在这段期间能不能麻烦您照顾一下木口先生？”

她迅速作好准备，来到走廊上。凌晨三点左右，外面一片漆黑。一只壁虎停在走廊的壁上，仿佛被贴在那儿。外边虫鸣如洪水。满脸倦容的江波坐在服务台边的旧沙发上，脚伸得长长的，张着嘴巴，闭着眼睛。墙壁上到处停着如被用大头针钉住、大如

昆虫的蛾。服务台后的女子翻着旧杂志毫无顾忌地打着哈欠。

“啊！”江波睁开眼睛，像装了发条的木偶跳了起来。

“不好干啊，领队这项工作。”

“有时会发生这种事。大部分客人用抗生素就可以治好。”

“症状怎样呢？”

“反正是发高烧。可能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有相当多的人生病就是因为吃了恒河的鳟鱼。”

他带着美津子登上楼梯，赤脚趿着的拖鞋发出啪啪声。木口的房间在二楼，刚好是美津子对面的走廊。

“木口先生，我赶紧去找医生来，”江波打开门，开了灯，“这段期间，就请这位成濑小姐照顾您一下。成濑小姐曾经在医院做过义工，您可以放心。”

木口抓住毛毯的两端，露出一半脸庞，喘着气。

“对不起，麻烦您了。”

体温似乎相当高，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在阴暗的灯光下也能看得出他的脸上尽是汗水。

江波的脚步声消失在走廊远处，房间里只剩下木口和美津子。肮脏的浴室，连毛巾也觉得脏脏的，美津子回到自己房间拿专用的毛巾和古龙水。回来后发现木口仍在轻微颤抖。

“我帮你擦汗。”

热气和汗臭味冲向美津子，让她一下子想起做义工时患者的体臭。美津子知道怎么移动身体，从哪里擦拭才好。香水的味道

稍微把臭气和热气降低了一点点。

“太太，对不起。”

“不必在意。”

“当兵时得过疟疾，用金鸡纳霜治好的，或许是疟疾复发？”

美津子一边擦拭着干瘦无肉的老人的胸前，一边思考木口说的病名。被恶寒和颤抖再度袭击的木口，即使用毛毯紧紧裹住，依然冷得牙齿喀喀作响。

“现在已经不用金鸡纳霜了，有药效更好的伯氨喹。要是提伯氨喹，印度医生也一定会知道。”

“太太……”木口取下假牙，问道，“医生会来吗？”

美津子微笑，点点头。暧昧的微笑是她在医院“模仿爱情”时的表情。

“闭上眼睛……睡一下。不用担心，我在旁边。”

她抓住病人的手，按摩他的手背，这也是做义工时“模仿爱情”的动作之一。木口任由美津子按摩。大约半小时之后，庭园后方传来了细微的车声。美津子竖耳倾听。

“是车子，大概是江波先生和医生。真意外，来得这么快。”

木口闭上眼睛，他已疲倦至极。车头灯的光线像走马灯扫过房间的窗户。

美津子打开房门等候他们两人。走进房间的医生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印度人，戴着像甘地那样的无框眼镜。他把听诊器压在木口胸前。他似乎把美津子错当成木口的妻子。

“太太。”

医生这么称呼她，询问抽血、注射会不会违反患者的宗教戒律。从他英式英语的发音声调，美津子猜想他可能留学伦敦。

“是疟疾吗？”

江波问，医生耸耸肩，注射解热剂，然后把木口的血放入一个小小试管。以眼神向江波做了个暗号，走出走廊。

江波眨眨因疲劳而充血的眼睛，向美津子招手。

“麻烦了！要是恶性传染病或疟疾，非住院不可。可我今天傍晚要带大家到菩提伽耶。当然，木口也不能放着不管，如依情况住院，可以请加尔各答的分公司派个日本人来，可今天傍晚铁定赶不到。”

“像这样的意外事情，以前也有过？”

“有。可都是用抗生素就可以治好的腹泻、腹痛，疟疾倒是第一次。”

“我——”美津子沉默了一下，说，“留下来照顾他好了。”

“真的？”

江波的眼睛都圆了。显然，他心中也是这么期待的。

“您真帮了我一个大忙。要是成濑小姐在，语言也能相通。”

“我的英语不是很好，不过可以坚持到加尔各答的日本人来临。”

“拜托！拜托！后天我一定会回来，麻烦您这两天撑一撑。当然，我会跟公司联络，扣掉成濑小姐在印度的费用。”

“那倒不必。释迦牟尼悟道的菩提伽耶那么洁净的地方不合我的个性，我反而喜欢这个飘散恶臭的城市。能留在这里反过来我应该谢谢你。”

“您的话，我可当真了。”

美津子又浮现出常见的微笑，却不是常有的为了掩饰内心的微笑。到了印度之后，她逐渐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不是诞生佛教的印度这个国家，而是清净与污秽、神圣与猥亵、慈悲与残酷混合共存的印度教世界。参观因释迦而净化的佛教遗迹，还不如留在这个混合一切的河畔，即使一天也好。

“我再看护木口先生一阵子。”她小声说，“你还要带大家参观早晨的恒河，快去稍微休息一下。”

“成濑小姐，您不去恒河吗？”

“木口先生这个样子也不能放着不管……”

剩下一个人后，她坐在昏睡的木口旁边，俯视着木口取下假牙后看起来傻傻的脸。真是不可思议，竟然会在这个半个月前还是陌生人的老人旁边度过夜晚。这个印度的像死亡般的夜晚，佛教称之为无明之夜，是在日本无法想象的完全涂上黑色的夜。

突然，她想起《苔蕾丝·德斯盖鲁》的一部分内容，苔蕾丝照顾生病的丈夫贝尔纳的夜晚情景跟今晚完全一样，没有微光，听不到细微的声音，清一色黑色的阿尔热卢兹的夜晚。苔蕾丝看着丈夫的脸，突然产生一股黑暗的冲动。

那是美津子喜欢的一段情节。不只是今夜，蜜月旅行时她看着丈夫的睡脸时也感受到了冲动。善良的脸，工作之外只对车和高尔夫感兴趣的男人的脸。凝视着这样的脸，美津子常想起《苔蕾丝·德斯盖鲁》的那个场面。一次又一次反复阅读那一页，从那里可以找到自己内心里的某种阴暗投影。

完全不知这位木口老人是怎样的人。有没有太太？年轻时候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为什么会一个人参加印度旅游？从新德里到这里，一路上从未留意过这老人。然而，俯视这毫无关系的老人的睡脸，一瞬间，和苔蕾丝类似的感情掠过心头。隐藏在她内心深处的某种破坏性东西，跟印度教女神迦梨一样的东西……

"加斯顿先生。"木口说梦话。

"加斯顿先生，加斯顿先生。"

美津子不明白他要说什么，她用手巾擦拭浮上老人额头的汗水，发现两个小时前的高烧退了不少，同时，她也感觉到深深的疲倦，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

到底睡了多久，她也不知道，是走廊上慌乱的脚步声把她吵醒了。不知什么时候天亮了，让人联想到下午酷热的阳光早就透过窗户照射进来，传来了饭店庭院中此起彼伏的小鸟叫声。病人安心似的张开嘴巴睡着。美津子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烧似乎已经全退了，只有汗臭味留下，一如暴风雨过后的臭味。

美津子蹑手蹑脚走出病房，正碰见江波和两位女游客从对面走过来。

“我们刚从恒河回来，真是辛苦您了。两个小时前出发时，我悄悄进来看了看，见您睡得正熟，就没邀请您。您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

江波的劳累显现在眼睛上，两位女游客倒是精神饱满。

“成濑小姐，辛苦你了。”其中一人说，声音高昂有力，“可没去是对的。河岸到处是狗和牛的粪便，岸上是焚烧尸体的臭味——我感受不到什么庄严，只觉得身体不舒服。印度教徒真的就在尸灰流过的旁边漱口、洗头。”

“我说过好多次了，看到那情景便能区分被印度吸引和彻底讨厌印度的人。”江波常替印度说好话。

“沼田先生和矶边先生可是大为感动哟。”

“日本人当中也有印度教徒嘛。”两个女性异口同声说，“江波先生，那个跟印度教徒一样用白巾缠在腰间的人——”

“那白巾叫多提，女人穿的叫纱丽。”

“他帮忙把印度教徒的尸体送到火葬场，真吓了我一跳。”

“我们也很吃惊，刚开始以为是印度迷的年轻嬉皮，听说不是一般的观光客。”

“您跟他说过话吗？”

“有呀，说了一会儿。更让人吃惊的是他的职业是神甫。我问他天主教的神甫为什么一副印度教徒打扮？他回答，既然来到

印度，穿当地的服装比较自然。他搬运的是那些没有钱、倒在路边的穷人的尸体。”

美津子将视线转离他们三人，沉默了一会儿，用嘶哑的声音问：“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嗯，对方也没说……听说住在这条街的阿修拉姆。我来过这里几次，那个日本人，还是第一次见到。”

“阿修拉姆？”美津子的声音依然嘶哑。

“印地语中‘修道院’的意思。”

是大津！那个男人是大津。美津子压抑住涌上心头的感情，不让它显露出来。

“成濑小姐心中有谱吗？”

美津子把脸转向旁边，点点头。

“我想是我大学时的同学。”

江波可能察觉出某种迹象，沉默一会儿后，改变话题问是否用过了早餐。

“马上就去用餐，在这之前我想再去看一下木口先生。”

她回到木口的房间，咀嚼着掠过心头的情绪。

那个到处遭遇挫折，总是失败的男子大津，在这样的地方把尸体运到火葬场。“如果不喜欢神这个词，叫他洋葱也可以。”大津在索恩河畔嘶哑的声音有如余烬留在耳朵深处。那个男的依然无怨无悔地为洋葱而活，为美津子找不到的东西而活。

瞄了一下木口的房间，美津子回到自己的房内洗脸，下楼走

进餐厅。游客用过早餐之后，到中午为止是自由活动时间。有的在庭院散步，有的上街。餐厅里印度人正指点少年整理用过的碗盘，还有一个人抽着烟，望着窗外被窗玻璃割成如蕾丝般网状模样的树木。

“早安。”美津子招呼道。

“你是成濑小姐吧。我姓沼田。听说为了照顾木口，你留在了这里。”

“是，可其实是我很喜欢这个城市。”

“真的吗？我也是拜托江波让我留下来。今天早上，我到了恒河后才决定的。不会增加他的麻烦。”

沼田和气地笑着。

“我是写童话的人。我有一个童话作品是有关九州的八代海，那里的人们相信死去的人会在海里变成鱼继续活下去。大海是他们的下一个世界。对那里的人而言，大海就像印度教徒的恒河。”

美津子觉得跟沉醉在这样一个故事里的男人一起留在饭店不会有问题，喝了一口男服务生送来的大吉岭红茶后，回答：“您能留下来，我更放心了。”

木口的血液检查幸运地未发现疟疾病原虫。高烧是因为炎热和年老引起的疲劳与某种细菌感染而产生的，不用住院，只要静养几天就行了。这是江波快到中午时才从昨天的年轻医生那儿打

听到的。美津子还是不放心。

“诊断没问题吗？”

“没问题。这是我拼命地请求瓦拉纳西的大学附属医院的值班医生过来诊断的。这样成濑小姐可以归队了。”

“不，我还是留下来。我留下的话，木口先生也会比较放心吧。”

“伤脑筋呀。矶边先生、沼田先生和三条夫妇都说同样的话，三条太太还说不想在印度逛下去了。”

就江波来说，考虑到老人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当然这样比较好。这么一来也就不必从加尔各答另外请日本人过来。

两点，巴士来了，准备载送一行人去菩提伽耶。矶边、沼田和美津子送大家到门口。巴士开动后，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饭店中庭只有秋千在和风中摇晃着发出咿呀声。

“真寂寞呀。”

矶边听着秋千的咿呀声嘀咕着。在毫无人迹的庭园，连虫声都细小，只有远处康特车站隐约传来嘈杂声。沼田猛然察觉到似的：“三条夫妇呢？”

“我不知道。”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我……”矶边口吃似的说，“想出去一下。”

“恒河吗？”什么也不知情的沼田说，“我跟你一起去。”

“对不起，其实……我个人有一些琐事，想一个人去。”

美津子察觉到情况特殊，向沼田使眼色。

“沼田先生，要是木口先生情况好转的话，你带我到恒河去吧。”

“好啊。我也喜欢那条河。再多看几次也不厌烦。”

三人各自回二楼，美津子和沼田二人去木口的房间。

矶边打开房门，坐在寝具还未整理的硬邦邦的床铺上，头朝向光线强烈的窗户。卡姆罗治村的拉兹尼·普尼拉尔，弗吉尼亚大学告诉他的那个少女。

矶边来到印度之后，比在日本时更想念妻子，怀念二人的日常生活，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

例如当他穿鞋子准备上班时，妻从背后叫住他。

“今天会晚回家吗？”

“不，我要回来吃晚餐。”

“吃火锅好吗？”

“随你喜欢，我无所谓。”

他怀念像那样的早晨，平常的夫妇对话。

或者是妻灵巧地编织毛线，他边看围棋杂志，边在棋盘上落子，突然叹口气。

“还是不行。”

“什么不行？”

“学棋学了五年，连初段都升不了。今天午休时和石川下了一盘，被才学了三年的他痛宰一顿。年纪大了，记忆力也不行了。”

“你不是下得很高兴吗？”

妻停下织花边的手，口头上安慰他。

“管他下得好还是不好，只要下得高兴不就行了嘛。”

这是妻生前他丝毫不会留意的极其平常的夫妇对话，没有所谓幸不幸福的场面。那样的场面，来到这个遥远的国度，在午后饭店的一个房间里，为什么会印象鲜明地浮现在脑海中呢？妻是极为平常的主妇，矶边也是普通的丈夫。生前感情内敛的妻，临终前才露出意外的一面。

矶边换上运动鞋，拿着钥匙和地图、相机走出房间。

在出租车到来之前，他向前台经理打听卡姆罗治村的所在。可能是江波已经跟他提过了，留着胡须、脸上有点黑的经理对还不放心的矶边用手指做出“OK”的手势：“我会告诉司机！”

出租车来了。矶边在滚烫的座位坐下时，感觉到一种类似痛苦的悸动。他在妻生前从未想过死后的转世等等。妻的那声大叫，有如大车子无意中开到跟前，改变了他今后的人生方向和目的地。再世或转世这两个词出现了。

因此，矶边还半信半疑。和弗吉尼亚大学联系后，即使收到热情的研究员的来信，老实说，他还无法完全释疑，但能肯定的只有那时妻的声音。能相信的是隐藏在心中的对妻的爱。现在，若有人问如果有来生希望和谁结婚，现在的矶边一定会马上回答出妻的名字。

美津子打电话到病人房间。

“喂。”马上听到了木口低沉的声音。

“身体觉得怎么样？”

“哦，是你呀。托你的福，高烧大致上都退了，精神也恢复了。有劳你照顾了。”

“太好了。食欲呢？”

“中午，江波叫了汤和三明治送到我房间来，三明治我还没吃。医生可能傍晚会再来一次。”

“我可以上街一下吗？当然，我会从街上打电话回来。”

“抱歉，老是增加你的麻烦。我已经好得这么多了，没关系，你上街去吧。”

美津子准备好下到大厅时，沼田已在那里等她，膝上放着写生本。

“木口先生似乎很有精神了。”

“哇，那太好了。”

“我再打一通电话，可以吗？”

美津子到服务台，接通了瓦拉纳西的天主教教会，拿起话筒放到耳边，铃声响着，没人接。等了好久才有人接，却是年老女人的嘶哑声音，讲的还是印地语。请服务台的男服务生代听电话，结果，得到的信息是那里没有叫大津的日本人，会英语的传教士们都出去了，只能打听到教会的地址。

“你在这座城市里有认识的人吗？”

坐上出租车，后座的沼田问起刚刚的电话。

“今天早上，和大家参观恒河时，有没有遇到日本人？”

“观光客？”

“不，在火葬场工作的人。”

“啊，和印度教徒作同样打扮的日本人。”

“那个日本人，我想应该是我大学时代认识的人，他说过想当神甫。”

“你是为了找他，才想到恒河看看？”

“我想，说不定他还在火葬场。”

“你们很熟？”

沼田不经意的问话，让美津子不由得脸红了。在自己乳房之间蠢动的大津的头，她还记忆犹新。

“好臭呀。”她突然改变话题。

“什么东西？”

“人的臭味，在别的国家不臭的东西。”

“你讨厌吗？”

“我不讨厌，反而喜欢。这种臭味不会让我疲倦。反而到欧洲——我虽然了解得不多，例如法国就会这样，待个三四天就觉得好累，好累。”

“哦，为什么呢？”

沼田看着美津子，眼神里混合着好奇和快乐。

“法国，太有秩序了，没有混沌不明的东西，太缺少混乱了。

我在协和广场、凡尔赛宫花园散步时，在体味那种过度整齐的秩序美之前，我就已先感到了疲倦，我就是这种个性。跟法国相比，这个国家杂乱，什么都共存的景象，善恶混合的印度教女神像等等，反而适合我的个性。”

“西欧人讨厌混乱。成濑小姐喜欢混沌的东西吗？”

“并不是那么理论化的，喜不喜欢都是这样子。”

窗外吹进带有凉意的风，看着沼田毫无邪气的眼神，美津子放松了精神，开起玩笑来。

“连我也是弄不清楚自己的混沌女性。”

“哦。”沼田的回答暧昧。

跟昨天一样，在夕阳中进入嘈杂的城市。夕阳反射到排列在各商店前的镀银盘子和水壶上，观众和人力车并排在印度电影的大广告牌前，电线上停着众多乌鸦有如音符，脖子上挂着铃的牛和羊让汽车暂停。

矶边在妻死后，才了解到夫妻缘分，那种在无数的男女之中，成为自己人生伴侣的缘分。不错，那是偶然的邂逅，然而，现在的矶边认为那种缘分出生之前就存在。

透过出租车的窗户，他看到干燥、泛白的道路的一边是连绵不断的榕树。车子扬起沙尘，林荫树前方是广阔的小麦田。两只秃鹰停在快要倒塌的农家墙壁上，旱田里农夫牵着黑色大水牛缓步而行。一切都是随处可见的印度田园风景。

矶边沉浸在与妻的回忆中。

为纪念结婚二十周年，他第一次和妻到北海道旅行。夫妇俩没搭飞机，坐上了经过东北的卧铺车。夏天的夕暮，列车从上野车站出发，车窗掠过的树叶发出亮光，在紫色天空下，每一座山都那么美。他无意中发现妻的脸颊上浮现着微笑。她注视着遥远的群山，什么也没说，新婚旅行之后第一次和丈夫的二人之旅，当然感到非常幸福。矶边却觉得难为情，站起来到餐车买饮料。回到座位后，对脸上微笑犹存的妻，小声吼道："喂！我买饮料回来了！"

像这样的寻常回忆一个接一个如水泡般浮起又消失。

出租车行驶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摇摇晃晃经过几座村子。每个村子都有共用的水井，井旁放着水壶或水桶，有女人在洗发或洗脚。窝棚般倾斜的小屋里，男人在理发。光着身子的小孩绕着井边追逐嬉戏。

妻要转世到这样阳光暴晒的村子里——光是这么想，矶边就感到胸口有如被铁夹子夹到似的。妻要混在那些在肮脏的井旁追赶跑跳的赤裸小孩当中。无法相信，有如做梦。矶边自责着"我现在的行为有多么愚劣"，紧紧握住拿着手帕的手。

"回去吧。"

矶边想对默默注视正前方的司机说。话已经冲到喉咙，快要从嘴边出来时，或许是回应矶边的心情，司机突然回过头来。

"卡姆罗治！卡姆罗治！"他指着沙尘飞舞的前方。

他的意思是目的地卡姆罗治村马上就到了。

司机指的方向跟刚才经过的地方风景相同，榕树后的麦田上乌鸦飞舞，农夫牵着水牛。接近夕暮的阳光强烈地照射着所有东西。

矶边闭上眼睛想听听妻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一直在耳朵深处响起的妻最后的声音，今天早晨没有再出现。

出租车扬起灰尘停在井前。这里也有一群身子光溜溜的小孩，母亲或姐姐弄湿了纱丽，直接用水壶汲水往头上淋。她们以不安的眼神注视着突然停车从车内出来的司机和矶边，小孩则伸出手开始讨钱。

小孩中有一位头发和眼珠均乌黑的少女，她也来到矶边面前，嘴里好像有东西。

"拉兹尼。"矶边拿出纸来，念出请江波写的印地语。

"拉兹尼？"

少女摇摇头，手还是伸得长长的。

"拉兹尼，拉兹尼，拉兹尼。"

小孩们模仿着矶边的话，起哄。他们似乎什么都不懂。矶边尝到了类似人生道路上失败的那种悲伤。

"这次旅行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吗？"

"我？"美津子想了一下，"第一是恒河，其次是在那个像蒸汽浴浴室的地下室里看到的女神查姆达的雕像。那时江波说的话

也很有意思。他整张脸上都是汗，汗不停地滴下来，把地板都弄湿了。”

她想起女神那像树根纠结在一起般扭曲的身体、被熏黑的样子。在新德里被女神迦梨慈悲与凶暴共存的神像打动，在酷暑与沉闷下所忍耐的二十分钟，让她觉得来到这城市来对了。

码头附近的路上，今天除了小孩之外，还有失去手指的麻风病患者成排成列在乞讨。失去手指、用脏布条遮掩腐烂皮肤的男男女女向沼田和美津子发出呻吟般的声音。

“大家同样是人，”沼田已忍不住，语带泣声，“这些人也同样是人。”

美津子不想回答。然而，内心深处她听到“我们观光客可以做些什么呢”的声音。三条和沼田等人的廉价同情让美津子感到不安。她不需要“装出来的爱”，只希望真正的爱。

码头的情形跟昨天一样。长发的印度人多提湿漉漉的，正接受坐在大伞下的僧侣的祝福。火葬场附近的地面上摆着从头到脚用黑色布条包起来的尸体。火焰中，另外的尸体正烧得猛烈。褐色野狗和不祥的秃鹰群在远处窥视着烧剩的人肉。

“是个老太婆的尸体。”

沼田看着尸体瘦细的脚和脚踝嘟囔着。火焰中看不到脸。美津子把这老太婆的人生和女神查姆达重叠。心想老太婆像女神那样在这世上受苦、受难，而且也用萎缩的乳房喂小孩、死去。而大津就像背十字架那样，把这样的人，背到这条河来……

"没看到吗？"

"谁？"

"我的那个朋友，今天早上，沼田先生你们遇到的那个日本人。"

"这个……没看到。"

"还是找不到啊。"

"他是神甫？那直接到教会去不就行了？"

美津子突然想起了矶边。现在他在哪里呢？在那封信上写的村子里会遇到要找的少女吗？像自己在这个城市寻找大津一样，矶边如今也在找寻死去的妻子。

"沼田先生，你相信转世吗？"

"我？可惜……我还不明白，这是我实际的感觉。"

"我也一样。可是人生有许多不懂的东西。"

"这是什么意思？"

"我在想我的朋友在这城市里所做的事。在一般人看来，他是在非常愚蠢地生活……来这里之后，我却感觉似乎他并不愚蠢。"

按了教会的电铃好久，没人应答。正觉得再继续按下去很不礼貌时，她听到了像是趿着木屐的脚步声，门开了，一位穿着白色修道服的白人老神甫表情严肃地面对着美津子。

"请问大津在不在这里？"

一听到大津的名字，这位看来相当古板的老神甫脸上浮现出极为不悦的表情。

“我是他大学时代的朋友。”

“有关他的事，我什么也不知道。”

“他在哪里呢？”

“不知道。”

“是在这城市里吧？”

“大概。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他的一切与我们无关。”

老神甫表情坚定，就像西部片里经常出现的维持法律的老警长。维持法律的警长对于违反法律的男人之事，压住内心的不快，说完后急忙关上大门。

夕阳照射在教会对面的墙壁。两只黑色野狗在墙下的垃圾堆中搜寻食物。美津子觉得自己好像被抛弃了。不！被抛弃的不是她而是大津。老神甫有如西部片里的警长，从刚才的语气中可以感受到他对大津没有好感。如同在里昂的修道院里无法融入群体一般，那个男人在这里大概又失败了。

“知道他到哪里了吗？”

沼田站在出租车前问她，她摇摇手。

“问不出来。”

“在等你的时候，我和司机闲聊。我问他，在恒河的火葬场搬运尸体的人当中有没有日本人？他说，他不清楚，不过附近有个和印度人结婚的日本女人经营的公寓，要是到那家公寓去问问

或许可以找到。”

“叫什么公寓？”

“他说是久美子公寓。年轻的日本观光客有不少人住到那儿。”

“那就联系看看？”

“我们找一家饭店用晚餐，在饭店联系久美子公寓看看，怎么样？”

向司机打听距离最近的德拉克斯饭店，司机似乎把它记成了克拉克斯饭店。出租车穿梭在人、牛和人力车的旋涡中，突然，前方有爆裂似的乐声响起。车子的警笛在人群的叫声与笑声中响起好多次。

“结婚，结婚。”

司机笑容满面地向沼田和美津子解释，前面的饭店有盛大的婚宴举行，因此道路拥挤。

“过得了吗？”

沼田担心地问。司机的回答是两人到印度之后不知已听过多少次的话。

“No problem.”

事实上，似乎不是这么一回事。五分钟过了，十分钟过了，车子还是一动也不动。

“那家饭店的名字？”

沼田忍不住又问一次，司机若无其事地说出和刚才一样的饭

店名字。

“克拉克斯饭店。”

沼田与美津子相视，不由得笑出来。

“真搞不清是当真呢，还是开玩笑。”

“这也是印度啊。我们去参观印度的结婚典礼吧。”

两个人舍弃出租车，走在车子拥挤的街道上，有点兴奋。饭店前面，树上挂着许多小灯泡，像圣诞树一样，乐队敲着大鼓，吹着喇叭。穿着礼服的年轻人和缠着豪华丝质纱丽、额头上点着朱记的女人，接连被引进饭店。

“是有钱人家的结婚典礼呢。”沼田嘟囔着。

“跟我们看过的那些住在河边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美津子问旁边披着华丽纱丽的女孩问。

“大家在等什么呢？”

“等新郎骑白马来。”

女孩的圆脸上有酒窝，她说的是流利的纯正英式英语。

“白马？”

“是呀，在这里新郎骑白马到新娘家迎娶。这是我们国家美丽的习俗。”

暂时停下的乐队又响起了爆裂声，穿西装的年轻人从路上一齐涌过来，欢呼、拍手。

缠着红色头巾、骑着白马的新郎终于出现了，他动作笨拙地从因音乐声而激动的马上滑下来，模仿运动比赛的胜利者高

举双手。围住他的宾客从花篮里拿出白色、红色的祝福花朵投向他。

“您是观光客？”

有酒窝的圆脸少女善意的眼神投向了美津子。

“是日本人吧？”

“是的。”

“是第一次看到印度的结婚典礼？要不要一起进去？饭店的庭院里有‘花园派对’。”

“我没有受到邀请，只是和朋友一起来这里。”

“在这里，喜宴即使没被邀请也可以出席。”

美津子把胆怯、客气的沼田硬拉到饭店的庭院里，那里的树上也都挂了小灯泡，摆着饼干水果的桌子白得耀眼。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有三个舞娘正手舞足蹈，舞姿性感。四个乐师各以木制的乐器伴奏着。

酒窝少女向朋友们介绍沼田和美津子，很快地，满面善意笑容的青年们把二人围住。

“有趣吗？”

“很有意思呀。”

“是因为跟日本的结婚典礼不一样吗？”

“不是这个意思，”美津子又兴起常有的坏心眼，“是因为结婚典礼非常印度化。”

“哦？”围着她的青年们同时现出高兴的表情。然而美津子

对他们高兴的表情马上投以厌烦的脸色。

“刚才我在恒河边遇到许多小孩。小孩都伸手乞讨，而三小时之后——”她没使用自己更擅长的法语，很努力地搜寻英语单词，只要意思能通就行了，“看到不同阶层的人举办这么豪华的派对。”

霎时，盛装青年们脸上的社交性笑容消失了，表情变得严肃，开始谈论些什么。其中一个戴着眼镜的人用牧师般的语气开始解释。

“夫人恐怕是在批评我们的种姓制度吧？”

“我不是批评。只是觉得实在是相差太大而感到吃惊。”

“我来解释。”那青年的语气越来越像牧师，或者说是像美国电影里出现的年轻律师，“您听过安倍德卡尔博士的名字吗？”

“没有。”

“他制定过宪法，当过印度独立后的司法部长。在他制定的宪法里废止了宗教上的阶级差别。我想您一定知道，我们尊敬的圣雄甘地把弃民称为哈利将、神子。”

演讲语调的英语对美津子来说有点困难，不过，大致的意思还能懂。看着他嘴巴的开合，美津子突然想起江波无意中说过的话。

印度的知识分子让人讨厌的是自尊心强，喜欢作内容贫乏的长篇大论和摆架子。

“现在哈利将中有官员，也有在大学供职的人。”

“我知道。”

“外国人常问一些和你们相同的问题。可印度一直在进步。您读过尼赫鲁和现在印度的女首相英迪拉·甘地的往来书信吗？那是世界性的畅销书，一定有日文版了！”

“我想在东京是畅销书。可惜，我没看过。”

“您不能不看。那本书里，尼赫鲁写信给女儿英迪拉，谈到现在的亚洲受到欧洲的压制。其实，亚洲本来比欧洲先进得多，印度人的使命就是恢复它。”

那青年单调的长篇大论让人感到很烦。美津子在穿着各色各样的纱丽、礼服的宾客之中找不到沼田的影子。

“您认为以女性首相而言，英迪拉·甘地怎么样？”

“我对印度的政治毫无了解。”

“她是印度之母。她用女性的温柔和韧性化解了印度各宗教、各民族之间的对立与矛盾。”

“对不起，我要去找朋友。谢谢你的解说。”

“能消除您的误解，我们也觉得高兴。”

她不相信这样的论调。在青年空虚的谈话之中，美津子最讨厌的就是话中有如腐鱼般的伪善臭味。女神迦梨邪恶与慈悲共存，没有伪善。女神查姆达身上，苦恼、疾病与爱情像树根交缠盘错，但没有伪善。美津子喜欢女神迦梨、查姆达、恒河的印度，但是没办法喜欢这个青年的演讲。

那些围绕她的皮肤浅黑看来很健康、有着社交圈应有的温和

个性的青年们的脸上恢复了安心的笑容。

“来点潘趣酒[1]？”

酒窝女孩又出现了，她有如畏畏缩缩回到战时被摧毁的城市的女子。

“谢谢。”美津子还“余怒未消”，“我喜欢比潘趣酒更烈的东西。”

从庭园回到饭店，美津子对在商店前面无聊地浏览橱窗的沼田说。

“总算逃出来了，快点溜吧。”

“成濑小姐被大家围着，很受欢迎啊。”

“我被强迫听了制定宪法的长篇大论，一堆像是潘趣酒那般混合味道的谈话。”

沼田不明白她的意思，好意说：“我打了电话给久美子公寓。”

“真的？结果呢？”美津子语带兴奋地问，“打听出什么？”

“嗯——”沼田犹豫了一下，说，“听说你的朋友出入一个可疑的地方。只要到那里一定找得到。”

“可疑的地方？他现在做什么呢？”

“不知道。怎么样，要不要去他住的地方看看？”

“好累呀。”

---

① 潘趣酒，一种用酒、果汁、香料等调和的饮料。

美津子吐气的同时不由得抱怨，感觉今天下午仿佛被眼睛看不到的大津捉弄，接着对陪伴自己的沼田说：“对不起，浪费你的时间了。”

“没关系。我去其他城市，还不如留在瓦拉纳西。对了，我们的晚餐呢？”

“我们回饭店吧。要是再被参加婚礼的人围住就惨了。”

饭店前还有乞讨的小孩。有宾客出来，往他们头上撒零钱，小孩就在地上抢钱。看到这幅场景，美津子又想到刚才那青年说的“神子”和他像牧师说教般的流畅演讲调子。

“出了这里似乎就是大马路了。”

沼田先生率先走入一条像洞穴的小路。

动物臭味和尿臭味扑鼻而来。美津子屏住呼吸，沿这条传出嘈杂声、有如口腔深处的小巷前行，脚碰到什么，她不由得叫出声来。

“怎么了？”

“好像踩到什么东西？”

沼田低下头来看脚底。

“是人，还活着……”

“生病了？”

“不知道。说不定是饿得昏倒了。”

沼田学婚礼的男子把铜板往地上扔，铜板发出响声。铜板的声音只有无奈和无力。

九　河流

回到饭店内唯一的餐厅时，里面有一个年轻服务生坐在那儿，好像在打瞌睡。矶边坐在正中央的桌子边喝酒，桌上放着一瓶威士忌。一只壁虎像被黏着剂粘在墙壁上似的，紧紧附在壁上，一动也不动。

“我回来了。”

美津子向矶边打招呼，和沼田坐到沾有番茄酱的桌子边。不用问，光看矶边的醉脸和出汗的额头就知道这个男人度过了无聊的一天。

“怎么样？你那个朋友。”矶边抬起头来问。

“没找到，白跑了一趟。”

“我也一样。”

“不在了吗？”

“听说已经搬到这座城市里来了，为了找工作全家都搬过来了。”

“地址呢？”

“怎么可能知道？贫乏的村子，以前的日本都没有那样的村子。”

矶边的声音充满绝望。光看温厚老实的他醉成那样子，就知道他内心有多痛苦。

沼田和美津子默默地把送来的瘦鸡肉往嘴里送。

“成濑小姐，你知道我回程时做了什么？”矶边倒了半杯威士忌，边倒边说，声音含糊不清。

“我啊，到算命师家里去了。是印度的算命师。”

“您相信吗？”

“我哪会相信。即使是谈到内人转世的这封信，我也不相信。只是，人是很奇妙的东西。可能是不服输，也可能是病急乱投医，我雇的出租车司机或许是同情我，突然建议我找这城市最有名的算命师算算看。那个算命师不愧是印度名师，可以算出客人的前生来世。想想，真是滑稽，我都对自己真的去找算命师感到滑稽。”

他豁出去似的把琥珀色液体一饮而尽。

“那算命师，是个穿着立领衣服的男子——对对，尼赫鲁常那样打扮。脸像大学教师，手指上戴着一颗大宝石戒指……信心十足地说，她已重新转世，现在非常幸福。他从柚木制成的箱子里拿出一大本书，用罗马字写上我太太的名字，不知在计算什么。然后我付了相当高的费用。”

美津子默默地低下头，静静地移动刀叉。追逐幻影的矶边心

情沉重。不明原委的沼田也被矶边的情绪感染，默默无语。

“我问他，她现在在哪里？他说，我查查看，你明天再来。反正是胡诌个地址，要钱呗。”

“你还要去吗？”

“去！为了让自己死了这个心，也对自己有个交待。千里迢迢跑到印度来，做到这地步，太太大概可以成佛了。成濑小姐，你说呢？”

美津子眼前浮现出躺在病房里没说过一句任性话的矶边太太，以及这个几乎每天工作结束就来探望太太的男人。那是到处都看得到的平凡、不显眼的夫妇。在那样的夫妇之间有着无人知道的、只属于他们的故事。

“对不起，我喝醉了，胡言乱语。”

恢复清醒的矶边向沉默着的两个人道歉，声音半似哭泣。他握着还剩三分之一左右的威士忌瓶子站起来。

“祈求根本不存在的转世，我真失败。”

露出哭笑难辨的表情，他离开了餐厅。

“他怎么了？”沼田愣愣地问。

“究竟怎么了……”美津子装迷糊。她蓦地想到，矶边和自己在追求幻影这一点上，结果是一样的。“木口先生才令人担心呢，我去打个电话。”

第二天，十月三十一日。

发生了大事情！

早上，美津子化好妆来到楼下。服务台没人，十来个工作人员挤在餐厅里唯一的电视机前，沼田和刚恢复健康的木口饭也没吃，紧盯着电视。电视画面上，一身纱丽打扮的英迪拉·甘地总理的脸静止不动。

沼田看到美津子，说：

“不得了啦！英迪拉·甘地被杀了！”

“总理被谁杀了？”

“不清楚。”

美津子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静止画面上映着的银发女总理。播报员一再重复：政府发言人说今早九点多首相在官邸被暗杀。

“不得了。”

沼田坐到餐桌旁的椅子上，木口也跟着坐下来，叹口气。沼田点头说：“搞不好我们观光客会被限制行动，江波先生和其他日本人明天应该会回到这里，我担心的是国内班机会不会停飞。说不定会发布戒严令。”

“我想江波先生一定会跟我们联络。”美津子嘟囔，“咱们暂时等着吧。”

从昨天起就没露面的三条夫妇表情愉悦地来到餐厅，三条的肩上挂着心爱的相机。

“早安。今天也是好天气。咦？发生什么事了？”

“今天早上印度的总理被暗杀了！”

“所以大家聚在这儿？可这跟我们毫无关系……”

“开玩笑！搞不好我们会被迫延期回国。”

沼田声音中带有怒意。三条新婚太太的娃娃脸骤然扭曲。

“怎么办？我就说该去欧洲嘛！”

“可也因为来这里，我们才照了好多照片呀。照片就是素材，拍了独家照片就赢了。”三条不停地辩解。

服务台的电话铃声急切地响起。好像信号似的，盯着电视的工作人员散开了。服务台传出：

“成濑小姐电话。”

低着头翻阅菜单的美津子站起来，马上想到可能是江波的电话。果然，江波急促的声音从话筒那方传过来。

“今天早上发生的大事，您知道了吗？”

“知道了，从电视上看到了。你现在在哪里？”

“在巴特那。这里现在还算平静，德里那边好像出动了军队，确切讯息还无法掌握。我们明天一定回瓦拉纳西。大家看情势，注意安全。今早发生的事件也是因为锡克教徒的不满才爆发的，街上或许会有火烧等暴动行动，外出时要格外小心。”

“知道了。”

“还有，木口先生没什么问题吧？”

“今天早上和我们一起在餐厅。”

美津子挂断电话时，矶边才到餐厅，满脸疲惫不堪。

“昨天晚上胡言乱语了，真对不起。”

"没什么。"

矶边听到暗杀的新闻，似乎从宿醉中醒过来，盯着电视。

画面上出现了在总理官邸周围警戒的战车和士兵，以及四处冒烟的新德里。工作人员又涌到餐厅来。六个日本人很认真地听，通过带有印度腔调的英语了解到，总理为了上电视，在从官邸到办公室的小路上被混在护卫群中的锡克教徒射杀了。

"锡克教徒，究竟是什么？"

三条吃着好不容易才送来的早餐，问道。江波不在的这个日本人团体中，没有人知道复杂的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的对立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旅游指南上写着头缠白布、带短刀的家伙。"沼田不安地回答。

"总之，在掌握确切情况之前，大家留在饭店。"

听美津子这么一说，三条取下相机，很可惜似的说："没问题，没问题。饭店的庭院里也停着出租车，我不担心。太可惜了，要是留在新德里说不定可以拍到能获普利策奖的照片。"

"那可不一定，你一个人或许无所谓，可不要增加大家的麻烦。"木口责备他，语气强硬得不像是大病初愈之人。

到下午为止，每个人在餐厅或房间里待命。新德里已发布禁止外出令，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的冲突此起彼落，有多处发生火灾。尽管如此，这个城市倒好像什么事都没有，暑气上升，庭院

里小鸟发出清朗的叫声。

三条向柜台的男服务员询问："现在可以外出吗？"

"No problem！"

"我出去一下。这里的地毯又好又便宜，太太的娘家托我买。"

他对还盯着电视看的沼田说："不能因为无聊事破坏了美好的旅行，还有啊，要是参观古迹，我太太一定又要嘀嘀咕咕，买丝绸、地毯的话她就赞成了。"

为了避开午后的阳光，房间里窗帘紧闭。矶边把瓶中残留的少许威士忌倒入杯中，喝了起来。不知从哪里传来了烤番薯的叫卖声，仿佛是那天的声音。

"烤番薯、烤番薯。"

房间像他的心一样空虚。一道白色光线从窗帘的缝隙泻入，一只蟑螂飞快躲入磨损的地毯里。

"都是你！"矶边向妻辩解，"我去找了……可是到处都找不到你。"他想起小时候和妹妹玩的捉迷藏游戏。

"我去找了。"

"我当然在。"

"可是除了那个骗人的算命师之外，没有其他线索。"

矶边不想听妻的声音，让热热的酒精流入喉咙。

今天新德里的突发事件让我从这件傻事中清醒过来。如果不是这事件，我现在可能去找那个穿着立领衣服的算命师了。天花

板上的旧电扇发出咿呀声转呀转，他抱着像字典的大书，动作夸张地放到桌上。手指上戴着的大戒指，想必是用哪个美国或欧洲的有钱女人撒下的大钱买下的。

“她喜欢算命看相。”

矶边突然想起正月时和妻参拜神社，她一定会抽签。神社的男职员看了签上的数字之后，递给她解签纸，当纸上写的是“吉”字时，她会一个人哧哧地笑。从前毫不在意的妻的小动作，在这遥远酷暑国家的城市里竟然一一浮现了。

酒精在体内流窜，他一直凝视着午后洒向地板的白色光线。这是印度午后的阳光。

美津子坐在自己房间的橘色沙发上，看着那道同样的白色光线。空调或许太旧了，在房里不停发出细微的嘈杂声。难得来到印度，却度过无聊的一天。自己为什么要来印度？不，重要的是自己为什么不像其他人一样到名胜古迹去逛逛，坚持要留在这座城市呢？她对其他观光客感兴趣的泰姬陵、印度舞蹈等等几乎都没兴趣。能打动她心灵的是恒河，还有江波介绍的女神查姆达，她患麻风病、被毒蛇咬，还用瘦而干瘪的乳房喂小孩吃奶的神姿也打动了她。那是在现世痛苦中喘息的东方之母，完全不同于气质高雅的欧洲圣母。

窗外照射进来的白光，让她突然想起放学后的库尔特尔屋的小教堂。那一天，她不怀好意地在那里等着大津。楼下大钟发出

庄严的声响，她打开放在眼前封面已松脱的《圣经》。

> 他无佳形美容，
>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 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
> 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 他被藐视，
> 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
> 我们也不尊重他。
>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为什么寻找他？

女神查姆达的影像重叠在那人身上，在里昂看到的大津寒碜的背影重叠在那人身上。美津子仔细一想，自己不知不觉地跟在大津身后似乎在追寻某种东西。那个从前她藐视并舍弃的、绰号小丑、“既丑又无威严”的男子。那个成为了她自尊心的玩具，却又深深伤了她自尊心的男子。

敲门声响起，沼田的声音打断她的思绪。

“街上似乎还平静。三条夫妇和矶边先生都外出了。我也想到街上看看，你要不要一起去？”

跟昨天一样，天花板上缺油的电扇发出咿呀声，壁旁的书架上摆满皮装书，看起来较有威严。算命师穿着像尼赫鲁装扮的立领衣服，坐在书架前的大桌子后面，说“No problem”。

他用银色派克笔在纸上不知写些什么，伸出戴着戒指的手。那是矶边要的地址。矶边注视着对方的脸，算命师脸颊上淡淡的狡猾微笑像蒸气般消失了。那一瞬间，矶边明白了，愤怒的同时他也死心了！算命师紧接着说“一百卢比”。

来到屋外，虽近黄昏，郁闷的热气仍笼罩路面，无风。载他来的出租车司机在酷热中很有耐心地等他。在这里也有小姐弟手伸得长长地缠住矶边，和算命师一样讨钱。

矶边看着四五岁的小女孩那饥饿的表情，突然觉得很恐怖，说不定她就是妻！可能会是妻的转世的念头有如刀子刺向他的心头。他匆忙给她零钱，躲入出租车内。

司机看了一下算命师写了地址的纸片，点点头，踩下油门。机动三轮车发出声响从身旁驰过，卖甘蔗汁的摊贩前躺着一头牛。矶边漫不经心地看着这些光景，感觉恍如梦中。他不相信转世再生的妻会在算命师告诉他的那个地方。不过，就像那些在临终关怀医院的癌症晚期患者，即使被医生宣告了死亡日期，仍然抱着一缕希望一样，他也忍耐着空虚。他对自己说：这样就可以死心了，这样就可以死心了！

小广场上小屋并排，两三台人力车等在那儿。脚踏车、人力

车的修车店里，几个男人正忙着组装，路旁的小摊上排列着色彩鲜艳的湿婆神画像，一个女人把水果放在地上，自己蹲着。

“就是这里。”司机停下车子。

“这是谁的家？”

矶边问，司机摇摇头，递回先前算命师给的纸片。纸质粗糙的纸上只写了街道名称，连号码也没有。尽管早有心理准备，矶边仍然感到深深的懊恼。他下车走入人力车修车店。

“你认识叫拉兹尼的少女吗？”

“拉兹尼？”

“拉兹尼，小女孩。”

几个男的疑惑地看了看矶边，开始用有如彼此吐口水的印地语交谈。其中，一个掉了牙的老人指向道路深处，说：“拉——兹——尼。”

他的鼻音浓重。

黄昏燠热的暑气中总算有了点凉意。沼田和美津子都已习惯混杂了汗水和家畜、泥土臭味的瓦拉纳西的臭味，一进城，这臭味更为强烈。

“鸟店，鸟店。”

沼田自言自语。

“什么事？”

“中途可以到鸟店去一下吗？”

“当然可以，沼田先生为了我花了不少时间，您到鸟店想买什么？”

“鹩哥。”

“鹩哥？东京不是也有卖吗？”

“那些全部是切掉尾巴的。我想买野生的鹩哥。”

美津子惊讶地看着沼田，但没有追问下去。她也有不想跟任何人说的秘密。当义工时面对患者（主要是中年以上的女性患者），当他们想把自己的秘密说出时，美津子总是转过身子装作没听到，表示即使背部听到告白也没用。她常说：“护士长禁止义工介入患者的个人私事。”

沼田对美津子不问买鹩哥的理由似乎有所不满。美津子指着用木板临时搭建的小店说：“咦，那不就是鸟店吗？”

沼田急忙转身。

猴子被绑在木桩上。多层重叠的灯笼型鸟笼里有鹦鹉在啼叫，鸡在箱子里绕来绕去发出嘈杂声。

“有没有 Great Hill Myna？”沼田在店门口问。

美津子不知道鹩哥的英文名字，现在她明白了沼田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出发前早就计划好的。沼田和鸟店老板谈了一下，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和住的饭店，然后回到美津子身旁。

“他会送到饭店来。”

“你准备把鹩哥带回日本吗？”

“不。”沼田另有含意地笑了，“正好相反……从前，鹩哥救

过我的命，现在我想回报它。想想可能是很情绪化的举动吧。不过……”

从外侧看不出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的区别。每一家的墙壁油漆都剥落得有如患了皮肤病一般，其中之一是沼田从柜台打听到的妓女户。

“纵使你的朋友不在这一家，或许从这里可以找到线索。”

“连这样的事都麻烦您，真是对不起。”

“没关系。其实，我对你的寻宝很感兴趣。为什么你非找到这位神甫不可呢？”

对于沼田无礼的质问，美津子冷冷地回答：“这跟你买鹩哥一样。”

“是哦。”

沼田当然不明白美津子语气冷淡的理由。

“怎么办？我一个人进去问吗？”

“不，我们一起进去。我一个女人站在这门口反而让人觉得很奇怪。”

“说得也是。”

两人正准备踏上油漆剥落的楼梯，一个站在路上注视着他们的男人，摇摇手，说：“不！女人，不许！”

沼田回过头来回答：

“No problem！”

楼梯上到处积有污水，垃圾场般的中庭挂着微脏的衣服。尽头处有一道木板门，圆圆的窥视孔有如怪物的眼睛瞪着这边。按下门铃，有人从窥视孔往外瞧。

“欢迎。”

传出旋转钥匙的声音，一个只剩下两颗门牙的男子探出头来，装出笑脸，当他看到美津子的那一瞬间，“女人，不许！”

跟刚才路旁的男子说的话一样。

沼田说：“我们是来找寻一位日本男子，他在这里吗？”

“没有！”

那男人准备关上门，沼田从口袋里掏出一美元，关了一半的门就此停住。美津子从开着的门看进去，远处有个像动物笼子的格子。格子里，几个女人缠着像抹布的纱丽，用异样的眼光往这边瞧，那眼睛仿佛野猫的眼睛。她们当中有一个看来还是少女，斜坐在破旧的寝具上。

沼田又放一美元到那男人手里，他的脸上浮现出卑贱的微笑，露出被收买了的背叛者表情。

“他还没有来。”

“什么时候来？”

“不知道。”

男人从缺牙的牙缝之间发出的声音，有气无力。

“在哪里？”

“不知道。”

“他来了之后，请他打电话到这里。”

沼田又给了一美元，男人做出愚弄人似的笑容。听到楼梯下传来了脚步声，他像赶狗似的挥挥手，意思是快走。一位年轻人走上来，他穿着昨晚婚礼上和美津子说话的青年一样的服装，看到美津子，他停下脚步，没有马上进入屋子。

美津子跟在沼田身后，扶着油漆剥落的墙壁，踩着处处污水的地面。

“怎么办？”

“算了，已经麻烦沼田先生很多了。”

暮霭笼罩着街道，她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什么都徒劳无功。不只是这次印度之旅，到今天为止她自己的一切，无论是学生生活，或是短暂的婚姻生活、伪善的义工工作，就连第一次到这里来寻找大津，全都失败了。不过，她模糊感觉到在这些愚行的背后自己也希望拥有X，一个可以让自己觉得充实的X，可是她无法理解X究竟是什么。

突然，从远处传来跟昨天听到的完全相同的乐队声。

“又是结婚典礼吗？”

沼田停下脚步，把视线转向响声的方向。大鼓声，好多人排成列，配合着鼓声行进。

“是示威游行。”

乐队演奏的是悲伤的葬礼曲。男士们的步伐配合着曲子整齐划一，他们拉着的白布条上写着印地语和英语。

"我们忘不了英迪拉！"

在"英迪拉是我们的母亲"的布条下，和昨夜婚礼上看到的一样的上流社会的印度教徒，拖着沉重的步伐，后边跟着乞讨的小孩和贫穷的男女。

"英迪拉是我们的母亲"，他们大声喊叫。戴着头盔的警察在队伍旁边戒备着。

"英迪拉是我们的母亲。"

沼田看着布条上的文字，念出声来。

"母亲已死，母亲已死！"

"成——濑——小姐！"

突然听到有人用日语叫美津子。那是美津子曾经听过的声音，学生时代听过的声音。"成——濑——小姐！"是特别的声音。她看到大津穿着肮脏的长袖上衣和磨损的牛仔裤。

"听说你在找我。Namaste[1]."

"Namaste."

美津子发觉自己声音嘶哑，勉强挤出笑容。

"我找得好辛苦。还向教会打听。"

"对不起。"大津动不动就道歉的习惯在岁月流逝中并未改变，"我已经不在教会，被印度教的阿修拉姆收留了。"

"阿修拉姆？"

---

① Namaste，印地语，你好。

“像道场那样的家。”

“你改信印度教了吗？”

“不。我跟从前一样，还是天主教的神甫。但印度教的沙陀们热烈欢迎我。”

“找个地方谈谈吧。来我住的饭店？”

“我这个模样，饭店不会欢迎的。”

“那里有漂亮的中庭，庭子里还有长椅。”

“是巴黎饭店吧？”

“你很清楚呀。”

“我的朋友是弃民，在那里洗衣服。那里的庭院很有名。”

美津子介绍了沼田，他以好奇的眼神看着这边。

“真的谢谢你，我现在要和朋友回饭店了。”

“英迪拉是我们的母亲。我们忘不了英迪拉。”游行队伍继续高唱，从三人面前经过，“母亲已死，母亲已死！”

十　大津物语

考虑周详的沼田让两人搭上出租车后,说自己还要回鸟店去看看,就消失在游行队伍中。大津在出租车内沉默了一阵后,开口了:

“这非常时期,你竟然跑到印度来!”

“我根本就不清楚这事态。”

“新德里好像到处都有暴动发生。”

“这个城市倒是意外的安静。”

“因为这里对印度人而言是圣地。”

“英迪拉的遗体也会流归恒河吗?”

“是的,她也会跟贫穷的弃民一样被流归恒河。听说葬礼是十一月三日。”

瓦拉纳西长长的一日结束了,天气突然转凉。庭院里有如苏醒般,所有昆虫鸣叫着,没有人碰的秋千自个儿发出咿呀声摇晃着。大津坐在长椅上,拘谨地将双脚并拢。那种拘谨样子让美津

子想起大学时代坐在校内长椅上忍受着她的嘲讽的大津。

“要不要吃三明治？饮料呢？”

她说话的方式和学生时代一样，“这么说，你和印度教徒住在一起？”

“是的，在这个国家印度教徒年纪大了，会把家让给孩子，自己外出过着流浪的生活，那样的人叫沙陀。我是被他们收留的。”

“好像弃犬一样。”

“是呀，那时我就跟弃犬一样。”大津的声音像患了鼻窦炎，“那时真是穷途末路了。”

“和印度教徒住在一起……教会不会责怪吗？”

“我常被教会斥责。”

“我不明白，”美津子沉默了一阵子之后开口，“你到底还是不是神甫？”

“是，虽然落伍……”

男服务生送来三明治和一壶红茶，看到大津后，明显露出厌恶的表情。

“我常被误以为是弃民。这种装扮是为了搬运尸体方便，穿着传教士那样的服装，不能搬运尸体。印度教徒拒绝异教徒进入火葬场。”

“听说你到火葬场，是去搬运尸体吗？”美津子感到惊讶。

“是的，这个城市有相当多的人为了能死在恒河，历经艰辛走到这里才倒下来。市政府的卡车每天绕市区一次，看看是否还

有没被发现的倒毙者。”

“我看到过。”

“还有呼吸的人被带到河边的公共设施，没了呼吸的人就送到码头边的火葬场。”

美津子眼前又浮现出前天亲眼看到的玛尼卡尼卡码头晃动的火焰。躺在竹床上，用红色、黑色布包裹着的像木乃伊的老太婆尸体。如果把布抽掉，从里面掉出来的将会是残缺的查姆达女神。每一具尸体都有各自的人生痛苦，都有各自的泪痕。

“你也送他们去印度教的火葬场？”

“是的，有钱人的家人会用担架送他过去。单身贫穷的弃民就很少会有人把他们抬去。但他们也希望能死在恒河，所以拖趿着脚步来到这个城市。”

“你又不是印度教的婆罗门。”

“这差异很大吗？如果他现在在这个城市。”

“他？你是指洋葱？”

“是的。我想要是洋葱来到这城市，他一定会把倒下的人背到火葬场。就像生前，他背负十字架一样。”

“你的行为却在洋葱的教会中遭到了批评。”

条件反射下，美津子说出了会刺伤老同学的话，她为自己说出这么不庄重的话感到羞耻。

“我，无论走到哪里，别人对我的评论都是不好的。大学时代、神学院学生时代、修道院时代……在这里的教会也是这样。

不过，都无所谓啦。”

“那么，你……”

“我知道。因为洋葱不只是活在欧洲的天主教里，也活在印度教里，活在佛教之中。我不仅这么认为，也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

印度音乐是专为今天到来的美国观光客演奏的，从餐厅开着的窗户，断断续续传来了声音像手风琴的簧风琴的演奏声。

“可这样一来，你的一生就完了。”

“我不后悔。”

“印度教徒不知道你是神甫？”

“你是指倒下来的人吗？当然，他们不知道。不过，力量用尽的他们在河畔被火焰包围时，我向洋葱祈祷：请拥抱我交给你的这个人。”

“那么以你神甫的身份不就相信了佛教或印度教所说的转世？”

内心仅余的自尊心对大津的生活方式产生的失落感，促使她提出这样的问题。

“洋葱被杀的时候，”大津注视着地面，好像说给自己听，“活下来的弟子终于明白了洋葱的爱和它的意义。所有弟子都抛弃洋葱而逃生。即使遭背叛，洋葱依然爱他的弟子。因此，他们每个人狼狈的心中都烙下了洋葱的影子，忘不了洋葱的存在。弟子们出走到遥远的国度只为了传播洋葱的话语。”

大津的语气就像打开绘本读给印度的贫穷小孩听。

“之后，洋葱继续活在他们心中。洋葱死了，但是又转世到弟子之中。”

“我不明白，”美津子反驳的声调高昂，“我好像在听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不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你看，洋葱现在还活在你面前的我的心中。”

的确，大津的话也证实了他痛苦的生活方式，这跟婚礼上光是嘴巴上说得好听的青年说的那些像潘趣酒味道的话不一样。

这时，庭院里灯亮了，灯光照射到大津长了肿疱的侧脸。

“每次看到恒河，我就想起洋葱。恒河无论是对伸出腐烂手指乞讨的女性，或被杀的甘地总理都一样不拒绝，接受每一个人的骨灰。洋葱的爱河，无论是怎么丑陋的人、多么肮脏的人都不拒绝。”

美津子不再反驳，但感觉到了自己与大津的距离。大津的生活方式、他的话对她而言都是另一世界的东西。她完全不了解洋葱，只知道洋葱完全把大津从她那儿抢过去了。

“大津，你脸上长了肿疱。”

“我知道。因为经常出入娼妓之家。”

“你真的抱过她们？”

“抱过。她们本来就是为男人辛苦工作而死的可怜女人，我抱过她们残破的身体。”

这是美津子第一次听大津开玩笑。这表明大津精神上已有一

些好转。

印度音乐的表演一结束，马上传来蚊群般的美国人的笑声和交谈声。那好像是个信号，大津从长椅上站起来。

“明天得早起，不回去不行了。”他浮现出悲伤的微笑，说，“这辈子或许不会再和成濑小姐见面了。”

“怎么说这种话？明天，你在哪里？”

“不知道。在这座城市的任何地方，每天都有倒下来的朝圣者。有的死在某户人家后门，有些生病的娼妓被丢弃在污水流过的地面。因此，黎明时候，在恒河边火葬开始时，我或许会在玛尼卡尼卡码头附近。”

矶边寻找酒馆，心情跟昨晚一样，不喝不行。他已经不再恨那个像大学教师的算命师。来到这个国家，目睹了人的贫穷，看到他们不只是乞讨，还利用身体的缺陷、有疾病的手脚来获取生存的粮食。矶边明白那个算命师也是其中之一，利用“印度不可解的神秘”而活下去。只是有一种郁闷充塞在他胸中。

那种郁闷让他想喝酒。他去逛那些如他预料的不洁的摊贩。好多位名叫拉兹尼的女人，她们都以怯怯的眼神仰望矶边，伸出手乞讨。

矶边没有特定目标，随意乱逛，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不开在大马路上而是开在后巷里的酒馆。这家店卖些不知是什么的罐头和杂粮，满是灰尘。

他说："威士忌！"店主人摇摇头，拿出一瓶印度酒来，指着瓶子说酒名："强，强。"

矶边把酒瓶倒竖着灌，没注意方向地乱逛。他边逛边灌酒，只希望赶快醉，让头脑麻痹，郁闷消除。

路上有印度人吵架。几个男人跑过去，从一户人家里揪出一壮年男人，猛打一顿。那男人满脸鼻血，大声喊叫，不久警察来了，揍人的几个男子一溜烟全跑光了。

旁边一个看热闹的青年，也没人问就主动地为矶边介绍，仿佛为之辩解。

"他是锡克教的领袖。你知道今天早上锡克教徒杀害甘地总理的事吗？"

他夸张地用手遮着脸："锡克教徒没有理由杀我们的母亲。总理是拥护锡克教徒查兰·辛格当印度总统的。"

矶边想躲开青年的辩解，装作不懂英语。青年从准备走开的矶边身后提出忠告：

"你还是赶快回到饭店吧。有好几个城市已实施了宵禁，这个城市和德里一样，只要争端一开始，外国人会很危险。"

现在的矶边对宗教上的争端没有兴趣。他是日本人，完全不清楚这个国家里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之间的对立背景和缘由。结果，连宗教也彼此对立憎恨而杀人，这样的东西无法令人相信。现在他认为在这世上最有价值的是对妻的怀念，而且，失去妻之后，他觉得现在才真正认识到妻的价值、妻的意义。他一直认为

对男人而言，工作、绩效等就是一切，其实不然。他发现自己有多么自私，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对不起妻。

矶边的醉意加深，已分辨不清方向，他只是疲倦地挪动脚步，希望利用疲倦消除酒醉。“来！”“来！”人力车的车夫从左右向他招呼。矶边看到左边的花店和卖铜壶的摊贩打烊了，这才察觉到自己已来到河边。

码头的石阶上躺着几个乞丐，他们看到矶边就出声。矶边丢下零钱，爬上码头，躲到几件晒于河岸的衣服后边。

眼前是一条巨大的河流。月光反射在银箔般的河面上。不见朝圣者沐浴的身影，也没有白天的喧闹，连一艘船都没有。

矶边在当地人用来洗衣服的一块岩石上坐下，眺望着从南往北默默流淌的锡色河流。有时会有黑色浮游物在河面上移动。无心的河和浮游物一起流逝。

矶边把手中的酒瓶扔向河面。众多的印度教徒，因这条大河而净化，他们相信这条河通往更好的来世。妻是由什么送过去的呢?

“你到哪里去了？”他呼唤着妻。

妻生前，他从未这么亲昵地呼唤过她。直到妻逝世为止，他跟许多男人一样热衷工作，常常忽略了家庭。倒不是对妻没有爱情，而是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工作，要努力工作，女人喜欢这样的丈夫。他从未想过妻心中对自己的爱情有多少，也没察觉到在这样的安全感背后，她付出了多少心力。

然而妻临终时，当矶边听到妻的呓语，才明白对人而言无可替代的结合是什么。

偶尔从街上传来喧嚣声，或许是印度教徒又攻击锡克教徒了。他们彼此都认为自己才是对的，憎恨与自己不同的人。

复仇、憎恨不只存在于政治世界，即使在宗教世界也是一样。这个世界只要有团体，就会有对立，有斗争，就会产生贬抑对方的谋略。经历过战时和战后生活的矶边对这样的人或团体可说是已看烦透了，正义这个词他也听腻了，不知何时内心深处总有个什么都不能相信的念头。因此，在公司里他和每个人都处得不错，其实心里没相信过任何人。通过现实生活，他明白各人各有打算，为了模糊自私的焦点提出什么善意、正确的方向等主张。他自己也承认这些，所以才能度过无波无浪的人生。

然而，现在孤零零一个人，矶边总算体会到生活和人生根本是截然不同的。自己为了生活和许多人来往，其实，在他的人生中真正接触到的，他不能不承认只有母亲和妻子二人。

“你，到哪里去了？”

他又向河流呼唤。

河流接受他的呼唤，仍默默地流着。那银色的沉默中，具有某种力量。如河流至今为止包容许多人的死、将他们送到来世那样，也传送了这个坐在河边岩石上的男子的人生之音。

十一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两三只野狗在中庭的垃圾堆里找东西，看到大津回来，眼睛露出凶光，大声吠叫，但没有扑过来。充满臭气的石造房子，内部黑漆漆的。住在阿修拉姆的五个沙陀起得早，现在已经睡了。一楼最角落的空间——如果还称得上是房间——就是分配给大津的睡觉地方。他打开已有点坏了的门，进入汗臭和暑气之中，打开裸灯泡。灯光照射在潮湿的床铺凹处，以及放在上面的几本书。那是祈祷书、《奥义书》、特蕾莎修女的书。蚊子嗡嗡叫，他点上从日本寄来的蚊香，脱下上衣，脱下印度拖鞋，用浸在水桶里的布仔细擦拭上身。

大津跪下来祈祷了一会儿，然后拿起《圣雄甘地语录集》，在昨夜汗湿的床铺上躺下，重复看已读过多次的部分，等待睡意来临。

“就印度教徒而言，我本能地认为所有宗教多少带有真实，所有的宗教发源于同一个神，不过，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完全。这是因为它们是由不完全的人传给我们的。”

小老鼠如子弹般飞跑过地板，这在这栋建筑里并不稀奇，还曾经有大老鼠爬过大津的床铺穿过房间。

“各种各样的宗教，它们从不同的道路聚集到同一地点，只要能到达同样的目的地，即使我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也无妨。”

这是大津喜欢的一段话。他在看到这语录之前已有了相同的看法，然而，这样的话在神学院、在修道院都让上司蹙眉，也引起法国同学的反感和蔑视。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留在我们的世界里？”

他曾被学长这么责备过。

“既然这么讨厌欧洲，赶快滚出教会好了。我们维护的是天主教世界里的天主教教会。”

“我不能离开，”大津语带泣腔说，“我是被耶稣遴选的。”

语录集从他脏脏的指间滑落地板。他打鼾，做梦。梦中出现了在里昂修道院时经常责备他的学长杰克·蒙求。

“神在我们的世界里，在你讨厌的欧洲世界里成长。”

“我不同意。他在耶路撒冷受刑之后，就四处流浪。即使现在他也还在各国，例如印度、越南、中国、韩国等地方流浪。”

“够了。你这种异端的想法，要是让教授们知道了，怎么办？”

“我的想法异端吗？他的身上会有异端宗教吗？就连信仰不同宗教的撒玛利亚人，他也承认他们，爱他们。”

他只有在梦中才会对杰克·蒙求学长反抗，辩解又反驳，而现实生活里他唯有摆出一副哭丧的脸，沉默着。总之，他是受挫

者、懦弱者，即便在言辞上也毫无抵抗力与战斗力。

三点半。些微凉意总算溜进了燠热的大气之中，中庭依然黑暗，迷惘的牛酣睡在那儿。三个沙陀用桶从井中汲水洗身体。

四点。大津起床，同样用井水擦拭身体、洗脸，然后在自己房间里偷偷做弥撒。弥撒结束之后，他依然跪在那儿，即使是在修道院时代，也只有和他说话时，大津才能获得无比的安详和宁静，此外他总是担心会不会伤害到什么人，会不会让谁生气。

外头已泛白。大津关上房门走出中庭，已苏醒的瘦牛看着他，眼睛不带感情，牛先站起来，缓缓踱步而出。白天从塔内传出的伊斯兰教咏唱声和人力车声，以及旋涡状的人潮都归于寂静，每一家商店都紧闭着油漆剥落的门，整座城市就像无人的摄影棚。只有野狗群和在马路中央缓缓站起的牛挪动着身子。大气中稍含凉意。大津穿过很快会有烈阳高照的大马路，向右转，又向左转，在充满湿气与污秽的路上东逛西走。他寻找的是像破布一样蹲在路旁角落里喘息等待死亡来临的人。他们这群人空有人形，一辈子却没有片刻活得像人，把葬身恒河当成最后希望而摸索到了这座城市。

大津有如寻找蟑螂出没地点一般，本能地知道他们会倒在这座城市的什么地方。那是大家不会注意到的小路中的、光线从墙壁的缝隙泻入的地方。

人，直到断气都把寻求那一丝光线当成最后的目标。

大津穿的拖鞋踩在有污水和粘着狗粪的石阶，他停下来。在

他脚边，一个老太婆靠在墙壁上，她一直仰望着大津，眼睛跟刚才看他走出去的牛一样，是丧失了感情的眼睛。她的肩膀上下起伏。大津蹲下来从挂在肩上的袋子里拿出铝杯和水瓶。

"水，水。"

他客气地对老太婆说："我是你的朋友。"

铝杯贴在她小小的嘴唇，少许水流进去了，但徒然沾湿她的下巴，沾湿包裹她身体的破衣服。她以微弱的声音说：

"恒河。"

当她说"恒河"时，她的眼睛里露出哀求的意念，眼泪终于从眼中流出。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大津大声说，点点头，"不要担心。"

大津从细绳编成的印度式背箱里拿出袋子，裹住她瘦小的身躯，背在背上。

"恒河。"

老太婆把全身的重量放在他肩上，用哭泣般的声音重复说。

大津问她："想喝水吗？"

大津开始出发。这时，早晨的阳光开始照射这座城市，有如神终于察觉到了人的痛苦。商店开门营业，牛羊群响着铃横过马路。这里跟日本不同，没有人会对背着老太婆的大津露出异样的眼光。

这个背部，背负了多少人以及多少人的悲伤到恒河？大津用肮脏的布擦汗调整呼吸。只有擦身而过之缘的大津并不知道，这

些人有着怎样的过去。他所知道的是，他们每个人在这个国家是弃民，是被舍弃的人，如此而已。

从颈部和背部感受到的阳光热度可以知道太阳已升得多高了。

火葬场所在的玛尼卡尼卡码头已有一缕黑烟升起。大津祈祷：你背着十字架登上死亡之丘，我现在模仿你。你背上背负着众人的悲哀，登上死亡之丘。我现在模仿你。

十二　转世

饭店外边依然阴暗，已醒的小鸟在庭院四处啼叫。服务台一阵嘈杂，昨天从加尔各答来的三十人左右的美国观光客想参观清早的恒河沐浴景色，他们在楼下集合。

美津子和木口搭乘同一班巴士。邻座的美国妇人和蔼可亲，个子高大，他们成了她谈话的对象。

“我到过日本。三年前，那是夏天，好热呀。在别府还泡过温泉。日本饭店的毛巾好小，太不方便了。”

那妇人似乎把浴巾和毛巾搞混了。

“你什么时候到加尔各答的？”

美津子只得找话题。

“昨天。那里跟日本差不多，人很多，好热。”

妇人天真地笑了。

“形势很危险吗？”

“不会呀。军队和战车固守要点，没有特别状况。”

既然如此，今天黄昏，江波和其他日本人大概可以安全回到

这里了。他们不在的两天好漫长啊。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男服务生用做作的声音对嘈杂如庭院小鸟的观光客说，“现在我们要出发了。”

车到了。木口和美津子跟在美国人后面找了个位子，木口回过头来看着那些愉快地发出笑声的美国人，自言自语。

“真想不到呀。四十年前他们这些人和我们日本人杀来杀去……感觉上就像前一阵子，虽然那时和我打仗的是英国军队和印度军队。”

对立和憎恨不只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也存在于不同宗教之间。宗教的不同造成了昨天女总理的死亡。人，比起爱，更因憎恨而结合。人因有共同的敌人而结合在一起。长久以来，任何国家、任何宗教，都如此延续下来。其中，大津这类小丑模仿洋葱，结果被驱逐出去。

“成濑小姐，你到过恒河几次？”

木口问。

“两次。”

“托你的福，来到印度总算有了成果。我啊，打算在那条河，或在印度的某座寺为死去的战友做法事。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国家的佛教徒非常少。虽然这里是释迦牟尼诞生的国度，现在却变成印度教的国度。”

“不过，那一条河——”美津子看着已开始泛白的风景，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觉得不只是印度教徒的河流，而是为所有

人存在的一条深河。”

几乎所有商店都门户紧闭，街道上没有人迹，好像大家都很贪睡似的，只有牛毫无目的地漫步。

巴士停在达沙修瓦梅德码头前面。美津子和木口夹杂在笑声爽朗的美国人中，走在肮脏的路上。乞讨者像等候已久的苍蝇群，聚集过来，伸出手。

美津子跟在给小孩零钱、和善的美国妇人之后登上码头，对比想象中更多的印度男女已开始沐浴的光景感到惊讶。

“在这条河中祈祷的印度教徒，一年有百万人之多。”

导游的解说从美国人的圈子里流泻出来。

“百万人！”有人发出惊叫。

“没错，是百万人，印度教徒相信只要进入这条河，以往的罪都会随之流逝，来世能出生在好的环境。”

“又可以转世到这世界吗？我已经够了。”

美国妇人笑了，闭着一只眼睛看着美津子：“你是佛教徒？”

“我没有宗教信仰。”美津子回答。

“不好，你是不好的一代人。我可相信神。”

她开玩笑逗着美津子。

“快要赶不上观光船了。”

那妇人指着同伴已开始上的船说。观光客分成几队，搭乘四五个印度人划的船，从火葬场附近参观火葬的情形。

“不，谢谢了。我们走着去看。”

"OK，"美国妇人又闭起一只眼睛，"今天晚上在饭店一起喝啤酒吧。"

天未亮的码头，波浪发出狗喝水般的声音。木口和美津子等他们的船开动之后，向着许多男女晃动的玛尼卡尼卡码头走去。大多数建筑物是寺庙和供朝圣者住宿的便宜住处，狭隘的路上到处滚落着狗和羊的粪便。美津子害怕踩下去会摔跤。

"木口先生，没问题吗？"

"小意思。跟从前在丛林里逃生的路相比，好得太多了。"木口觉得很有意义似的重复着同样的话，"那里的路哪像这样。除了脏东西之外，还到处躺着已腐烂的士兵尸骸。"

美津子用力点点头。在这个像中小企业老板的男人心中，有着非来河边不可的过去。到河里来的每一个人，各有被蝎子刺伤、被眼镜蛇咬伤的女神查姆达的过去。

经过几座码头，每一座码头都有许多沐浴过的男女，水滴从他们缠身的沐浴用布块、纱丽或腰布滴下来，他们在那儿擦拭身体，更换衣服。在阳伞底下，穿着黄色衣服的婆罗门僧举起一只手在前来乞福的信徒的额上点记号。脸上涂有白色颜料、坐着的是处于游行期的修行者。印度教徒于人生的晚年舍弃家庭、告别家人，到圣地巡礼朝圣，以修行者的身份结束人生，这就是游行期。美津子把从江波那儿听来的事情告诉木口。

"那么，"木口或许累了，在码头的石阶上坐下，望着微暗的风景说，"这次印度之旅对我来说就是游行期之旅。什么时候年

纪大了，再去一次缅甸或印度悼念死去的伙伴是我能够继续活下去的愿望。成濑小姐，我一直忙于工作，这件事到了去年才算找到时间。没想到，来到印度却生了病……”

“生病也会成为游行期之旅的回忆。”

“成濑小姐，我发烧的时候，说了呓语吧。加斯顿，加斯顿。”

“我忘了，没放在心上。”

“不，成濑小姐，我说出这件事并不觉得羞耻。加斯顿是我从前认识的一个外国人的名字，他是为我最要好的战友看护到临终的外国人。”

天空逐渐有蔷薇色渗入。太阳一出现，河流突然变成金光闪烁，欢呼声从左右的码头同时响起。排成一队、只用腰布缠身的男士一起跑下石阶，冲进河里，水花四溅。

“我的战友在缅甸的丛林里吃过人肉。为了救因疟疾而倒下的我……”

突然，木口压抑的感情崩溃似的迸发出来。

“成濑小姐，你曾经挨过饿吗？不，我想你无法想象真正的饥饿。在雨季的缅甸，我们的队伍扔了枪，吃的东西没了，在大雨中逃窜。一路上，到处听得到在羊齿叶、树木之间无法动弹的伤兵的呻吟声、哭声。可是，根本救不了。我们身后随处可听见‘救救我吧’、‘请带我走’，这些哭声和呻吟声拖曳着我们的脚步……最令人鼻酸的是年轻士兵呼唤妈妈的声音，他们的伤口都长蛆……在这种情况下战友却救了我。”

两个人的正下方，口中含恒河之水、双手合掌并列的裸体男女，正全身沐浴在蔷薇色晨曦下。他们每一个人有各自的人生，有不能对他人说的秘密，他们背负着这些重担而活。他们在恒河里有非净化不可的东西。

“在那种情况下，吃死人肉也是不得已。”

“我们多少都是靠吃别人而活着的。”

“不，不是这一回事，成濑小姐你无法理解。我的战友为此痛苦了一辈子。退伍之后，他遇到那位士兵的太太和孩子。小孩什么也不懂，天真无邪的眼神刺伤了战友的心，变成他一辈子的痛苦。他独自忍受着那眼神，连对好朋友的我也说不出口……他以酒浇愁，想借酒精忘掉往事。结果，吐了好几次血，住院后，在那里碰到当义工的加斯顿。”

美津子望着玛尼卡尼卡码头，听自言自语般的木口说话。人，会有想把积存在内心的秘密泄露出去的场所和时机。对木口而言，那就是现在，在这恒河河畔。玛尼卡尼卡——白烟流向河面，白烟是燃烧人生终了的人而起的。

“我梦话中的加斯顿听了战友的告白后，他这么说：有一架飞机坠落在安第斯山中，也有人凭着吃人肉才存活下去。”

“哦？”

“乘客在雪山等待救援时，食物告罄，重伤者请同伴在自己死后，务必吃他的肉维生。‘请吃我的肉活下去吧’，我的战友哭泣着听这些话。听了这样的话，或许他的痛苦稍减了。断气时，

死相意外地安详。”

“你为什么突然想说这些话？”

“对不起。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说出不能说的秘密。”

“或许是因为恒河的关系吧。这条河流让我们感觉到它包容了人间的一切。”

美津子开始真正有了这种感觉。日本没有像瓦拉纳西的城市。她知道的少数城市，如巴黎、里昂也和这里不同。这是一条人为了死后能够流归这里、从远处聚集而来的河流，这是一座人为了要在这里断气朝圣而来的城市。这条深河拥抱着这些死者默默地流着。

木口用满是皱纹的手掌摩擦着有老人斑的脸，好像从迷惘中获得了顿悟。

“成濑小姐，后来我思考了许多问题。也不管懂不懂，开始看佛教的书籍。”

“那个加斯顿，现在还在日本吗？”

“不知道。听说战友死后，他就没有再出现在医院里。我觉得他是为了我的战友而来，战友一死他就消失了。战友做了超乎一般人的可怕行为，当他自暴自弃临死之际，加斯顿来到身边……他对我的战友而言，是共同巡礼朝圣的同伴。”

美津子听木口说的时候，联想到了大津。木口接下来说的是跟美津子想法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情。

“我想到的是佛教所说的善恶不二，人做的事没有绝对的正确。反之，任何恶行也都隐藏着救赎的种子。任何事情都善恶一体，无法像用刀子切割般黑白分明。我的战友受不了饥饿，吃了人肉，精神因此崩溃，是加斯顿告诉他，即使在地狱世界也找得到神的爱。战友死后，我一再思考这些问题，直到今天。”

两个人旁边，一位穿着橘色的纱丽、像有钱人家出身的可爱少女，瞪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好奇地听着两个人说日语。在染成蔷薇色的河面，人头浮动，有如熄灯之后的放河灯。

“成濑小姐，听说印度人认为，泡过这条河，下辈子可以出生得好些。”

“印度教徒称恒河为转世之河。”

“转世？我说梦话的那个晚上，其实，我做了这样的一个梦，我现在还记得。梦中，战友出现在我的面前，表情很痛苦，是加斯顿抱着我那痛苦的战友。我想加斯顿和战友是一体的。战友为了救我吃了人肉，梦中的加斯顿说，吃人肉很恐怖，不过，有着慈悲心，就会被原谅。”

“……”

“所谓转世，不就是这种意思。”

这个在东京到处可见、长得像中小企业老板的男人，有着美津子无法想象的人生。在水中合掌祈祷的人们，各自内心里有自己的故事。被送到这里来的尸体也一样。包容这一切的河流，是大津所说的洋葱之爱的河流。木口解开带来的包袱，拿出经本。

“成濑小姐，对不起，我想在这里为他和战死的战友念一段经文，可以吗？”

“没关系，我可以去逛逛再来。”

木口注视着河流，开始念一段背熟的阿弥陀经。

水流不停。恒河从南往北，划出小小弯曲，缓缓地流淌。木口眼前浮现出那条死亡之路上或趴或躺的死亡士兵。

> 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
>
> 白鹄、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
>
> 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

少女瞪着大大的黑眼睛，站在口诵阿弥陀经的木口身边，一动也不动地看着他，没有走开。念这段阿弥陀经时，木口一定会想起在缅甸丛林里听到的无数小鸟叫声。

> 彼佛国土，微风吹动，诸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

一整天滴滴答答下个不停的雨，偶尔也有停歇的时候。这时，不知躲在哪里的小鸟，突然在丛林里发出清脆嘹亮的叫声。地面上伤兵发出呻吟声和哭泣声，小鸟对此似乎毫无兴趣，彼此发出愉悦的叫声。远处天空传来侦察日军行踪的细微的飞机声。小鸟的叫声越响亮，士兵的呻吟声越充满痛苦，残酷的日子……

从瓦拉纳西到西边的阿拉哈巴德的道路，有些地方还没铺柏油，老旧的出租车震颤得很厉害，司机一只手还得拉住把手已坏的车门。今早刚从鸟店买来的鹩哥叫个不停，沼田每次都得把放在旁边的鸟笼抱在怀里。

“乖，乖。”

他好多次想让小鸟安静下来。

司机回过头来，缺牙的嘴角浮现笑意。“乖，乖。”司机模仿着用日语说，接着，用拙劣的英语问：“这鸟是你的吗？”

“是的。”

“这只鸟能吃吗？”他用一只手做出吃的动作。

“不行。”

“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日本人。”

“你要把这只鸟带回日本？”

“不，我要放生这只鸟。”

最后这句话，司机似乎不懂，之后，司机默默地握着方向盘。

鹩哥总算安静下来，沼田把笼子夹在膝盖之间，瞧着它。鸟的双爪挂在栖木上，发出像带痰的声音，那是他从前在医院里听到过的声音。

鸟的大小形状都和沼田养过的几乎没什么两样。当车子走在柏油路上时，它歪着脖子的样子也是一个模样。

“还记得那天晚上吗？”

沼田小声地说。司机回过头来问：“怎么了？”

“没事。”

司机打开收音机，传出的大概是流行歌曲，车厢里充斥着高昂的女声和大鼓声交织的印度音乐。

道路两旁是深深的树林。到处可见扇椰子和孟加拉榕的树木，孟加拉榕的树木有着白色树枝，宛如性交中的男女彼此紧紧抱在一起。沼田把脸贴在窗上想看看这一带有没有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的标志。阿格拉附近的萨尔斯卡、巴拉特普尔有个广阔有名的保护地区。沼田从江波那里听说，这阿拉哈巴德也有个小小的禁猎区。

当沼田打开地图准备寻找时，司机似乎已从服务台处打听清楚了：“我知道，没问题。”

车子又走在震动得厉害的石子路上，鸟笼里胆怯的鹩哥拍拍翅膀，持续了一阵子之后，车子速度放慢下来。

“在这里等一等。”

沼田利用手表向司机示意，让他等三十分钟左右。

简陋的事务所里空无一人。叫了两三次也没人应声。到处传出像动物园关园之后的各种小鸟叫声。森林里意外地平整了土地，每一棵树保持相当的间隔，四处挖有水池，供小鸟喝水之用。

他在池边坐下来，把鸟笼放在地上。

“那个晚上，还记得吗？”

他对鹩哥说。那一瞬间，医院里深夜的回忆鲜明地浮现在眼前。将近两年的住院日子和两次手术失败之后，疲倦已极的他能说出心中秘密的对象只有鹩哥。安静下来的医院的深夜，打开小小的床头灯，自言自语地把不能对任何人说（不想增添妻子的痛苦）的不安和担心向这只小鸟告白。颜色漆黑得像女性湿发的鹩哥，爪像折钉钩在栖木上，歪着头发出“哈、哈、哈”的声音，听来像是在嘲笑沼田的意志薄弱和胆怯，又像是安慰。

“我会死吗？”

“哈、哈、哈。”

“怎么办呢？”

“哈、哈、哈。”

二月的下雪日，第三次手术，粘着的肋膜出血，当心电图上的曲线波浪般高低起伏时，鹩哥像是代替他一样，死了。

沼田取下挡住鸟笼出口的木片。那是用竹子和铁丝制成的粗糙鸟笼。

“来，出来吧！”

他用手指轻敲鸟笼外侧。鹩哥理所当然地跑出来——在草丛里跑，跳，拍拍翅膀，又跳了几下，很快地跑走了。沼田看着它滑稽的背影，感觉恍如放下了背负多年的重担，可以稍微告慰那只下雪日代他而死的鹩哥。

太阳照射在脸上、脖子上。一进入广阔的槟榔树荫下，便一再听到各种小鸟叫声从近处的、遥远的森林里传出。他们有着不

同的形状和颜色，在枝丫之间轻巧地、愉悦地跳跃。鹩哥到哪里去了？

菩提树叶的摩擦声，飞到耳边的虫声，这些声音让森林的寂静更加深沉。有东西在椰树间迅速攀爬，仔细一瞧原来是长尾猴。沼田闭上眼睛深深吸入大地、树木酝酿出的像酒一样的青草味。那是生命的本来味道。树木、小鸟在微微拨动树叶的风中进行生命的交流。

突然，感到自己好愚蠢。现在，他觉得自己在人的世界中毫无用处，尽管早已明白，自己仍执迷不悟，这是多么愚蠢。瓦拉纳西的街上飘散着浓浓的死亡气息，不只是这城市，连东京也一样，尽管如此，小鸟依然快乐地歌唱着。他为了逃离那种矛盾而创作童话世界，回国之后再写些以鸟、动物为主角的故事吧。

十三　他无佳形美容

饭店的电视不断重复播放英迪拉·甘地总理被暗杀的一幕。

根据电视台的报道，当天早上九点十五分，总理依平日习惯走出官邸，到距离约一百八十米的办公室去，英国影星彼得·乌斯蒂诺夫正在那里等待采访总理。那一瞬间，他听见窗外传出爆竹似的声音，紧接着是叫喊声。那时，总理侍卫比安特·欣和最近加入警卫队的沙特旺特·欣突然用自动手枪朝女总理乱射。当场倒下的总理马上被送到医院，但已气绝身亡，遗体上发现五十个弹痕。

电视画面上也出现英国影星乌斯蒂诺夫。他说："当一切都准备妥当，正往茶杯里倒茶的时候，突然听到三声枪响。有人说那是爆竹声。"

餐厅里的服务人员和矶边注视着画面，这时三条出现了，手里拿着旅行用的手提包。

"早啊，矶边先生。你一个人吗？大伙儿呢？"

三条声音高昂。矶边避开他的视线。

“大家和美国人的观光团坐同一辆巴士去看恒河了。”

“哦，到恒河去了？要是能一起去就好了。昨晚和太太一起到泰姬陵恒河酒店跳舞，所以起得晚了。那家饭店很棒。江波先生为什么让我们住这样的二流饭店？听说这里也有东京大仓饭店级的饭店。”

“你太太呢？”

“还在睡。真是伤脑筋，还像个小孩子，不知道她先生想当一流的摄影师。”

“手提包里装了照相机吗？”

“答对了。我太太可能会睡到中午才起床，我想喝杯咖啡，早上到恒河绕一下。”

“江波先生不是说过恒河的火葬场绝对禁止摄影吗？尤其是这两天印度教徒们情绪激昂——我昨天晚上还看到他们把一个男锡克教徒打得满身是血——今天最好不要带照相机出去。”

“罗伯特·卡帕说，不敢冒险的摄影师拍不出杰作。印度人也常说，没问题。放心啦，我不拍火葬场就是。”

三条搅一搅咖啡弄出声响，喝完后马上请服务台叫出租车，然后再次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妻子穿着蓝色长睡衣，手臂伸得长长，像蓑蛾幼虫般弓着身子。他碰了一下她白皙的手臂，妻睁开睡眼。

“再让我睡嘛。”

“我出去工作了。要不然这一趟就没有意义了。要不要让人送早点到房间来？”

“不要。”

“听说甘地总理被暗杀了。”

“那跟我们没关系。拜托，再让我睡会儿。”

这样对三条更好。高级饭店，卖印度丝绸、喀什米尔羊毛披肩的店，会让妻子的眼睛马上亮起来。但她对新德里，对这个城市抱怨连连，说什么“不干净”、“受不了”、“本来想去童话街”。老实说，三条都对此感到棘手。

三条急急忙忙钻进出租车。看着三条一个人出去，矶边突然有一种不安的预感。人是客客气气的，可是就不管会不会造成他人的困扰，这样的人哪一个公司都有。矶边的经验告诉自己，三条不是坏人，只是个粗枝大叶的年轻人。

“达沙修瓦梅德码头。”

三条有点得意地把目的地告诉手握方向盘的司机。印度司机对他这种高姿态的语调有点畏惧，下意识地回答：“是！”

三条摸着手提包里的相机，这个硬硬的物体是他的伙伴，是他生存意义的所在。

一下车，乞丐像蝗虫般把他团团围住。三条像骂狗一样大喊：“滚！”失去手指的女人、装作饿坏的小孩，已引不起他第一次看到时的怜悯和同情心。只要给其中一人零钱，这些乞丐的人数马上会增加更多。

在卖给朝圣者花和装圣水瓶子的商店林立的十字路口，站着两个士兵，或许是受到暗杀事件的影响。要是被士兵看到手提包内的东西，或许会被讯问。

三条沿着河边的小路走，吹着《星光华尔兹》。他得意地想：一切都很顺利，什么都要有窍门。私立大学艺术系毕业后，他成为一位著名摄影师的助手，处事变得圆滑，结婚对象也选择了能帮助自己事业的有钱人家女儿。

经过天文台之后，他遇到抬着用各种色彩的布包裹尸体的两三组队伍，那些是在沿河岸搭建的住宿处断气的朝圣者的尸体。旅行指南上写着女性的尸体是用红色或橘色的布包裹。

三条从手提包外摸摸相机。

禁止摄影，所以要偷偷地拍。即使是新手，三条也知道从未有过日本摄影师拍摄到这些景象。因此，只要拍得成，一流的摄影杂志就会以他的名字刊登。

照片不是思想，是素材。因此，新婚旅行，他选择了印度。要是没有战场这种戏剧性的场面，罗伯特·卡帕只怕也不会世界驰名。

尸体躺在长约三米的两根棍子上，几个男人抬着，走过狭小的道路。当一组人经过时，三条迅速打开手提包的拉链，拿出心爱的相机，刚举到眼前，在后边抬棍子的男子突然回过头来，用日语清晰地说："不能拍！禁止摄影。"

三条忘了按快门，愣愣地看着那个男人。

他想起来了。那是几天前江波带他到河边参观时，在火葬场附近遇到的那个日本人。江波和他搭讪，这男的或许是因为自己身份低微感到羞耻，随便敷衍一下就和其他印度人逃也似的消失了。

三条跟在尸体和搬运工人的后边，碰到那个日本人反而让他觉得倒霉。

“变通，变通。”他常有的习惯是将什么事都往好的方面想，“跟那个日本人谈一谈，让我偷偷拍一下。当然，如果给他一些钱，想必对方不会拒绝。”

接近火葬场了，有一种特别的尸臭扑鼻而来。遗属抱膝在附近坐下，刚才的担架放在木柴上，等待点火。

憎恨在四处蔓延，到处有流血事件，到处有战事。

美津子在码头的石阶上坐下，把在离道路不远的一家小而美的商店里买明信片时买的《印度时报》放在膝上，摊开来看。有关日本的报道一则也没有，后天举行英迪拉·甘地总理的葬礼，日本的中曾根首相也列席在各国政要之间。

憎恨持续扩大，流血事件不只限于印度，两伊战争陷入泥淖状态，阿富汗的战争依然持续。在这样的世界里，大津所信仰的洋葱的爱既无力又卑微。美津子心想：如果洋葱活在现在，对这彼此憎恨的世界，丝毫发挥不了作用。

他无佳形美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滑稽的大津，滑稽的洋葱。美津子在出入火葬场附近的白衣人当中寻找着大津的身影。既然瞧不起那个男的，又为什么要关心他、寻找他？除了几个穿白衣的人之外，还有几只红色的狗等待着烧剩的尸体。秃鹰也在柴火附近翱翔，伺机而动，它们准备啄食狗吃剩的人肉。美津子又想起了被眼镜蛇、蝎子叮咬的查姆达女神。当她回过神来，突然察觉到一头瘦牛在旁边的石阶上和自己一样以湿润的眼睛看着那一幅景象。

“木口先生。”

正在念经文的木口一下子认不出穿着纱丽的美津子。

“哦？”

他疑惑地注视着。

“哎呀，是你啊。真的认不出了，穿上纱丽就是不一样。”

“在里巷买的，店老板还教我怎么穿。”

“那你自己的衣服呢？”

“那家店代为保管了，他们专门为外国沐浴客提供服务。”

“你要沐浴？”

木口看着穿着纱丽的美津子缓缓走下石阶。她伸出一只脚试探混浊如奶茶的水。水，温温的，正在沐浴的印度高大男子摆动手掌，频频地，不知对她说些什么。

“什么事？”

美津子问，那个印度人大声回答：

“赶快下来吧。这条河很舒服。”

美津子点点头，一只脚伸入河中，另一只脚深入河里。和死亡一样，人在面临到来之前会犹豫，当身体沉入水中时，不舒服的感觉就消失了。

右边两人，左边四人，印度教徒的男女用水洗脸、漱口，合掌祈祷。没有人以异样眼神看美津子。仔细观察，男女沐浴的地方似乎很自然地有所区隔。

美津子身体左右移动，向穿着纱丽的女性靠近。女人们各自把在摊贩处买来的花瓣放在树叶上，顺水流走。石阶上有大阳伞，披着黄布的婆罗门僧为来乞福的新婚夫妇祝福。远处的南侧，三个穿白衣的男子用圆锹把刚烧好的骨灰放入河中。尸灰流

入河中，流到这里来，没有人觉得奇怪，觉得恶心。在这条河中，生与死共存。

受到祝福的黄花和粉红色的花也随水流逝。那些花碰到水面上白色木板般的东西，就此停在那儿。仔细一瞧，像白色木板的东西原来是小狗尸体。尽管如此，大家都毫不在意，在水中活动，把身体沉入水里，祈祷。她搜寻着火葬场。火葬场里有用柿色的布盖着的新尸体，被吊在柴火上面。男子抬着担架，抬来了别的死者。不见大津踪影。

美津子转向水流的方向。

“我不是真心祈祷，只是模仿。”她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在心中辩解，“跟模仿爱一样，我在做模仿的祈祷。”

视线的前方，河流缓缓弯曲，那儿波光粼粼，就像永恒的东西。

“我知道存在人间之河。我还不清楚那条河的前方有什么，可历经过去许多过错，我稍微明白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她握紧五指，往火葬场方向寻找大津的身影。

“能够相信的是，各色各样的人背负着不同的辛酸，在这条深河里祈祷的光景。”美津子内心的语气不知何时转为祈祷的语气，“河流包容他们，依旧流淌。人间之河，人间深河的悲哀，我也在其中。”

她不知道对谁祈祷。或许是对大津追随的洋葱，不，不一定只限定是洋葱，或许是对某种巨大永恒的东西。

那一瞬间，从通往火葬场的石阶附近响起叫喊声。蹲着的印度教徒一起站起来，边喊边跑。在那边有一个东方人慌忙逃走，是三条，没错，是三条。这时，从抬尸体来这里、现在正在休息的男人群中跑出一个人，挡在遗属面前，试图劝解。然而他们情绪激昂，把挡住去路的那个男子围住，从四面八方一阵拳打脚踢，这当儿三条沿河岸后边的小路逃走了。印度教徒因总理被暗杀正气在心头，转而把怒气发泄在前来劝架的男人身上。那男人像是从货车上被扔下来的东西，滚落几个石阶之后，一动也不动。

沐浴的人群聚集过来，围着滚落的男人，形成圆圈。美津子从潮湿的身体缝隙间看到浑身血迹的大津。

“大津！”

听到她的叫声后，水滴潺潺的多提或纱丽缠腰的男女回过头来，让开路。

“不是他呀。”美津子在大津旁边蹲下，“他什么也没做。”

大津睁开一丝眼睛，勉强挤出笑容，头像盆栽那样扭向右边。

“脖子可能断了……”他的声音沙哑，“浑身无力。”

“忍耐一下，我叫救护车来。”

“不能拍遗体，我跟他说得那么清楚还……”

“是跟我一起来的一个日本观光客。我去叫救护车来。”

“弃民的朋友可以帮忙抬。”

他脸上浮现僵硬的笑容。

“让死者躺的东西，现在由活着的我来坐……”

大津似乎想逗美津子笑才开了这个玩笑。蹲着的她用带来的毛巾擦拭大津嘴角和下巴的血，沾满血迹的圆形脸真像小丑。如大津所说，抬尸体来的男人搬来放尸体的竹担架，看热闹的男女一溜烟消失了。大津被抬上担架时，发出羊叫般的痛苦声。

“要抬到哪里去？”

美津子问抬担架的男人们。大家默不吭声，其中一个男人回答执拗询问的她：

“医院。”

“哪家医院？请送到大学的附属医院。”

“再见。”担架上的大津在心里对自已说，“够了，我的人生这样子够了。”

“你真是愚蠢啊！真的太蠢了。”美津子目送被抬走的担架叫喊着，“真的太蠢了！你为了洋葱虚度一生，虽说你模仿洋葱，然而只有憎恨和自私的世界，不是什么都没改变吗？你到处被驱逐，最后连脖子也断了，被人用抬死人的担架抬走。你终究是无力的，不是吗？”

她蹲下来，用拳头敲打石阶。

众多的人群。猛烈的热气。出租车司机为了抢客人的吵闹声。发音像吵架似的印度英语的广播。

“请大家看好行李。在加尔各答，一不小心，行李会被人偷偷拿走。”

江波让那些日本观光客聚集在一处，提醒他们注意事项后，他去找租好的到机场的车子，但空手而回。

“拜托到那样子，还是没有来。印度人的这种作法真是让人头痛。”

“赶得上回国的班机吗？”

“那倒没问题，还有三个小时。”

“热得像蒸笼，而且声音那么刺耳。”

“这就是加尔各答，人口九百万的都市，各个国家的人闹哄哄的。”

江波时刻不忘身为领队的职责，随时向旅客说明，或许已成了习惯。

“成濑小姐，真是非常抱歉，您好不容易来印度却参观不成佛教圣地。”

“没关系。没看到佛教圣地，却参观了恒河。”

“回国之后我会向公司说明，看看能不能打折。”

等候室里有电视，这里更是乱成一团，正播放从今天下午开始的英迪拉·甘地总理葬礼的实况直播。在许多鲜花装饰下的遗体，由炮车运送，正要往亚穆纳河畔的火葬场出发，沿途各要处有许多士兵警戒，聚在路边的群众里有人挥舞国旗，也有女人用纱丽的袖子擦拭眼泪。

“她努力过了。”

江波朝着小小的画面，轻声说。沼田听到了。

“她怎么会被杀了呢？是因为锡克教徒的宗教憎恨吗？”

“直接的原因是这样的。不过最主要是七亿人居住在语言和宗教都不统一的世界中而引发的矛盾，还有各位亲眼目睹的贫穷以及种姓制度。她希望能够调和，结果还是失败了。”

日本人对江波深为叹息的话语点点头，不过，没有人真正听进去，就连提问题的沼田心里也想着阿拉哈巴德附近森林的天空、微风、发光的叶子，还有他放走的鹩哥。女团员小声交谈，讨论还没买的礼物在机场能不能买到。木口把好不容易在瓦拉纳西买到的小佛像重新用纸包装。

“那个人，口吐白沫了。”

女团员之一碰了一下木口。一个老太婆斜倚着墙壁，脸朝上，肩膀上下起伏着，口中吐出黄色泡沫。然而，从旁经过的印度人并不惊讶，只是快步走过。

“那个人快死了。”

女团员告诉江波，江波往那边看去。

“印度到处都有倒毙的人。我们在德里见过，在瓦拉纳西也看到过，加尔各答每天有一两百人在路上断气。”

“可这么近距离看到还是第一次，没人为她做些什么？”

“有人做什么就好了。”江波生气似的说，“在这个国家倒下来的不只是老太婆一个人。”

他的声音过于激烈，日本人似乎都被震慑住了，众人把视线从老太婆身上移开，默默地转向远处的电视。用砖垒了三层的火葬台，女总理的遗体以尤加利的绿叶妆点，脸用粉红色丝巾覆着。军乐队演奏庄敬的葬礼曲。她的儿子走近木柴堆准备点火。镜头转向每一个出席者身上，有撒切尔夫人、伊梅尔达夫人，还有中曾根首相。火焰升起，如恒河的火葬场里的场景一般，用布包裹的遗体及其人生接连在火焰中消失。尽管如此，活下来的人们的世界，往后依旧彼此憎恨、争夺。伊朗和伊拉克的战争继续，黎巴嫩内战继续，恐怖分子在英国布莱顿轰炸首相官邸，造成三十几人伤亡。

“好热呀。”美津子靠近矶边身旁，“您不觉得疲倦吗？”

“不累，不累。这一趟来得有价值。”

矶边不好意思地笑了。

“至少太太的确转世在矶边先生心中。”美津子安慰他。

矶边眨眨眼，低下头，从低伏的背部看来，他是以整个身体，不，是以他所有的人生抑住涌上来的悲伤。

“巴士怎么了？”

三条问江波。他的新婚太太累坏了，整个人瘫在箱子上。三条似乎想都没想过自己闯了什么祸。

“这么大热天到底要等几个小时？”

“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印度。”

木口振作起来。“这会变成一段回忆。”

三条露出不满的脸色，调整心情把相机放到眼前寻找拍摄对象，他朝着口吐黄色泡沫、上半身靠在墙壁的老太婆按了几次快门。这时，人群突然让出路来，出现了穿着鼠色僧服的年轻修女，有白人，也有印度人，带领着抬担架的两个男人向老太婆靠近。她们用印地语对老太婆说话，用沾湿的纱布擦拭那空虚的脸。

"是特蕾莎修女那儿的。"

江波向日本人解释："这些修女在这座城市建立'临终关怀之家'，她们在加尔各答找寻像这样倒下的男女，照顾他们到临终为止。"

"没什么意义。"三条嘲讽，"这么做，印度的贫民、乞丐并没有减少，看来是多么滑稽无意义。"

"滑稽"这个词让美津子想起了大津悲凄的大半辈子。如三条所说，大津在瓦拉纳西送濒死的老人、老太婆到免费住宿处或河边的火葬场，究竟有多大用处？这些修女和大津却依然……

"我是日本人。"

美津子对白人修女说。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

"哦？"

修女似很吃惊，蓝眼睛睁得大大的，注视着美津子。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

修女露出惊讶眼神，缓缓回答："在这世界我们只相信他！"

美津子听不清楚是"他"或"那个人"。如果说是那个人，那

就是大津所说的“洋葱”。洋葱老早就死了，但是，他转生到他人内部。将近两千年之后，转世到眼前的修女之间，转生到大津体内。像他被担架抬到医院那样，这些修女也会消失在人间之河。

“江波先生。”

美津子跑到江波身旁求他。

“能帮我联络一下瓦拉纳西的大学附属医院的那个医生吗？”

“哦……”江波吃惊似的问，“怎么了？”

“我的朋友，前天受伤住院。就是江波先生在火葬场碰到的那个日本人。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我马上联系。如果巴士来了，请司机稍等一下。”

江波很热心地穿过混杂的人群，朝公共电话走去，说了三四分钟，放下听筒，回到等巴士等得好累的日本人聚集的地方。他表情凝重地注视着美津子。

“受伤的日本人是你的朋友吗？”

他吞了一下唾液，说：“听说他目前陷于危笃，大约一小时之前病情发生了急剧变化。”

深河

远藤周作／著

深河包容他们，依旧流淌。
人间之河，人间深河的悲哀，我也在其中。

ふ　か　い　か　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深河

作者＝远藤周作著

页数＝２７８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２００９．０７

ＳＳ号＝１２２８６０４０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６７５４２１９

ｕｒｌ＝ｈｔｔｐ：／／ｉｍｇ．ｄｕｘｉｕ．ｃｏｍ／ｎ／ｊｐｇｆｓ．ｓｈｔｍｌ？ｋｉｄ＝６７６８６８６Ｅ６Ｃ６６６Ａ６６３１３７３４３３３８３７３７３６＆ｐａｇｅｔｙｐｅ＝５＆ｐａｇｅｎｕｍ＝１＆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ｊｐｇｆｓ＆ｕｆ＝１＆ａ＝１ＢＡＤ１ＦＥ１８Ｅ０Ｃ０Ｃ３４Ａ８３０９ＣＥＢ０６３ＣＦＤ６０＆ｔ＝４＆ｕｒｌ＝ｈｔｔｐ％３Ａ％２Ｆ％２Ｆｂｏｏｋ．ｄｕｘｉｕ．ｃｏｍ％２ＦｂｏｏｋＤｅｔａｉｌ．ｊｓｐ％３ＦｄｘＮｕｍｂｅｒ％３Ｄ０００００６７５４２１９％２６ｄ％３Ｄ２ＡＥ８４Ｅ４２８３２５９Ｂ６６ＢＦ２Ｆ１７Ｄ６４９２Ｆ６５６４％２６ｒｔｙｐｅ％３Ｄ１